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06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青春诗

[意] 乔苏埃·卡尔杜齐

（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刘硕良 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青春诗

[意]乔苏埃·卡尔杜齐

（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刘儒庭 译

漓江出版社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商务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墨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 1993 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 90 卷，以后新增 1 位增出 1 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 年 12 月 26 日

瑞雪天予梓林

充满青春激情的战斗颂歌

刘儒庭

十九世纪是意大利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正是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意大利实现了民族的统一和独立。这一伟大历史成果是民族复兴运动经过长期曲折的艰苦斗争才获得的。这场运动在意大利民族历史上像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意大利文中，这两场运动的名称十分相似，有时外人一时难免混淆。文艺复兴运动叫做 Rinascimento，民族复兴运动叫做 Risorgimento，其中前缀 ri 是“再次”的意思，而 nascimento 和 sorgimento 分别来自动词 nascere 和 sorgere，前者的意思是“出生”、“诞生”的意思，后者是“升起”、“上升”的意思。因此，这两次运动都是“复生”、“复兴”的意思，分别得到这样的名称，说明了人们对这两场运动的意义的评价。在民族复兴运动中，涌现

了很多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复兴而英勇奋战的英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怀着满腔激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歌颂这场运动、歌颂这场运动中的英雄、激烈抨击反动势力、极力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奋勇斗争的艺术家和诗人。在这些艺术家当中，卡尔杜齐无疑是成就最突出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作不仅富有清新的抒情性，而且充满青春的激情，含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创立了意大利文学事业的又一座高峰。因此，卡尔杜齐在19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

卡尔杜齐生活的时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是民族复兴运动在艰难中前进并且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时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在国内社会先进阶层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情况下兴起的。统一之前，意大利的社会问题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严重。教会和贵族握有大量财富和特权，广大人民却生活极度贫困，南方仍保持极其落后的中世纪封建制度。国家分裂，长期忍受外国封建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发展，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形成。拿破仑一世对意大利的蹂躏与掠夺打破了意大利人对法国革命的幻想，他们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烧炭党、共济会、联邦党、青年意大利等秘密团体相继成立，展开了消灭专制、反对外来侵略者、争取建立共和、争取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斗争。1848年3月，在整个欧洲革命形势影响下，米兰的工人、手工业者等行动起来，从3月18日起展开五天的英勇斗争，迫使奥地利军队撤出米兰。同时，威尼斯举行

人民起义，奥军弃城而逃，威尼斯共和国宣告成立。撒丁国王阿尔伯特向奥地利宣战，他的军队于3月26日越过边界追击奥军，开始了第一次独立战争。由于教皇背叛，第一次独立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次年2月，以马志尼为首的共和党人剥夺教皇政权后建立罗马共和国。7月，法国军队攻陷罗马，同时奥军进攻威尼斯。8月，威尼斯共和国投降，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到了50年代后期，自由派政治家加富尔成为撒丁王国首相，再次展开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1860年，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向西西里进军，解放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岛屿后向大陆挺进。10月，埃马努埃尔二世的军队打败教皇军，到次年初，除罗马和威尼托地区外，意大利其他地区实现统一。罗马和威尼托的问题又经过长达十年的斗争后才得以解决。民族复兴运动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历经多次曲折、失败，民族统一和独立才得以实现。

卡尔杜齐1835年7月27日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卢卡省的瓦尔迪卡斯泰洛镇。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民族复兴运动的风暴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夫，同时又是一名烧炭党人。因此，诗人从小便受到家庭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小即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情操，倾向于革命。还在孩提时代，他在游戏时便同小伙伴们组织共和国，“革命被视为正常之事，国内战争成为家常便饭”。因此，长大之后，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同情共和。

卡尔杜齐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富有革命激情的卡尔杜齐很快便成了一名持激进观点的斗士，在政治上异常活跃。1856年，他在著名的比萨高等师范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来到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圣米尼亚托教书，同一些崇尚古典主义的青年教师住在他们称为“白塔”的“教师之家”谈今论古。由于组织反浪漫主义的

社团“学究之友”而引起警方注意。与此同时,他的蔑视宗教、厌恶天主教的观点也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时“在我周围升起一片烟云,这烟云很快便将我笼罩,使我的本色完全改变”。“关于现代诗人的流言蜚语”传遍了整个佛罗伦萨城,有人对年轻的诗人们“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因为他们面对这些年轻人在文献学方面表现出的欢乐恨之入骨。在卡尔杜齐的政治思想受到警方怀疑时,他不得不离开圣米尼亚托,在佛罗伦萨找些零工,或到别人家里零星授课,以维持生计,为时达三年之久。其间,他曾被任命为阿雷佐市高中教师,但被当时佛罗伦萨大公国政府否决,原因也是他的思想过激。事实说明,卡尔杜齐虽然读了大量的古典作品和像贺拉斯、维吉尔、但丁、莱奥帕尔迪、彼特拉克等著名作家的大量作品,虽然组织的是“学究之友”这样的组织,但他并没有钻进象牙之塔,而是以其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将他的创作和一生同意大利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卡尔杜齐自觉地担负起一项重大使命:用他的诗作来全面深刻地表现这一时代,反映这一时代的理想、抱负、幻想、期望以及失望、愤懑和抗争。他的诗充满激情,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对英雄的怀念和对往昔荣耀的怀念,怀念只有在遥远的古代才能做的英雄梦。在不太久之前,这种英雄梦体现为法国大革命。那么,在意大利,这种英雄梦便体现为民族复兴运动。因此,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了这一运动及其间出现的众多英雄。

《青春诗钞》(1871)、《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1861～1871)和《抑扬格的诗与长短句的诗》(1867～1879)是卡尔杜齐的前期作品。这些作品深受古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歌风格的影响,以高雅的风格歌颂英雄,谴责异族侵略和封建专制,欢呼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抒发渴求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感情。这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感情，而且是时代的心声。

收在《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中的著名长诗《撒旦颂》，是一首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诗。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撒旦的大无畏的叛逆精神，显然，诗人是把这个被教会和一般人视为魔鬼的角色当做英雄来歌颂的。在当时的“正统派”看来，这无异是大逆不道的。但这位青年诗人毫无畏惧，勇敢地写道：

含情的双眼
明亮坚定，
尖锐多情中透出
挑战精神，显得无限坚定。

在这位英雄面前：

教皇和国王
都在瑟瑟发抖：
修道院里
传出造反的怒吼。

在这里，教皇显然是教会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面对的是反叛和造反。代表造反和革新力量的撒旦则是：

它像火山一样
闪着亮光冒着浓烟，
越过叠嶂层峦，

席卷大地平原。

因此，诗人表示：

向你致敬，啊撒旦，
你奋起造反，
啊，你是理性复仇的
力量源泉！

让我们向你奉献
神圣的祝愿！
你胜过
神甫们的耶和华。

这是1863年诗人在朋友们聚会时朗诵的一首诗。这首诗中的这种激情使后来的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首对进步、文明、科学、思想自由、大自然、生活的欢乐、美和爱的颂歌”，是对“愚昧主义、保守、宗教和政治上的守旧思潮、盲从和假道学等共同以‘恶’和‘撒旦’来概括的一切事物的颂歌”。卡尔杜齐的撒旦是英雄的化身，是造反精神的化身，是反抗异族统治精神的化身，而这些正是民族复兴运动奉为圭臬的精神。因此，这首诗表面上歌颂的是撒旦，事实上应该认为是对复兴运动及其英雄的颂歌。卡尔杜齐就是这样，充当了时代的旗手，充当了时代的宣传家，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声，鼓舞爱国斗士们奋起去完成英雄业绩，为民族复兴昌盛而英勇奋斗。

如果说撒旦仅仅是诗人心目中想象的英雄，那么，当代现实

生活中则涌现出了很多活生生的民族英雄。民族复兴运动中的这些英雄当然更会成为这位渴望英雄去完成英雄业绩的年轻诗人歌颂的对象。民族复兴运动三杰之一的马志尼,1831 年创建“青年意大利”,明确提出建立统一独立的意大利的口号,多次领导人民起义,为反抗外国压迫和意大利的统一独立而英勇斗争。在马志尼去世的同一年,卡尔杜齐写了《朱塞佩·马志尼》一诗,将马志尼比做他的同乡哥伦布:

看到了海外的新世界,
在晚霞映照的天空下
他以格拉古的心和但丁的思想张望。

他张望的是“第三个意大利”,即罗马帝国的意大利和作为天主教世界中心的意大利之后的新意大利,即统一独立的意大利。因此,他说马志尼:

你是理想,你代表真实。

卡尔杜齐的另外一些诗还歌颂了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爱国英雄。在《致朱塞佩·加里波第》一诗中,诗人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之口说:

这位勇敢顽强的人
是意大利文明史上的英雄,
他的事业基于正义,他
高瞻远瞩,将理想处处传颂。

在著名爱国主义者文琴佐·卡尔德西去世后八个月，诗人写了一首致这位志士的诗：

如果我低头向着你孤寂的墓
我心怀崇高的骄傲
我可以说："文琴佐，请站起来
我们一起前往坎皮多利奥。"

——《致文琴佐·卡尔德西》

诗人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这位英雄，这里说"一起前往坎皮多利奥"，就是说，诗人认为，这位英雄也应该像古代英雄一样，在罗马市中心的坎皮多利奥山下接受凯旋仪式。在古罗马，像凯撒等著名皇帝得胜之后均要在坎皮多利奥山下举行凯旋仪式。这表现了诗人对爱国英雄的最大敬意，是对英雄的热情赞颂，同时也是唱给民族复兴运动的颂歌。在《抑扬格的诗与长短句的诗》中，有一首《致朱塞佩·蒙蒂和加埃塔诺·托涅蒂》的诗。这两个人仅仅是两个泥瓦匠，但是，诗人把他们当做伟大的英雄来歌颂，因为这两个人在加里波第的部队逼近罗马时，于1867年11月26日炸毁了罗马的一座军营，以引起人民起义，迎接加里波第。但这一行动被教皇镇压下去了，两人被处死。

卡尔杜齐在歌颂英雄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把当代的英雄比做古代的英雄，比做雅典时代、古罗马时代的英雄。这些英雄似乎又穿上了古罗马人的铠甲，挥舞起古罗马时代的胜利旗帜，为神圣的事业英勇奋战。在《朱塞佩·马志尼》一诗中我们看到，马志尼"以格拉古的心"在"张望第三个意大利"。格拉古是

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是当时著名的执政官。我们还看到，卡尔德西这头“罗马涅的雄狮”应该像古罗马英雄一样接受凯旋仪式。在诗人的心目中，古罗马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典型的产生英雄的时代，是此后每一个时代的楷模。古罗马时代的英雄也是历代英雄的楷模。诗人将民族复兴运动的英雄描绘成古代英雄，说明他认为这一运动的英雄已成为英雄中的楷模，这不仅是对这些英雄的赞赏，也是对产生这些英雄的时代的赞扬，是对民族复兴运动的赞扬。

诗人对民族复兴运动的赞扬充满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复兴运动争取的是意大利的统一，是赶走外国占领者，争取民族独立。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意大利这三个字在民族复兴运动战士们心目中至高无上。在诗人心目中，意大利也是至高无上的。意大利是诗人的祖国，诗人也在为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而焦虑，而奋斗。他把意大利比做“高歌的骝骟”，他希望这骏马高歌前进：

迎着命运之神飞奔，
跨越黑暗的时辰。
你可记得，你这栗色的骏马第一次跃起时
奔牛欢叫向你致敬
在高空向你欢呼的还有雄鹰？

这里不仅充满了对祖国的一片炽热的爱，而且充满炽热的激情。诗人希望祖国奋起，所向无敌。诗人希望：

我们一起奔过敌人的头颅和胸膛，

让魔鬼的血染红你的神蹄。

而给意大利带来的将是：

使意大利的美丽山冈结出硕果开出鲜花的四月，
充满新爱的灵魂的神圣四月，
思想的四月。

——《高歌的骑骗，前进，前进！》

诗人希望的是祖国的统一、奋起、繁荣、富强、进步和文明，这种爱国热情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时代精神，因而得到了普遍的共鸣。诗人的读者群迅速扩大，诗人的声誉迅速提高。

然而，民族复兴运动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局面和强大的敌人。1859 年，曾经支持过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拿破仑背着意大利同奥地利签约，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又落入奥地利之手，复兴运动遭到重大挫折。这一运动面对的不仅是这些外国侵略者，而且还有国内外种种困难，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教会和教皇政权问题，这是意大利的一个特殊问题。意大利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是从 1859 年加富尔首相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开始的。次年 10 月，撒丁国王埃马努埃尔二世的军队击败教皇的军队。紧接着，西西里王国、翁布里亚、马尔凯等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入撒丁王国。1861 年 1 月举行议会选举。3 月，埃马努埃尔二世成为意大利王国国王，除罗马和威尼托以外的意大利基本实现了统一。可以说，统一的步伐在这一阶段进展是相当快的。但是，罗马问题的解决却又拖了整整十年，到 1870 年 9 月 20 日王国军队占领这座城市，才算初步解决，意大利的统一才最终实现。

意大利王国军队之所以拖了十年才占领罗马，将罗马宣布为统一国家的首都，其客观原因就是因为存在一个教会和教皇问题。在意大利初步实现统一之时，教皇在法国支持下顽固地占领罗马，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只能暂时设在都灵，后来暂迁至佛罗伦萨。加富尔首相在1860年底开始同梵蒂冈谈判。谈判刚开始，梵蒂冈方面突然宣布中止谈判。加里波第不得不再次组织志愿军。但由于意见不一致，这位将军的努力进展缓慢。1864年底，教皇庇护九世竟颁布一道训谕，即《异端谬论八十条》，附有《现代谬论条目》。实际上这是教皇对罗马受到的威胁所作的答复，是政治上的反扑，一方面压制教会内打算与世俗权力妥协的自由主义天主教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对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回击：拒绝同王国政府达成任何妥协。1867年11月3日，加里波第在罗马附近的蒙塔纳战役中因众寡悬殊而失利。此时在罗马又出现了所谓“教皇无谬论”的教义，这样一来，教皇像封建皇帝一样，一言一行绝对正确。反过来，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占领罗马会触动教皇的利益，便成了大逆不道，而且反对现代文明也成了所有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的义务。教皇还声称，他凌驾于世俗君主们之上，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以说，教皇利用了手中的一切精神武器来反对意大利的统一。只是由于普法战争，法国驻罗马的军队不得不撤走，意大利才趁机对罗马发起进攻，于1870年9月20日攻占罗马，完成了统一大业。

卡尔杜齐怀着满腔热情关注着祖国争取统一和独立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的每一项胜利都使他欢欣鼓舞，每一个挫折都使他忧心如焚。因此，教会和教皇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资产阶级政客窃取民族复兴运动成果后的腐败无能，诗人必然极为关注，同时也看得一清二楚。诗人充分认识到，教会

和资产阶级政客是民族复兴运动的巨大障碍。因此，在卡尔杜齐热情歌颂这一运动、渴望祖国统一独立的诗作中，处处充满了对天主教、教皇政权和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客的猛烈抨击。在《青春诗钞》中，诗人把教会描写成一切社会恶习的遮羞布，有人正是向教会寻求保护，以反对自由理想和民族独立，从而彻底揭露了教会的欺骗、虚伪和反动面目，谴责了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人类和文明进步的罪行。他笔下的教士、神甫甚至圣人，“在祭坛和坟墓上跳舞”。他们跳的是“胜利之舞”，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为自由独立而奋斗的人们流洒的鲜血不屑一顾。不仅如此，诗人的锋芒甚至直指教会的最高代表——教皇。在《致朱塞佩·蒙蒂和加埃塔诺·托涅蒂》一诗中，诗人高度赞扬这两位炸教皇兵营以迎接加里波第志愿军的普通工人，同时，对下令杀害这两位爱国志士的教皇也作了描绘：

大神甫这天高高兴兴起床
看着梵蒂冈
映着阴霾天空的彩色玻璃窗，
摩拳擦掌。

在这两人死亡的那一天
天公也吓得毛骨悚然：
他仍感到羽绒坐垫十分温暖
高兴地说：“我依然强大如前。

我的先祖，你的伟业
已过去多年：

圣彼得，你砍的只是几只耳朵；
我将把一个人的头颅来砍。”

——《致朱塞佩·蒙蒂和加埃塔诺·托涅蒂》

这里的“大神甫”就是指教皇，因为天主教徒们也把教皇称为“最高神甫”。教皇在这里所说的先祖的伟业，是指客西马尼事，事见《马太福音》第 26 章。犹大带人在客西马尼将耶稣抓住，“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可是，现在的教皇“摩拳擦掌”，他要砍的不是别人的耳朵，而是头颅。在天公也毛骨悚然时，教皇却感到“羽绒坐垫十分温暖”，感到他自己“强大如前”，他兴高采烈。在诗人笔下，教皇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且他杀的是民族英雄，是爱国志士，其反动嘴脸暴露无遗。对教皇如此尖锐地讥讽和抨击，在当时条件下确实难能可贵。

总之，卡尔杜齐在前期作品中既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所身处的伟大民族复兴运动，歌颂了这场运动中的英雄和他们的业绩，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炽烈的爱国热情；同时又对这场运动的发展深感不满，对阻碍和反对这场运动的势力极为仇恨，因而对教会和教皇政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诗人的创作全面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理想、抱负和为实现这些理想而展开的斗争。从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无数英雄的英勇行为和业绩，看到了那个时代前进路上遇到的挫折和阻力，以及英雄们为克服和战胜这些阻力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既有英雄的奋斗，又有反动势力的挣扎和反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和奋勇前进的脚步声。诗人以他的笔谱写了时代的乐章，创造了意大

利文学史上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新高峰，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尊敬。

二

1870年，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终于成了统一的意大利的首都，民族复兴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早在1860年就正式到博洛尼亚大学任教授的卡尔杜齐这时不仅生活安定，而且已被人们尊为民族诗人，享有很高的声誉。从1870年到1890年，是诗人创作的又一个时期。诗人在后来出版他的诗作时，把这一时期的作品编入《新诗钞》、《野蛮颂歌》和《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三个集子中。虽然在《新诗钞》中也有一些诗作于19世纪60年代，但这三个集子中的诗绝大多数是诗人在70年代以后写的作品。这一时期是诗人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他的风格走向完美的时期，是他的诗歌创作走向顶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历史的回顾，对青年时代的回忆，爱情诗。但是，卡尔杜齐的回顾和回忆不是单纯地向后看，而是为了将古代同现代对比，是将古代作为楷模，作为对比的标志，作为准则，由这些准则再返回头来观看现代的现实，从而看出现实的不足、问题和缺陷，进而对其进行讥讽和抨击，以激励人们去争取有如古代那样的完美的社会。“古代梦”像“英雄梦”一样，贯穿在卡尔杜齐各个时期的作品之中。

在卡尔杜齐回顾历史的诗作当中，回顾的首先是古典美，是理想的古代社会，是辉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次是中世纪的英

雄业绩。诗人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描绘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一种产生英雄的社会，一种充满英雄业绩的社会，一种完美无缺的社会：

可爱的女人们在广场上跳舞
执政官们带着俘获的国王归来。

文艺女神对着诗轻轻微笑，
诗中透出对古老的美的想望。

——《在圣佩特罗尼奥广场》

在《古希腊之春》一诗中，诗人创造了一种梦境般的情景：

幸福的陶立克青年弹琴歌唱，
夜莺住口不出声。在这海滨，
啊，在贝娅特里切美丽纱巾中
是希腊人的灵魂。

在诗中使你陶醉；在乡间
正午的寂静中，
天空、大海和四周，
一切感觉沉默逃遁。

在这里，神、人合一，存在和灵魂合一，这是一种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境界，是理想的完美境界。无疑，诗人认为，当今的社会也应当是这样一种社会，特别是在经历了民族复兴运动之

后，在争取到统一和独立之后，意大利应当建立这样一种社会。

诗人心目中的另一个理想社会是古代的罗马，他在描写罗马这座伟大城市时写道：

你这市场的寂静
胜过种种声响，胜过种种光荣；
世上一切都是文明、
伟大、神圣的，只要它仍属于罗马。

在他的诗里，罗马是神，罗马无比神圣：

啊，罗马女神！我低头望着
市场的废墟，含着甜甜的泪
敬慕你散见各处的足迹，
你是祖国、神和神圣的母亲。

——《在罗马建城纪念日》

在他的诗中，罗马是一切光荣的源泉，是意大利的母亲：

在山脚和阴影中的橡树下
有条条河流，啊意大利，这泉水就是你的颂歌。
仙女们，她们生活在这里，这便是
神圣的婚床。

诗人希望已复兴的意大利“使我焕然一新”，希望祖国按照充满光荣与辉煌业绩的古罗马的榜样“飞奔”：

高山向着颂歌欢呼，绿色的翁布里亚
森林和河水也在欢呼：在我们面前冒着热气
渴望新的工业
冒着蒸汽飞奔。

——《在克利通诺河源头》

在这三部诗集中，诗人还歌颂了中世纪的许多英雄及其业绩，同时也满怀热情地歌颂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距诗人较近的一场革命风暴，比起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英雄业绩来更现实、更亲切，也更具有榜样性。因此，诗人在《风暴》等诗作中不厌其烦地反复歌颂这场革命风暴，同时对法国王室进行了无情地抨击。诗人充分肯定了革命暴力的恐怖，以鲜血、死尸等场面来表现这种恐怖，同时又以史诗来描写战争和法国将军们的英雄行为，热情地歌颂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巴黎公社的业绩。在诗人心目中，法国大革命是古希腊、古罗马辉煌业绩的再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场史诗般的革命风暴，当然是他所时刻关注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榜样。

然而，实现统一和独立之后的意大利的现实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建起了诗人心目中的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完美社会？意大利确实实现了统一，但同时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欠七个国家的债务不得不全部接受下来，结果必然是惊人的财政赤字和高额的税收。在政治上，原先的封建城邦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有时竟成为统一国家议会中的正面冲突。议会分成很多不同的派系，政府要维持下去，不得不临时采取不择手段的办法，有时为了使某一议案获得通过，甚至采用收买议员的办法：

给某个小集团的领袖以内阁席位，向某些议员提供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内部情报，授予某些议员勋章，答应给某个议员选区建一所学校或一个火车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是腐败成风。在外交上，为掠夺国外市场，意大利开始奉行殖民扩张政策，同法国争夺北非殖民地，先后侵占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但是，在1878年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大国初次参加为解决俄土战争后的欧洲问题而召开的柏林会议时，意大利外交大臣提出将南蒂罗尔和特兰提诺划归意大利，结果遭到了有礼貌的漠视。在这次会上，欧洲的大国几乎各有所获，惟有意大利空手而归。国内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劳动人民生活艰难，日益不满，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甚至国王阿尔伯特和首相在乘火车经过那不勒斯时竟有人要暗杀他们。总之，统一、独立之后的意大利的情况并不是诗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情景，同诗人笔下所描绘的完美无缺的古代社会更有天壤之别。因此，诗人感到极大地失望，感到莫大地悲哀，感到无比地愤怒。面对这种情况，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热情地赞颂民族复兴运动转向无情地讥讽和抨击社会的腐败。

卡尔杜齐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腐败、卑劣、平庸、怯懦、无能、失败的讥讽和抨击是诗人怀念古代完美社会之后面对现实的一种积极的反应。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而是渐进的。在《抑扬格的诗与长短句的诗》中也有一些讥讽腐败的诗。在1871年底写的《为走向坎皮多利奥的意大利而歌》中，对那个为解决赤字而采取无情手段来征税的财政大臣塞拉是这样写的：

直到有一天，在月末，

塞拉一脚踢翻箱子，
将我的骨骼
零星售给英国考古学者。

这里的“箱子”在意大利文中有两个含义，一是箱子，一是存钱柜，即国库。这里的“我”是这首诗一开始所说的“伟大统一的意大利”，也就是说，这位财政大臣需要时会把统一的意大利当破烂卖掉，一副卖国贼的嘴脸跃然纸上。诗人看到，政府为换取议案通过而封官许愿，频频更换大臣，因此内阁也就无法稳定，频繁更迭，于是写道：

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位大臣换上
又一位大臣，我撤换中右内阁
换成中左内阁，
就这样艰难地苦熬生活。

这就是当时意大利政治的真实写照。诗人这样写时不仅仅是讥讽，而是满怀悲愤：

这真实的心意使肌骨消融，
另外的原因是这可恶的文明，
使我愤怒地挣扎扭动。

这里的“可恶的文明”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社会风气”，诗人以此概括了一切卑劣、腐败和没落。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诗人对这种“文明”也作了具体的解释，那是人们“坐在乡村的长椅

上”：

向孩子们讲那
过去的勇敢故事，汗流浃背的追猎
以及危险的包抄

——《玛雷玛的牧歌》

“包抄”后猎取的却仅仅是“仰面朝天的野猪”，即“唱着歌追到的猎物”。这是一种辛辣的讥讽：唱着歌追猎，浩浩荡荡，气势确实非凡，猎获的却仅仅是一只受伤的野猪。这同诗人早期诗歌中歌颂的英雄行为简直有天壤之别。社会的平庸、卑琐和虚张声势暴露无遗。总之，正如诗人在这首诗最后一句所说，这些人统统是“意大利的怯懦者和特里索廷”。特里索廷是莫里哀剧中那个雄心勃勃的诗人。

卡尔杜齐在前期的作品中满腔热情地歌颂古代社会和英雄业绩，同时赞颂当时的民族复兴运动，无疑是将这一运动看做完美的古代辉煌的再现。现在，国家统一了，独立了，复兴运动的大业完成了，诗人面前的社会却并非完美的古代社会的再现，而是令人感到痛心、悲愤的腐败和没落。卡尔杜齐的古代梦、英雄梦破灭了，也可以说，诗人在事实面前清醒了。诗人没有消沉，而是以自己的诗作来讥讽现实，抨击那些腐败现象，因此出现了他的创作历程中的一大转折。

在这一时期中，诗人创作中的另一个主题是爱情。1871年，卡尔杜齐认识了一个名叫卡罗莉娜·克里斯托弗里·皮瓦的女士，对这位女士满怀激情，但在诗作中并没有用这位女士的真实姓名，有时用的是莉迪娅这个名字，有时则是莉娜。在诗人笔

下，他对这位女子的爱慕是一种神化了的爱，是一种诗意的爱：

但我将远离别人，
融入莉迪娅含情脉脉的爱意，
无名的愿望和神秘
在那目光中游移。

——《在阿达河上》

在《秋晨的火车站》一诗中，诗人更把这种爱描绘成一种梦境，那爱的“美丽的时光”“一晃而过”，然后是：

灵魂深处是
烦怨的回声
内心的痛苦与之回应。

诗人把这种爱比做：

六月的骄阳
高兴地用光亲吻

这种爱是神圣的爱，是使诗人领悟生活真谛的爱，是获得创作灵感的爱。诗人在描绘这种爱时用了很多古典著作中可爱人物的名字。诗人将这种爱升华为一种典范式的爱，与具体的历史毫不相干，因为引用的都是过去的英雄、诗人和美人，认为只有这种爱和由这种爱产生的诗才能使古代的美复活并永久流传。卡尔杜齐描写爱情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过渡，是以这种爱为

1003733

因由去追寻古代的美，去追寻古代美的梦境。在古典美之梦中，浪漫的爱情的所有特殊的、具体的概念都消失了，诗的升华使这种爱抽象化、纯洁化，成为一种亲吻一切的“六月骄阳”的阳光。

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卡尔杜齐还写了很多怀念故去的亲人和回忆青年时代情景的诗。这些诗中也充满温馨与爱意，充满幽思与抑郁。诗人以简洁的语言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幻觉、情感与理智、回忆与现实错综重叠地融为一体，构成意境深远、饱含深情和令人回味的乐章。

如上所述，由于诗人心目中的爱是纯洁的，有如阳光，所以在沐浴这种爱时回顾过去的生活常常会感到“内心的痛苦”，甚至感到死亡将至：

不会久了，亲爱的朋友们，不会久了，“不驯服的心
啊，请不要愤激”。
我将要沉寂，将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安息。

——《下雪》

这种内心的痛苦和死亡将至的感觉，可以说正是英雄梦幻灭的结果，也是纯洁的爱反衬的结果，是将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和邪恶的人与诗人心目中那种纯洁高雅的爱相比之后产生的一种心境：

邪恶的幽灵来自你们心底的黑洞，
你们的心充满思虑。

——《在圣圭多镇前》

这里的“你们”指的是人类，这是圣圭多镇的麻雀的口气，事实上是诗人的概括：人的“心底的黑洞”造成邪恶。这也正是诗人在歌颂英雄、讥讽邪恶之后的必然结果。因此，诗人的爱情诗和回忆青少年时期种种情景的诗，也应该同诗人的怀古和英雄梦联系起来看。这几者是相互关联的。诗人在歌颂英雄之后看到了邪恶的现实，因而对其进行讽刺和抨击，与此同时又感到圣洁的爱与儿时的纯朴与古代完美社会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唱出了对圣洁的爱和纯朴生活的赞歌。

因此，诗人在表达内心痛苦之后所产生的死之将至的念头，并非是完全悲观的，而是看到了死生是相互联系的，有死才有生，有生有死才能构成永恒：

我们将会死去；给万物以生命的
太阳仍将不倦地照耀大地，
每时每刻都有千百个新生命
像火星一样升起。

诗人认为：

新生的一代，我们手中的火炬
将传到你们手里，你们也将
消失，成群的人带着希望
到永恒中去。

——《在马里奥山上》

因为：

一切总在运动中，永无终极。

——《途经托斯卡纳的玛雷玛》

总之，这种对爱、纯朴的儿时生活、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个人细腻的情感以及死生相互联系的歌颂，也是诗人怀念古典美、怀念英雄、向往完美社会的必然结果。这种歌颂是这种怀念和向往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诗人希望爱和纯朴能与完美的古典社会死生相继，构成永恒之美。

三

卡尔杜齐的诗作是民族复兴运动的颂歌，是投向教会、教皇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匕首，是抒发内心的爱意与情感变化的抒情诗，无论是赞颂、讥讽还是抒情，诗人都极为注意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注重抒情性，绝无直白和空喊口号。

我们知道，卡尔杜齐极力坚持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对当时鼎鼎大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曼佐尼多有微词。诗人对古典主义的颂扬和对浪漫主义的批评，都不是直白的，而是通过比喻，通过象征，以艺术性的手法表达出来。诗人将古典主义比做太阳：

太阳温和亲切；帮助劳作的人
使他们的心灵欢乐：
金色的庄稼为它激动地低下头

召唤镰刀来收割。

它在高处向犁微笑
犁在湿润的黑土块间闪光，
而此时，耕牛慢慢在耕过的
土地上徜徉。

在这里，诗人把抽象的古典主义生动而形象地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艺术的感召力之下了解了这一抽象概念的威力，了解了这一抽象概念的一切，同时也了解了诗人对它的鲜明态度。

与此同时，诗人把浪漫主义比做月亮：

但是，月亮你享受着这美好时光，
你的光照着废墟和墓地；
你在奇妙的运行中成熟
你既不知花朵也不知果实。

在这里，不仅表现了诗人心目中何谓浪漫主义，而且说明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关系：一个是根，一个只不过是影，是反光。诗人接着写道：

在哥特式建筑的尖顶
你装饰着牛奶似的柔情，
向游手好闲的诗人
向多余的爱卖弄风情。

诗人在这里仅用“柔情”、“游手好闲”、“多余的爱”和“卖弄风情”几个词便把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的本质和作用以艺术化的手法讲得一清二楚。诗人的态度是：

我恨你那愚蠢的圆脸，
生硬疲惫而又庸俗，
像淫僧一样淫荡而不育，
像个徒有其美的女信徒。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在那首著名的诗《牛》中，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任何浪漫的想象，以朴实的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牛的赞颂：

啊，你高兴地钻向牛轭
让人的劳作轻松；
他催你鞭你，你的回答
仍是眼含沉静脚步慢而沉着。

诗人把牛的品质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写道：

庄重的蓝色大眼含着质朴温顺
映出广袤安静
绿色田野的神圣。

——《牛》

因此，诗人说牛“多么庄严像一座纪念碑”。这种诗意的表

达既朴实又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像这首著名的诗一样，无论是颂歌式的作品和讥讽诗，还是他的抒情诗，都充满高雅庄重的古典美，蕴含着诚挚、深沉的感情和怀古的忧郁。他尊崇古典主义而反对浪漫主义，因为古典主义最适于他，适于为民族复兴运动唱赞歌，适于对腐败和虚伪进行讥讽抨击。至于浪漫主义，卡尔杜齐认为这种艺术风格缺乏英雄气魄，有的只是伤感情调，因而无法歌颂英雄业绩。而卡尔杜齐认为，诗人们应该以丰富的感情颂扬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人民的高尚情操、美德和力量，应当写出史诗，而不是矫揉造作的浪漫诗。卡尔杜齐的诗学观是：

诗人是伟大的手艺人，
这职业
使肌肉变得坚硬如钢：
头总是高仰，脖颈挺直，
胸脯赤裸，
手臂有力，眼睛含着欢愉。

这是多么雄壮的诗的宣言，是多么慷慨激昂的对诗人的赞歌！他认为诗人应该：

紧握，令人疲惫的
大锤
在铁砧上锤锻。
他边锤边唱。太阳高悬，
照耀他的

前额和粗糙的锻件。

诗人“劳作”的结果是：

锤锻。为自由
于是锻出了宝剑，
于是锻出了勇士的盾甲，
于是锻出了胜利的花环
为光荣，
为美锻出王冠。

而诗人自己则别无他求：

这可怜的劳作者
为自己锻一镞
金色的箭，投向太阳：
看它如何上升云游
如何投下光芒，
观看，享受，再无他求。

——《告别》

在卡尔杜齐的心目中，诗人是神圣的，他的劳作是神圣的，他的作品是神圣的；他必须歌唱，他必须批判，他必须流汗，他必须创造；他创造出英雄，他创造出楷模，他创造出准则，他创造出完美的社会，他创造出美好的理想；诗人是为民族确立典范的人，诗人是为民族带来至理名言的人，诗人是过去和未来的联系

人,是命运的仲裁者。而诗人自己则没有任何要求,只有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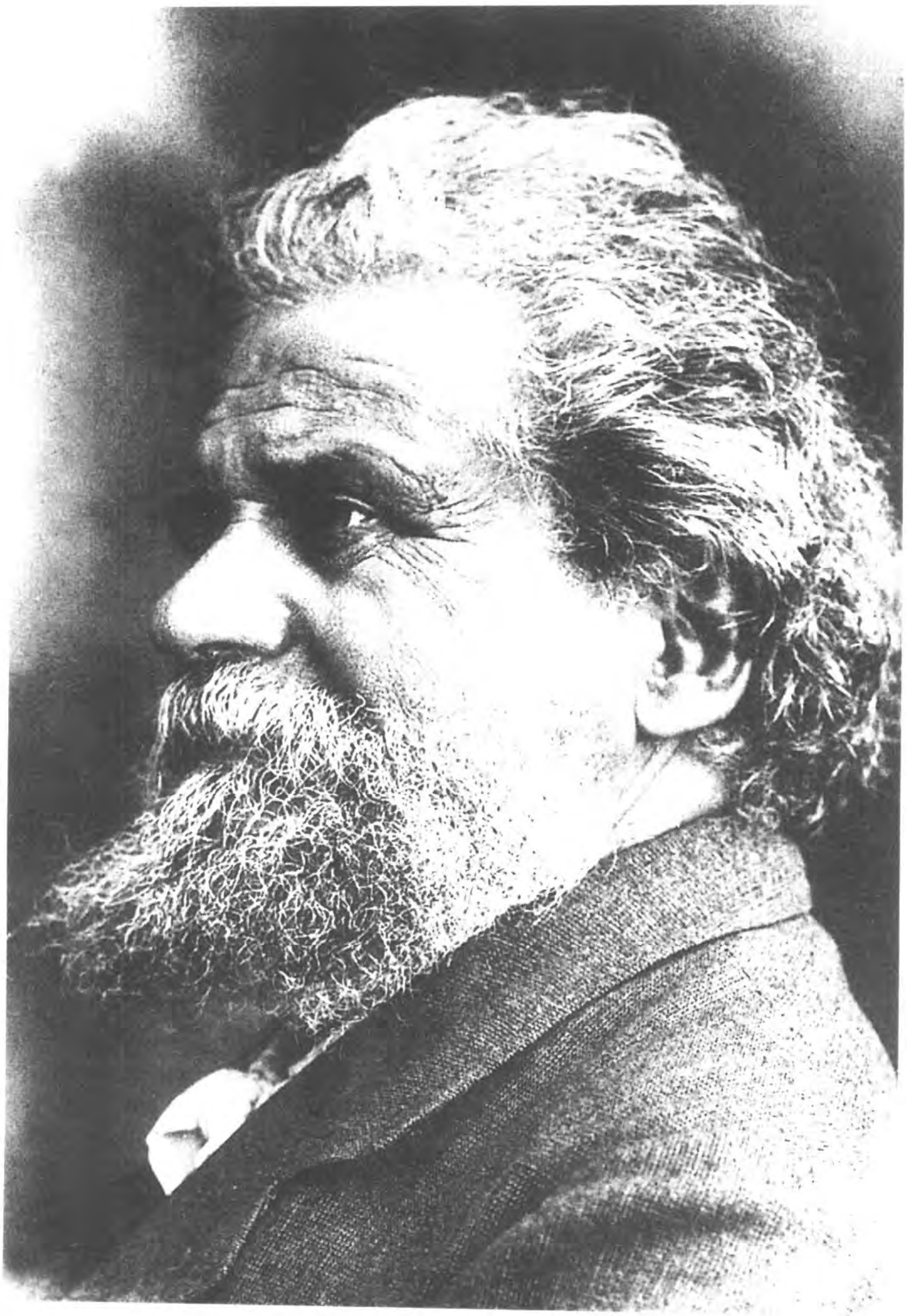
卡尔杜齐的诗论和诗作是古典的,是维吉尔式的,贺拉斯式的,但丁式的,但又是经过18世纪新古典主义熏陶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因而能将古典的传统题材同爱国主义的内容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运动唱出了新赞歌。同时,正由于他善于以古代社会做楷模来观察身处的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所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能洞察社会的一切弊端,因而能抓住要害,对一切腐败、虚伪、反动进行无情的讥讽和抨击,使其作品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卡尔杜齐是在托斯卡纳仍是一个公国时受的教育。那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外地省份,这种闭塞倒成了他接受教育的一个积极方面,因为闭塞,只能接受古老的传统教育。而且,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拉丁文,因而被古拉丁著作所吸引,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他对古典著作太精通了,信笔拈来即是古典著作中的英雄和楷模,甚至有人批评他在诗作中卖弄学问,几乎每一行诗中都有人们不熟悉的古代英雄的姓名。然而,卡尔杜齐之所以是卡尔杜齐,原因也恰恰在于此。古典传统是他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标准,是他诗歌创作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中才可能有那么多的政治因素,才可能饱含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才可能在诗作中以满腔热情歌颂民族复兴运动中的那些英雄,才可能切中时弊,对教会和窃取胜利果实谋取私利的资产阶级政客进行无情的讥讽和抨击,才可能像古典诗人们一样以优美的语言歌唱圣洁的爱情,歌颂大自然。

卡尔杜齐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贡献在于他以他的颂歌、讥讽诗和抒情诗歌颂了英雄,打击了反动势力,以崭新的民族诗歌反映了民族革命的伟大潮流。他的诗歌不仅在艺术上成为19世

纪意大利诗歌创作的顶峰，而且具有出色的政治内容，使诗人成为在祖国和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出色歌手。他的诗具有豪迈的气魄和感人的力量，他的诗像号角，像匕首，他的诗写出了民族的悲壮历程，写出了雄壮的史诗，具有“永久性的美丽价值”，成为不朽之作。

非常遗憾的是，我的能力有限，一直不敢贸然动手翻译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的诗作。在吕同六等先生的多次鼓励和催促下，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啃”起来。再加上只能利用业余的零星时间一点点硬啃，对诗人的理解又极不深刻，这里选译的诗很难选得准确，译的准确就更难说了，尤其是用诗的形式来完美地译出卡尔杜齐的诗来，更是难上加难。这里只能尽我的能力，将这些诗的内容译出，其意境、声韵、节律之美恐怕早已大部丧失，敬希读者诸公批评指正。



〔意〕乔苏埃·卡尔杜齐

(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译本前言·

充满青春激情的战斗颂歌 …… 刘儒庭

青春诗钞

天上的朝圣者,欢叫飞翔 …… (1)
明媚的阳光欢乐的黄昏…… (2)
我的船,孤零零,在悲鸣中…… (3)
致一位山里的诗人…… (4)

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

致阿尔诺河谷…… (6)
出兵征服墨西哥…… (7)
撒旦颂…… (8)

抑扬格的诗与长短句的诗

高歌的骝骦,前进,前进!(节译) …… (19)
致文琴佐·卡尔德西…… (23)
凡尔赛 …… (25)
为走向坎皮多利奥的意大利而歌 …… (29)

朱塞佩·马志尼 …… (34)
致意大利的海涅 …… (36)
神圣的亨利第五 …… (39)

新诗钞

同树的对话 …… (45)
牛 …… (46)
夭折 …… (47)
菲耶索莱镇 …… (48)
天使们的圣母玛利亚 …… (49)
梦景 …… (50)
史诗时刻 …… (51)
途经托斯卡纳的玛雷玛 …… (52)
古老的挽歌 …… (53)
思乡 …… (54)
圣马蒂诺 …… (55)
古希腊之春(节译) …… (56)
玛雷玛的牧歌 …… (64)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 (67)
月的报复 …… (69)
在圣圭多镇前 …… (72)
致《巫师》的作者 …… (78)
特奥多里科的故事 …… (80)
山间小镇 …… (85)
在马伦戈战场 …… (87)
怒潮 …… (91)

图勒之王…… (104)
布森托河边的坟墓…… (106)
伦奇斯瓦莱山口…… (108)
杰拉多和加耶塔…… (113)
圣朱斯特修道院门前的朝圣者…… (115)
告别…… (116)

野蛮颂歌

致奥罗拉…… (120)
在卡拉卡拉浴场前…… (125)
在克利通诺河源头…… (127)
罗马…… (136)
在圣佩特罗尼奥广场…… (138)
在阿达河上…… (140)
为拿破仑·欧杰尼奥之死而作 …… (144)
致朱塞佩·加里波第 …… (148)
米拉马雷…… (151)
秋晨的火车站…… (156)
莫尔斯…… (160)
在马里奥山上…… (161)
夏梦…… (164)
下雪…… (166)
在罗马建城纪念日…… (167)

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

皮埃蒙特…… (170)

致安妮…… (178)
阿尔卑斯山间的中午…… (179)
加比的小酒店女店主…… (179)
圣塔本迪奥…… (180)
在卡尔特修道院…… (181)

其他

致亚历桑德罗·丹科纳 …… (183)
致意大利王后…… (186)
那是一个节日,是明媚的七月 …… (189)
晨…… (191)
失望…… (192)
在卡尔尼亚…… (193)
致维托里亚…… (196)
致契维塔维基亚的基亚罗内…… (199)
三月的歌…… (203)
市镇的报复…… (204)
莱尼亚诺之歌(节译)…… (214)
母亲…… (221)
在珀西·比希·雪莱墓前…… (223)
若弗莱·鲁德尔 …… (227)
小精灵之王的女儿…… (231)
卡多雷…… (233)
卡洛·哥尔多尼 …… (243)
致费拉拉城…… (247)

诗歌自传

圣米尼亚托·阿尔特德斯科的“资源” …… (250)

怒潮(节译) …… (271)

评论和艺术(节译) …… (280)

·附　录·

授奖词 …… (295)

青春诗钞

天上的朝圣者，欢叫飞翔

天上的朝圣者，欢叫飞翔
在风雨季节① 来临前你飞往南方，
你看到尼罗河和意大利传去的玫瑰，
你虽到另一个国度却永不改变你的住房②：

尽管你看到了远方多少可爱的东西
但一丝丝忧伤仍在你小小的心房，
你飞过广袤的大地和海上的巨浪
也不能使你把心中的第一个巢遗忘；

当你飞到我那面向大海的
亚平宁山可爱的山冈边③
深色的橄榄树和白色的大理石旁，

---

① 意大利为地中海气候，春夏季干燥，秋冬季多雨，这里的风雨季节指秋冬季。天上的朝圣者指燕子。诗人在这里请燕子问候他的故乡。本书的注解均为译者注。

② 燕子在冬季前南飞，春季返回后仍回旧巢，所以说永不改变住房。

③ 指诗人故乡维尔西利亚山区，西坡面向大海，产白色大理石和橄榄。

请你去看看山谷那座小房
和那个小花园，如果，新房主允许，
啊你这朝圣者，请以我的名义向它祝愿。

1856 年 2 月 2 日

明媚的阳光欢乐的黄昏

明媚的阳光欢乐的黄昏，
密林在风中响起一片涛声，
清澈的泉水
流向山下绿色的小径，
太白金星迎着霞光升起
升上宁静悠远的天穹，
皓月当空照着幽径
欢乐地投进小湖和泉水之中，

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愿望
静静地陪着你①
在这山水的静谧中徜徉。

① 这里的“你”是诗人青年时的同学恩里科·南乔尼。这首诗是诗人在锡耶纳附近度假时写给南乔尼的。

一片静谧:只有你在我的心间
我呼唤,现在你在遥远的天边,
我想起我所爱的女人的容颜。

1852 年 12 月

我的船,孤零零,在悲鸣中

我的船,孤零零,在悲鸣中
穿过海鸥群,惊涛巨浪
将它包围将它击打,巨浪翻腾
永不停,闪电频频。

面带泪痕,我的回忆,这时
回想起过去美丽的海滨,
希望虽在千方百计挣扎
还是被风浪击碎面对破碎的桨影。

但我的心仍回头张望
船尾的天空和大海,高声歌唱
压过狂风和桅杆的吱嘎声响:

"啊失望和回忆,我们要,我们要
深沉的忘却的港湾,
我们要死亡的白色礁石。"

1851 年夏

致一位山里的诗人

你生在一个牛奶桶里，
你在桶里学习写诗，
韵脚艰涩硬如石
能把熟栗子砸开吞食。

连驴子和丑八怪
都感到那韵脚太怪，
大桶也将肚里的牛奶吐出来，
平底锅哄笑笑翻了锅盖。

于是你大声吟着咏叹调，
骄傲地登上平多[①]；
但阿波罗说你是一块无赖的料。

你骑到驴背上，
开始准备你的论战诗，
身旁是一个熊一样的小厮。

手抱小手炉

① 平多为希腊一山脉。此处是说这位所谓的诗人想成为诗人。后文说他骑上毛驴、角斗等等，是把他比做唐吉诃德。

取暖，正要同对手展开角斗之时，
驴子没教养地把你抛下来，
“大家应该平等。”
你重复着这句话，像驴在吼叫，
“牲口不驮牲口，我们是手足同胞。”

1851 年 8 月 1 日

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

致阿尔诺[①] 河谷

再也没有见到你，托斯卡纳[②] 的山冈，
那是我的歌出生的地方，
在明媚的阳光和月桂树下
我的歌随着水的絮语流淌，

这水从心的湖泊中奔来，
但那不是我的眼泪之源。任何别的记忆
都已消失，自从你笑着将头抬起，
高高的山冈，那便是我的兄弟站在那里[③]。

你所支撑的希望多么甜蜜！
好像从那一去不返的年代
我们的梦即展翅飞向未来！

---

① 阿尔诺河是意大利主要河流之一，经佛罗伦萨至比萨市附近入海。

② 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二十个大区之一，位于中部，首府佛罗伦萨。

③ 诗人的兄弟于 1857 年 11 月 4 日突然死亡，埋在山脚下，后来，诗人之父死后也埋在那里。

我的时光在怠惰的学习中流逝，
在失望和忘却之际，可二十岁的他
盖着大地和绿草沉睡永世。

1866 年 10 月

出兵征服墨西哥

不是暴君的宾馆，便是遭受折磨
苦不堪言的百姓的牢监，
是惨无人道的熔炉
暴政用于折磨各色人员；

欧洲，在你的旗帜下，集中的仍是死亡，
凶狠，残忍，还有屠杀，
摆脱你的美丽的自由和镣铐
获得自由解放。

法兰西你是所有压迫者的使女，
比如残忍的西班牙，商业开路的不列颠
为新的胜利已准备好军队兵舰。

那个倒霉的皇帝[①] 会成为又一个俘虏

① 那个倒霉的皇帝指马西米利亚诺(1832～1867)，他是哈布斯堡大公，1864 年 4 月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墨西哥后称帝，很快遭到当地阿兹台克人的反抗，1867 年被杀。这首诗是为抗议法国、西班牙 1862 年对墨西哥的征服而写的。诗中说这个皇帝会成为又一个俘虏，果然不幸被言中。

向他献上百姓和土地。多么骄傲的事业，
各国人民觉醒时会奋起争取新世界！

1862 年 2 月 13 日于博洛尼亚

撒 旦 颂

你是，一切生命
遥远的开始，
物质和精神，
情感和理智；

当酒杯中的美酒
发出晶莹光亮，
像透过瞳孔
窥见灵魂一样；

当阳光明媚
大地也发出欢笑声，
人们亲切交谈
相互倾吐爱心，

太阳和大地
秘密拥抱
群山欢腾
肥沃的平原笑盈盈；

这时我向你献上
大胆的诗篇，
我祈求你，啊撒旦
你这狂欢之王。

驱魔的圣水杯滚开，
神甫，也不要再念你那驱魔咒语！
住口，神甫，撒旦
他决不后退半步！

看：大天使米凯莱
手中的剑
已锈迹斑斑，
这位忠诚的

失去羽毛的大天使
已悬空倒下丧生。
在耶和华手里
闪电也变得冷冰冰。

苍白的星辰转瞬即失
像颗颗流星消遁，
一个个天使
从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永不眨眼的
物质中间，
活着的
只剩下了撒旦。

他是万象之主
拥有至尊的大权，
黑亮黑亮的眼睛，
放射出震颤的闪电，

含情的双眼
明亮坚定，
尖锐多情中透出
挑战精神，显得无限坚定。

它在欢乐的酒液中
放射出异彩，
一闪即逝的欢乐
因而能经久不衰，

它能使短暂的生命
恢复青春，
能使痛苦逃开，
爱情永驻心中。

啊撒旦，你呼吸在

我的诗歌里，
你在我的胸中翻腾，
对于上帝

一届届教皇和残忍的帝王，
你统统藐视；
像一道闪电
你震撼人们的心底。

为了你，阿利曼①，
阿多尼斯②，阿斯塔尔忒③，
创造了庙宇塑像
绘画和文学。

这时爱奥尼亚海上
和风习习，
维纳斯
在海上冉冉升起。

叙利亚山上的树木
向着你摇曳，

---

① 阿利曼是波斯传说中的魔王。
② 阿多尼斯是腓尼基传说中主宰自然界之神，是死而复生的植物的化身。
③ 阿斯塔尔忒是腓尼基传说中的丰收女神，也司婚姻与爱情。

神圣的奇普里德①
重新升起：

人们向你歌舞欢呼
并且献上诚心，
少女们向你献上
忠贞的爱情，

在阿拉伯棕榈的
芳香之中，
那里的海滨
浪花掀起一片白蒙蒙。

如果那个野蛮的
拿撒勒人②，
由于那不体面的宴席③
大发雷霆

用神圣的火炬
将你的神庙烧毁
希腊的艺术品满地狼藉

① 奇普里德即维纳斯。
② 拿撒勒人指耶稣。
③ 不体面的宴席指基督徒前几个世纪为庆祝最后的晚餐传说而举行的宴会，异教徒指责说，这些宴会是滥食狂饮。

是为了什么道理?

在感恩的贫民
茅屋里
和他的守护神之间
你才找到了庇护所。

于是女性的心胸
依然激动
怀着炽热的感情,这让
神和爱人仍存激情。

女巫仍在月光下
施展她的法术
治疗那些
缺乏爱的病躯。

你胜过炼丹术士
专注的眼睛,
你胜过显而易见的
魔术师,
穿过他们阴暗的
炼丹室的大门,
你看到了
闪着光的新天地。

你带着世俗的事物
一起来到
特拜，那可怜的
僧侣只好忍耐。

正是经过你的帮助
阿尔马① 因而分了心，
撒旦啊你多么慈祥：
将埃洛伊莎给他送上。

阿尔马穿起僧袍
过起苦行僧生活：
撒旦在哭泣和挽歌声中
低声吟咏

维吉尔和贺拉斯
以及大卫的圣诗；
优雅的人们
站在你身旁。

僧侣们个个身着黑袍

① 阿尔马即阿贝拉尔多(1079～1142)，哲学家，主张严密的理性主义，因而后文说撒旦对他慈祥。他爱上埃洛伊莎(1101～1164)，她是牧师福尔贝托的侄女。这里说撒旦让他们成为眷属。

令人可怕，
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
利科里黛和利切拉[①]。

更美的时代的
另一些人物
呈现于这位
不倦的僧人的小屋。

撒旦，你用李维[②]
诗篇，及其炽热之光
将执政官、护民官、
如饥似渴的民众

唤醒；意大利古代的
光荣与骄傲
促使你，啊你这位僧人[③]
登上坎皮多利奥。

还有你们，威克利夫

① 利科里黛和利切拉分别是维吉尔和贺拉斯作品中的美女。
② 李维，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著名拉丁诗人。
③ 僧人指阿纳尔多(1155年去世，生年不详)，阿贝拉尔多的弟子，积极主张宗教改革，支持反教皇人民起义后成立的罗马共和国。

和赫斯[①]，
尽管点起熊熊烈火，
却不能把你们的疲惫声音扑灭。

你们的警告
像和风传来：
世纪应当革新，
迎接充实的时代。

教皇和国王
都在瑟瑟发抖：
修道院里
传出造反的怒吼。

坐惯硬木椅的
季罗拉莫修士们
攥紧双拳覆以长袍
外表却像在布道。

马丁·路德
抛掉长袍[②]；
挣脱那些枷锁，

① 威克利夫(1324～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赫斯(1369～1415)，波希米亚神学家，是威克利夫的积极支持者，被处以火刑。威克利夫的尸骨也被烧。

② 指马丁·路德 1524 年与一修女结婚，证明不许修士、修女结婚是荒谬的。

用人文主义武装头脑。

围困的火焰
闪着光浓烟弥漫；
大自然啊，将你高高举起，
撒旦你获得了伟大胜利。

一个美丽可怕的
妖魔挣脱枷锁，
它越过海洋
越过大地：

它像火山一样
闪着亮光冒着浓烟，
越过叠嶂层峦，
席卷大地平原。

它飞越深渊，
然后又藏身于
冥冥洞窟，
藏身于深山幽谷；

它又一跃而出，来到
一个个海滩
像怒吼的狂风
呼啸向前，

像狂风卷起
气浪四处流散：
啊各族人民，呼啸而过的
是伟大的撒旦。

他带着福音
乘着飞奔的火轮①
前往世界各地巡行。

向你致敬，啊撒旦，
你奋起造反，
啊，你是理性复仇的
力量源泉！

让我们向你奉献
神圣的祝愿！
你胜过
神甫们的耶和华。

1863 年 9 月

① 火轮指火车，当时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

高歌的骕骦，前进，前进！（节译）

三

高歌的骕骦，前进，前进！
迎着命运之神飞奔，
跨越黑暗的时辰。
你可记得，你这栗色的骏马第一次跃起时
奔牛欢叫向你致敬
在高空向你欢呼的还有雄鹰？

你可记得托斯卡纳孤独的海滩，
封建庄园的高灯低头向着
云朵覆盖下的荒芜平原
以及干燥黝黑的山冈上令人心烦的阴影，
林中的城市从沉睡中
缓缓苏醒。

西洛可风[①] 吹来之时
干渴的野无花果在方方的巨石间摇曳
在天与海之间呈现一片浅绿，
奔向守卫第勒尼安海[②] 的巨石，
你可记得，红色的帆
在蓝色大海的怀抱中等待？

你可曾记得波普洛尼尼[③]、洛塞莱[④]
和多诺拉蒂科[⑤] 伯爵家骄傲的高塔
乌戈林[⑥] 伯爵敲的就是它的黑色大门
带着盾和站在梅洛里亚[⑦] 浅滩的鹰，
但丁从头上取下桂冠，
他当时正在窥探地狱之门[⑧]？

或者桥头的橡树(记起来真痛快)
吊桥泛着绿色窃窃私语，以及
诺维拉伯爵的猎手
晚霞满天时在危险的瞭望塔上站立，

---

① 西洛可风是由非洲吹来的东南风。
② 地中海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半岛西方。
③ 里窝那附近一小镇，公元前7世纪为大城市，后衰落。
④ 一古代城市，在格罗塞托市附近，现为一小镇。
⑤ 一封建家族，13世纪时统治比萨市。
⑥ 13世纪比萨市的一个重要家族。
⑦ 里窝那附近海上一礁岛。
⑧ 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描写游历地狱的经历。

贪婪的鹰满天遍野尖叫
狗儿望着它们狂吠不止。

你在那里生长壮大，啊，高歌的绿色骏马，同我在一起；
佩拉斯吉人① 的石头和第勒尼安的洞穴
是我惟一的祭坛；
在明媚的正午的寂静中
法官们在同我谈话
另外还有第一批人的祝愿。

你在吃草，或者疾跑如飞，草料
是由罗马执政官员以及
但丁、复活的埃特鲁斯坎② 的大祭司放在
已犁开几世纪的犁沟中；
你在五月里再次对天长鸣，
意大利的城镇，

在嫡亲的世仇和拿撒勒③ 的野味中
因自由的工作而欢欣，因收割者的
欢歌而欢欣。
你吃的大麦属于谁，啊，高贵的战马，

① 居住在希腊的一个古代民族，以建筑巨石城堡而闻名于世。
② 一古老民族，在托斯卡纳等地繁衍，其文化曾相当发达，多次同古罗马人发生战争，后衰落。罗马、托斯卡纳等地现仍有这一民族的很多古墓等遗迹。
③ 以色列北部一城市，耶稣童年时活动的地方，他第一次行神迹的出发地。

它有强健的神经和肌肉，它的歌
在强健的胸中亲切完整。

阿波罗手中的兽，背上长有双翅，请给我：
好吧，我把所有的缰绳解开让你奔跑：
可爱的猛兽，让我们一起奔腾飞跃。
我们一起奔过敌人的头颅和胸膛，
让魔鬼的血染红你的神蹄；
给我们再带来四月，

使意大利的美丽山冈结出硕果开出鲜花的四月，
充满新爱的灵魂的神圣四月，
思想的四月。
只要木星的闪电在碎云间，激励我们
使我们纯洁或使马和骑士将河流吞尽，
我们就要飞跃奔腾，

要么让我跳下你那闪光的金鞍，
带着仍充满光和激情的目光，
下到我的托斯卡纳的地上，
疲惫地倒在我兄弟的墓旁，
你正在品尝古坟旁的三叶草
面向西下的夕阳。

1872 年 10 月

致文琴佐·卡尔德西①

——在他死后八个月

安息吧，裹着你光荣的斗篷，
安息吧，我的文琴佐：
阴险者、软弱者已成过去
强大者也会被忘却。

谎言和吹牛的
嗡嗡声不要打扰你！
但是，希望我的歌
能穿越埋你的土地。

对着你那已经融化的心
像精彩的喇叭奏鸣，
不，我不想在你神圣的墓上
呼唤罗马的英名。

然而，如果我低头向着你孤寂的墓

① 文琴佐·卡尔德西(1817～1870)，意大利著名爱国者，年轻时即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1848年任保卫维琴察市总指挥，1849年当选为罗马议员，参加保卫罗马的战斗。1860年后参加加里波第的部队，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战斗。

我心怀崇高的骄傲
我可以说:“文琴佐,请站起来
我们一起前往坎皮多利奥[①]。”

你抖掉冰冷的白骨
和身上的凝滞,
你从你的白骨跳起,
啊,罗马涅[②] 的雄狮。

为了再见,再见罗马,为它奉献了
自由的歌词,
为了再次捍卫它,罗马,精英们
将生命奉献。

安息吧,可怜的死者。罪责的
负荷仍需我们逢迎:
永无宁日的意大利问罗马,
他们是否已把你变成拜占庭[③]。

1871 年 3 月

① 坎皮多利奥是罗马市内的七座小山丘之一,古罗马的市中心即在此山丘下,现在的罗马市政府设在此山山顶,因而此山被视为罗马市的象征。
② 罗马涅是意大利中部一地区,全名为艾米利亚-罗马涅,首府为博洛尼亚。卡尔德西生于该大区的法恩扎市。
③ 拜占庭,意为一座充满邪恶的城市。

凡　尔　赛[①]

——法兰西共和国七十九周年纪念日

那时，在凡尔赛有人[②] 宣布：
“地上所长，海上闪光，
空中飞者，均属于我。”神甫紧接着说：
“我的信徒，上帝说，你不要偷摸。”

绿色的森林，银色的清水
在湖上微笑，在花间摇曳，
你的仙女们颜如玉，
宫殿金光闪闪微风拂煦。

凡尔赛，你知道
在王国之下什么是奴役和屈辱。
“我要你的田地、女人和你的
美德。”一个男人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回答说：不。

---

① 凡尔赛为法国一城镇，凡尔赛宫是封建时代帝王的行宫。诗人的这首诗是因 1871 年法国的一些事件而写的，这些事件包括巴黎公社、巴黎被围、国王的反扑等。诗人以讥讽的口吻描写了路易十四的活动，表现了诗人的共和主义理想和反教皇精神。

② “有人”指路易十四，后面第三段“一个男人这样说”中的“一个男人”也是指路易十四。

少男少女们前来
屈辱地跪在地上，
一群怯懦者残暴地
将鹿堵在公园献给信教的国王。

他睡时，支着白白的宠妾，
手握剑柄脚抬到别人头上，
整个法国从大洋到雷诺河
都在自豪地守护着国王。

凡尔赛，于是他把一张脏床
布置成一个祭坛，
你骄傲激动，尊敬地
看着欧洲在他面前颤抖不安。

他是光荣，他是学校，他是价值，
他是武器，他是艺术，他是真理，
他是所有人的一切：他是太阳
照亮世界，人们不知不觉听凭如此。

如果上帝支持他或者
他支持上帝，他的神圣雄辩家便永不停歇：
你们的死者知道这一切，或者在塞文山脚下
他们不信他的忏悔神甫。

国王以他淫荡的目光从牛眼室[①]
看着世界，这小小的世界缩在他脚下；
上帝，他的可恶的拉皮条者，
在金屋中为国王祝福，

为瓦利埃尔[②] 贞女面纱下的
紫罗兰祝福，
为高尚的蒙特斯庞侯爵夫人[③] 胸前
雄性的玫瑰祝福，

为恩加迪[④] 的新鲜百合花祝福，
这花在曼特农夫人[⑤] 胸中孤独：
国王的微笑使忠诚的
阿龙[⑥] 的黑衣变红。

---

① 牛眼室是路易十四卧室旁一个小厅的名字。
② 瓦利埃尔(1644～1710)，路易十四的情妇，后成为修女。
③ 蒙特斯庞侯爵夫人(1641～1707)，路易十四的又一名情妇。1664 年同蒙特斯庞侯爵结婚，因而诗中说她胸前戴着“雄性的玫瑰”。次年其夫去世，同年任王后侍女。1667 年接替瓦利埃尔成为国王的情妇。1691 年后隐退到巴黎圣约瑟隐修院，后成为该院院长。
④ 恩加迪为死海边的一片绿洲。这里所说的恩加迪的百合花是指路易十四身边的那些美女们。
⑤ 曼特农夫人(1635～1719)，法国著名诗人斯卡龙的妻子。1660 年诗人去世，其妻一文不名，但很美，得奥地利王太后赠款购下曼特农城堡。路易十四结识她后十分动心，于 1675 年赐她曼特农侯爵夫人称号。1683 年，路易十四在王后去世后娶她为王后。
⑥ 阿龙为摩西的兄弟，这里指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穿黑衣，国王的一笑就能使他们兴高采烈(变红)，是对宗教的讥讽。

宫廷和城市
在长袍和黑帽间放光；
人民，在饥饿和鞭笞下分清是非；
人民奋起之日，便会摆脱死亡。

这一天到了：互不相识者，一起寻求
真理，尽管有不同的信仰，
将他们斩首：康德①、上帝
还有罗伯斯庇尔和国王。

今天两个死者② 在纪念碑上
手托头颅将怜悯呼吁，
以感情的名义，祈求，
另一个则以当局的名义。

凡尔赛面对尸首装饰的祭坛
以及昔日的宝座……
啊，仍以石块铺地支持他们，
那是图利埃里的黑色废墟。

1871 年 9 月 21 日

① 康德(1724～1804)，哲学家，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思想家。大学毕业后任教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声望日隆。1770 年发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后又发表一系列独创性著作，带来了哲学的一场革命。1790 年的《判断力批判》使批判哲学大受欢迎。但他的著作受到宗教界的非难。

② 两个死者指上帝和国王。

为走向坎皮多利奥的意大利而歌

安静，安静！月光下
是什么喧闹之声[①]？
坎皮多利奥的母鹅[②] 们安静！我是
伟大统一的意大利。

我在夜里来，因为兰扎[③] 先生
害怕阳光：
他想迈着坚定的步伐
循规蹈矩，他想让

罗马的夫人们

---

① 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在夺取罗马之后，国王迟迟不敢前往罗马，害怕得罪教皇。罗马遭受水灾后，国王不能再不去了，灾后三个月，国王才在一天夜里4点前往视察，第二天下午即离开。国王到达罗马时，按惯例，坎皮多利奥山的钟声响起，因而说“月光下是什么喧闹之声”。

② 坎皮多利奥的母鹅是个典故：以布雷诺为首的高卢人于公元前390年攻下罗马后，想在夜间偷偷攻上市内的几座山丘，而市内的居民早已撤到山上躲藏。在高卢人刚要上山时，山上的母鹅们齐声叫起来，一片惊慌，罗马市民被惊醒，齐心协力及时击退了高卢人。因此，母鹅被罗马人视为圣物，坎皮多利奥山上现在仍立有一只大母鹅的石雕。

③ 兰扎(1810～1882)，当时的首相，属右翼，奉行极为谨慎的政策，诗人以“害怕阳光”来形容他。

不要在某些门外挥动手臂[①]：
嘿，我的鹅们，不要喧哗，
不要让安托内利[②] 听到。

再喧哗些，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颂歌的创作者，
保罗[③] 强大而埃德蒙多[④] 却使
高贵的巨头忧郁。

呱，呱，呱。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叫
贝托尔迪诺修士[⑤]
还是贝尔纳尔迪诺[⑥]？他们酝酿、思考、预言，
用新式拉丁语。

啊，小公鹅，为了布雷诺[⑦] 那是徒劳，
因为已经有了警卫。好样的母鹅，

---

① 意思是国王要人们不要欢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进行这次视察。
② 安托内利(1806～1876)，主教，教皇庇护九世的国务卿。
③ 保罗指保罗·法姆希里(1827～1897)，记者，剧作家。
④ 埃德蒙多即德·亚米契斯(1846～1908)，意大利著名作家，《爱的教育》的作者。1866 年参加解放意大利的战斗，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爱国志士。退役后任军事杂志记者，这一时期的作品后结集为《军营生活》出版。
⑤ 贝托尔迪诺修士是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意大利诗人朱利奥·恺撒·克罗切(1550～1609)作品中的人物。一天，这位修士看到母鹅在一个大筐中孵卵，就把鹅赶跑，自己跳到筐里去孵，上去即把卵压碎。
⑥ 贝尔纳尔迪诺·赞德里尼(1839～1879)，意大利作家，海涅作品翻译家。
⑦ 布雷诺，指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人。

我聪明细心，当他走时
我已进来。

是的，是的，我背着轻骑兵的背袋[①]
拍着手
昨天在图尔科斯：今天我的庄重的孩子们
是枪骑兵的穿戴。

头戴小帽，或者钢盔[②]，总是
跪在地上：但狡诈敏捷，
清除崇拜的灰尘
以开始另一场膜拜。

我用我的吻
将罗马女儿的玉体亲吻，
塔形王冠[③] 倒在泥泞之中
另外还有低首向下的星星。

为了集中这些不幸与烦恼，
别人让我这样做
特洛伊的旧遗产

① 意思是听从法国人的命令，下句的“昨天在图尔科斯”，也是指法国步兵，即法国步兵的阿尔及尔兵团。

② 头戴小帽是说当了法国士兵，因他们戴的是小帽；而钢盔则是指普鲁士士兵，因为他们戴的是钢盔。

③ 塔形王冠暗指意大利，因意大利王冠上有带塔的城墙图案。

我可以去修补。

所有的一切，一点点
在慢慢耗逝：
血不是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这样教育我。

现在，你们给伟大的母亲① 让路，
母鹅们，我要去坎皮多利奥。
我要让克里斯托弗神甫②
做罗马的公民；我要

抓住道义的衣服，它十分强大，
然后我要表示顺从，
母鹅们，我要忍受苦难至死，
为了拯救我自己。

我要忍受天皇和喇嘛③，
私生子的婚床
和摇篮，以及有限的面包，

---

① 伟大的母亲指统一的意大利。

② 克里斯托弗神甫是曼佐尼代表作《约婚夫妇》中的人物，这里代表听命于强大势力者的人物。

③ 天皇和喇嘛是指日本的天皇和我国西藏的喇嘛，分别代表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

还有《范福兰》[①] 的讥笑。

我要安逸要尽可能地留住
恰尔迪尼[②] 的光荣，
唱博希里尼[③] 的沙特恩
黄金时代[④] 的田园歌；

我要挽回我那
曼佐尼式的屈辱，
我要扮演戴德蒙多
军事首领的要职，

为的是不使全国空自傲慢。保罗·法姆希里的
颂歌，海滨伟大的
沃尔泰，对我的脊柱来说
都太幽默：

我的文盲们，只能

---

① 《范福兰》是一份观点温和的报纸，1870 年在佛罗伦萨创刊，后成为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

② 恰尔迪尼(1811～1892)，意大利著名将军，在统一运动中参加多次战斗，战功甚丰。后同加里波第的军队作过战。

③ 博希里尼(1804～1882)，热那亚金融家，国家银行行长。他主张投入资金，建立工业，使国家很快富起来。

④ 沙特恩的黄金时代指平等、普遍富裕和永久和平的时代。沙特恩也译萨图尔努斯，古罗马播种之神，被认为是意大利最古的国王，将农业和葡萄种植引入意大利，因而成为黄金时代的代名词或同义语。

阅读简简单单的东西
他们更喜欢
比同类更简洁的语句。

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位大臣换上
又一位大臣,我撤换中右内阁
换成中左内阁,
就这样艰难地苦熬生活:

直到有一天,在月末,
塞拉一脚踢翻箱子①,
将我的骨骼
零星售给英国考古学者。

1871 年 11 月 12 日

朱塞佩·马志尼②

海岸边干燥的礁石上
耸立着的是热那亚,那是巨大的
大理石建筑,在蜕化的时日高高耸立,时代

① 箱子在意文中也可以是藏钱柜,这里是指国库。塞拉(1827～1884),意大利政治家,当时任财政部长,为振兴经济和削减赤字大力征税。

②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三杰之一。生于热那亚,年轻时参加烧炭党,被捕,后被流放。建立"青年意大利",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斗争。诗中提到哥伦布,因为他发现新大陆,马志尼则为"新意大利"而斗争。

波涛汹涌，它雄伟、严肃，一动不动地耸立。

就在那些礁石旁，幼小的哥伦布
看到了海外的新世界，
在晚霞映照的天空下
他以格拉古① 的心和但丁的思想张望。

第三个意大利②；带着固定的光
通过公墓走向您，
一个死去的人站在他身后。

古老的流亡者，在温和清明的天空
现在抬起已不会笑的脸，
“你孤独，”一边这样想，“你是理想，你代表真实。”

1872 年 2 月 11 日

① 格拉古(公元前 162～前 133)，罗马政治家，曾被选为执政官，为制定农业等法律进行过艰苦努力，后为保护平民而牺牲。

② 第三个意大利即新意大利，第一个为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第二个是作为天主教世界中心的意大利。

致意大利的海涅①

当高兴或激动之时，
海涅降临
摇着金色的鬈发
将他的诗抛给德国人，

颂歌的激愤和优雅
疯狂凶暴和纯朴
像一束箭从他
神经质的手里投出。

他的思想的阴影，死亡的阴影，
在轰响中起爆，
手持斧头敲各个门
同时喊着："时刻已到，时刻已到！"

上帝也在微笑
从激愤的诗人美丽的脸上倾听，

---

① 这是诗人讽刺贝尔纳尔迪诺·赞德里尼的一首诗。赞德里尼翻译了很多海涅的诗，因而被卡尔杜齐称为"意大利的海涅"。卡尔杜齐对他的翻译极不满意，因而对他进行讽刺。

托尔[①],他问,挥动着大斧,
“我来砍,还是让我儿子来砍平?”

在不朽的颂歌声中
旧教堂的丛林
劈劈啪啪响着倒下
带着教堂尖顶和众圣人:

在起伏的教堂顶上,每个
钟楼倒下都要为死者再响一声,
卡洛一世[②] 心惊胆战
亚琛毛毯裹在身。

当你们拨动,啊,多么微弱,
高雅的吉他,
我可爱故乡[③] 的
所有大厅[④] 一起欢腾。

民歌,整齐的怪诞的,
不合语法的

① 托尔是神话中的雷电之神。
② 卡洛一世(742~814),773~774 年征服意大利。799 年由教皇宣布为皇帝,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在这里被当做封建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象征。
③ 可爱的故乡即意大利。
④ 所有大厅指意大利的阿卡狄亚学会,即当时盲目崇拜赞德里尼译诗的那些假学究们集会之所。诗人将那些假学究比做羊,只知追求“淫荡的爱”。

布尔乔亚式，使奶凝
使凝乳颤动。

啊，像你们的羊叫一样神秘，
初春的道路
令人迷惘！ 啊，山羊，去草地，去牧场！
啊，小羔羊，快去吃草，快去吃草！

黄的石竹花和紫罗兰
向你们好客地微笑：
啊，饕餮者，开花的卷心菜
不是更使你们开胃？

吃草，反刍，午休，
对牧羊人咩咩叫；
如果你们可能，那些坚硬的羊角
只是为了你们的淫荡的爱。

以两句双关语，然后是愚蠢的嘴脸，
啊，祝福你们！
跑到克洛埃① 膝上去吧，如果不讨厌
已阉的羊肉的臭味。

1872 年 6 月

① 克洛埃是诗人虚拟的一个人物，指崇拜赞德里尼的假学究。

神圣的亨利第五

当树叶落下，当候鸟起飞，
墓上开的花是墓碑。

亨利第五这位灰发皇太子跨上马鞍，
为了神圣的巴黎骄傲地跨上马鞍。

所有的追随者，修道院长和贵族们同他在一起：
多么亮丽的色彩，盔饰和旌旗！

亨利跨上一匹白马[①]，旁边是他的白色旌旗，
覆盖着圣路易[②] 战场上的死者和勇敢的巴亚尔多[③]。

国王万岁！但是，法兰西的天空不懂这种神圣的标志；
丝绸旗子害羞地裹着木杆毫无生气。

在金色的百合花之上这天空更显寒冷灰暗：
树木像骷髅一动不动地观看；

---

① 白马是指亨利第五的祖先亨利四世的那匹马，后者于 1594 年骑着他的白马庄严地进入巴黎。

② 圣路易(1214～1270)，两次组织十字军远征的国王。

③ 巴亚尔多(1473～1524)，弗朗切斯科一世的摄政王。

鸟儿不唱,不叫,悲伤忧郁,
像累坏的箭在旗杆和头盔间扭曲。

国王万岁! 但是,欢乐的歌被鼓声淹没留在嗓子里,
嗓子嘶哑歌词冻结在嘴里。

声音嘶哑;临终的吃力喘息,
像是从一群高兴的士兵胸中传出。

云的阴影在弥漫,在大地上伸展,
湿的黑影将随从们包围锁闭。

骑士们催马,马匹扭动跳跃:
蹄子刨地响着但不再是马蹄踏石的声音。

空气沉闷;这些马匹和人
像被吸进无边的梦的铅灰色中,

在这沉闷的铅灰色中奔袭又蹒跚而行
打着死气沉沉的旌旗进入圣迪奥尼吉①。

国王万岁! 这声音从教堂的地下室② 传来,
这欢呼声像一致的呼声:

---

① 圣迪奥尼吉为巴黎的一个著名修道院,王室墓地。
② "教堂的地下室"指王室墓地。

这呼声从共和国掘出的白骨[①] 中传出
烟云正在形成，而从外边

出现一群幽灵：妇女、儿童、老人、
伯爵、主教、侯爵、公爵、僧侣和杂种；

所有同一血统的亲王：砍头的、割颈的、碎尸的，
用古怪图案的披肩裹着。

像细白象牙似的头盖骨中
一丝蓝火照着眼圈。

只有一个白色的羽帽在跳舞，被一个残肢挥舞着，
只有他在前进；

只有一个胫骨在跳着小步舞；
只有一个颌骨含着隐约的一丝微笑。

突然这堆可恶的骨骼
吱嘎作响散开来飞向空中；

一些黄色的百合花围着王室军旗
蹒跚地跳起圆圈舞，

① 1793 年，雅各宾派将王室墓掘开，将尸骨抛撒，十多年后才重新修好。

金色的百合花围着王室军旗
呼啸嘟哝唱起如下合唱：

“这白发太子来吧，
来到波旁死也不曾修起或住过的住所。

我们要从新桥① 走过。来吧，来实现他的誓言：
巴黎一举就可征服，

在大理石中麻木的人好像也可听到和感到
热情的枪击和耶稣会士手中冰块的寒冷②。

我们奔向巴黎圣母院。机枪手和红衣主教
留下三个主教搜集他们的梦。

手里端着黄金的洒圣水器庄严地站在门口
那便是在六月街道上洒下鲜血的人。

跪在一边要讲祝词
那便是一个在神甫的手里献祭的死者。

① 新桥为亨利四世所建，现为巴黎最古老的桥之一，桥头有亨利四世的塑像。
② 亨利四世 1610 年被一个名叫拉维拉克的人杀死，据说是耶稣会士怂恿他干的，因此诗中有“耶稣会士手中冰块的寒冷”之说。

为圣路易之子的王冠祝福
那便是在巴黎公社枪弹下站立的那个人。

这都是可悲的事。至今你父亲(是高贵的雅各宾派)
在剧场包厢里在小提琴声中死去。

乐队的声音敌不过现实的混乱，
基督在化装舞会中升天。

我们这些波旁的群魔要同这场剧竞争：
在那个舞台(你上去了，再见吧)唱起来，啊国王，你的
传奇①。”

可卫队就这样在灰色的天空下大声嘲笑。
但亨利第五跨上马坚定地走向大门。

城堡主人手持金盆② 来到巴黎的大门
将金钥匙奉献。

他不看，不打招呼，不前进：
古老的烦怨传遍他的四肢。

---

① 亨利第五是遗腹子，保皇派认为是天意，以继承王位，复辟王朝，因此说“你的传奇”。

② 金盆是象征性地盛放巴黎城门钥匙的盆，用以奉献给国王。

他抬起头，神色肃穆，但没有骄傲：
一丝细小的血流在他脖子上流动。

没有命令，国王没有向他的追随者发号施令：
这不是圣路易的臣民，不是圣米凯莱的臣民。

亨利走过，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国王；
在大队随从中穿过：每个人都在看，但没有一个人听从。

亨利已跨上马镫；但不肯做出尊崇的表示，
一直向前，脖子高抬从水盆上跃起。

“我的侄子来吧，我家族的最后一人！
我给你的这些钥匙是锁巴士底狱的铁链。

我是在庙中锤炼。”他低头奉献
奉献者的头在水盆中滚动；

路易的头带着不动的眼
奄奄一息在盆中看着亨利五世。

1874 年 10 月

同树的对话

你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伴着
带树影的平地,啊,沉思的橡树,我不再爱你,
然后将温顺的树枝
让位给城里疯狂的破坏者。

不结果的月桂树,对你,我也不欣赏或渴望,
多么做作多么有害,你的绿色和无敌的
高傲永驻在贫乏的冬季
或者像面对罗马皇帝们的秃顶。

葡萄树,我爱你,你在褐色的石头之间
枝叶茂盛欢笑不已,我更喜欢你的成熟期。
你是生活的被遗忘的智者。

但杉树更荣耀:它们在四面石头中,
这石头像光洁的石棺,关着它们的细干,
那是我不安的思绪和无用的愿望。

1873 年 2 月 13 日

牛

我爱你,啊忠诚的牛;你性情温顺,
向我的心底注入和平和朝气,
啊,多么庄严像一座纪念碑,
你望着开阔富饶的田地。

啊,你高兴地钻向牛轭
让人的劳作轻松;
他催你鞭你,你的回答
仍是眼含沉静脚步慢而沉着。

宽大湿润的黑鼻孔里喘着粗气
那是你的灵魂,像一首欢快的歌曲
晴空里一声吼叫慢慢消失;

庄重的蓝色大眼含着质朴温顺
映出广袤安静
绿色田野的神圣。

1872 年 11 月 23 日

夭　　折[①]

啊,你睡在开满鲜花的
托斯卡纳山冈,旁边睡着父亲;
在坟边青青绿草中
你没有听到嘤嘤的哭声?

那是我的孩子,敲着
你那孤寂的门:以伟人和圣人将你称呼
他的生命也已结束,啊我的兄弟,
你也感到痛苦。

啊,不[②]! 他在花坛间嬉戏,
微笑的脸如碧玉
阴影笼罩,面对寒冷和孤寂。

你们的彼岸不会容他。啊他轻轻睡下
你坐下来迎他,可他对着温暖的太阳
抬起头呼唤妈妈。

1870 年 11 月 9 日

① 诗人的儿子但丁刚三岁便于 1870 年 9 月 9 日去世,这首诗为此而作。
② 诗人是说他的孩子不会去找他死去的兄弟,即不再敲"你那孤寂的门"。

菲耶索莱镇①

在俯视菲耶索莱的要塞，
现在西拉的城市② 繁荣发达，
清清的阿尔诺河像是一动不动，铃声
唤起方济各修士们迟缓的步伐。

城墙上，在埃特鲁斯卡石墙的缺口
蜥蜴的眼睛一动不动，
稀疏的柏树林在微风中
发出声响，寂静的黄昏闪着亮光。

但从平地到半月形的山冈，
轻快的钟声飘荡，活像
成千上万意大利人振奋激荡。

啊，米诺③，你的大理石便是大自然，
鬈发的孩子们向大自然
微笑，你是永恒的少女和母亲。

1886 年 4 月 29 日于博洛尼亚

---

① 菲耶索莱镇是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市镇。1870 年 3 月诗人到此访问过。

② 西拉的城市即佛罗伦萨。古代西拉在屯兵，后发展成佛罗伦萨。

③ 米诺(1431～1484)，菲耶索莱镇的雕刻家。后文的大理石指其雕塑作品。

天使们的圣母玛利亚

弗朗切斯科修士,这空气
拥抱维尼奥拉[①] 漂亮的圆穹,
双手在那里痛苦地画十字,
你赤裸着孤独地躺在地上!

炎热的七月里爱情之歌飞扬
在劳作者的田野上。啊,多么美的翁布里亚[②] 之歌
歌词用的是你的话语,
翁布里亚天空使我看到了你的脸!

在多山的村庄的地平线上,
在温和孤寂的高高的辉煌中,
各家门口是你的天堂,

我看到你直立着伸出双手
向着上帝歌唱:"赞美你,主啊,
为我们肉身的姐妹而死!"

1886 年 5 月 27～29 日

① 维尼奥拉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一个镇。此诗写诗人 1877 年 7 月前往阿西西市的感受,那儿是圣弗朗切斯科的故乡。
② 翁布里亚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区,首府为佩鲁贾市。

梦　　景

太阳迟迟挂在冬日天空
白雾渐渐占了上风，
重新种上的休耕地显出温柔的绿色
在闪烁的阳光下笑个不停。

庄严美丽的波河之浪在流逝，
明乔河① 的白浪在流逝：
沉思的灵魂向理想
展开梦的白翅。

宁静美丽的仙女的光辉
亲切地驻在心间
面对初始年代，

没有记忆，没有痛苦，
像一个绿色的岛，一种遥远的
平静走进来。

1883 年 2 月 1 日于维罗纳

① 明乔河是意大利北部山区的一条河，注入波河。

史诗时刻

再见吧富饶的博洛尼亚[①]！你们
这些开阔起伏平地的黑色大麻；
你们排着长长的队
夏日傍晚杨树在风中摇动！

这就是史诗的费拉拉[②]。巨大的
建筑和城堞高兴地耸立着，
映照着飞奔的金色花朵，
波河的银浪拍打着两岸唱着欢歌。

啊，大地上那些孤零零的堤，
埃莉娅迪[③] 在那里哭泣；这黑暗
涌向你们，我并不抱憾。

这史诗般的阴影袭向我
它的红翅展开，不死的
幻想像太阳在我心田重燃。

1878 年 7 月 23～26 日

① 博洛尼亚是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首府，中部重要城市。
② 费拉拉是艾米利亚-罗马涅下属费拉拉省的首府。因阿里奥斯托、塔索等著名诗人均在费拉拉的埃斯泰宫廷工作过，所以称为“史诗的”城市。
③ 埃莉娅迪是神话中太阳的女儿，其妹掉进波河，因而痛哭不止，变为杨树。

途经托斯卡纳的玛雷玛[①]

可爱的地方,我曾在那里
恰如其分地穿着长袍唱着高傲的歌
内心痛恨那里但爱从未泯灭,
现在终于又见到了你,我的心在激烈地跳。

我清楚地认出你的憔悴的面容
眼神在笑与哭之间犹豫,
我追寻着这些梦,
那是年轻的魅力之后的痕迹。

啊,我所爱者,我所梦者,均已无益;
一切总在运动中,永无终极;
明天我将倒下。但在遥远的天际。

你的山冈对着心平静述说,
山头是变幻的云,山下是绿色的原野,
早晨的细雨带着笑意。

1885 年 4 月 21 日

① 据说这是诗人乘火车途经少年时代住过的玛雷玛时写的一首诗。

古老的挽歌

你那娇嫩的手
极力伸向树一棵[①]，
那是绿色的石榴树
开着鲜红的花朵，

在那孤寂的花园里
刚刚又抹上一层新绿，
六月又使它
恢复了光和温煦。

你，我那受尽摧残的
枯木之花，
你，我那无用的生命的
最后一朵特殊的花[②]，

你在冰冷的土地里，
你在黑暗的土地里；

① 指诗人在博洛尼亚的住房窗前那棵石榴树。这首诗也像《夭折》一样，是为纪念死去的儿子但丁而作。

② 诗人在这一时期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把我的幸福、希望和未来全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太阳不能再使你欢愉
爱也无法唤回你。

1871 年 6 月

思　乡

云朵之间是一片深蓝，
湿漉漉的黑云翻卷；
风暴隆隆袭来，
越过亚平宁山。
啊，如果这巨大的旋风
刮向北方，
我希望把思念的信息
带给托斯卡纳美丽的地方！

那里使我魂绕梦牵，
但不是因为亲朋好友的心和脸：
在明媚阳光下向我微笑的人
现在已是智者或者已经盖棺。
唤起我去那里的愿望
既非思念葡萄也非橄榄：
我要奔向令人高兴的山冈
肥沃富饶的山冈。

我的城市的功绩

是那些美丽的歌曲①，
我要奔去：那是靠在大理石②
阳台上的闲谈！
那里很少有树影遮掩
只有些不幸的人，在平地
立些阴郁的软木，
马匹匆匆奔去。

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鲜花，
但那是我可悲的春天，
我的思绪随着雷鸣电闪
再回到那片天地之间：
我在那黑暗的天空翱翔，
我的祖国在观望，
然后一声响雷使我跌入
那些山谷的海洋。

1874 年(1871 年?)9 月 8～9 日

圣 马 蒂 诺③

白雾笼罩耸立的山冈

① 指那些歌颂托斯卡纳地区各城市光辉历史的歌曲及其他艺术作品。
② 大理石暗指托斯卡纳地区丰富的文物古迹。
③ 圣马蒂诺是意大利北方一小镇。

咸咸的毛毛细雨飘下来，
在呼啸的西北风中
海上一片雪白；

但是在乡村的街道上
从冒着热气的木桶中
传出浓烈的酒味，
令人心醉。

一串烤肉围着点燃的劈柴旋转
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
猎人吹着口哨
在门口欣赏

红云间
一群黑鸟，
像流亡的思想，
在黄昏中到处游逛。

1883 年 12 月 8 日

古希腊之春(节译)

二　陶立克式

美丽的岛屿你可知道，爱奥尼亚海

将最后的热吻送给海岸，
伽拉忒亚[①] 生活在平静的海里，
而阿喀斯[②] 生活在山上？
埃里切[③] 最忧郁的古希腊人，
阿佛洛狄忒[④] 在那里永远笑个不停而且在学习，
她因这祝福的海岸
充满激烈的爱。

热烈的爱情，啊爱情，山冈平地充满爱意，
当埃内亚给你甜蜜的地狱
母爱的眼里含着泪水
带着沟边的花归来。

爱情啊爱情，海水这样絮语；阿尔甫斯[⑤]

---

① 伽拉忒亚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海中仙女。她爱上阿喀斯，但因爱她而单相思的波吕斐摩斯却极力追求她，出于嫉妒向阿喀斯投掷巨石，阿喀斯被砸死后鲜血化成一条河，河水流入大海，于是伽拉忒亚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

② 阿喀斯是神话传说中的西西里牧人，他爱海中女神伽拉忒亚，被砸死后血流成河入海，达其心愿。

③ 埃里切是西西里岛的一座山。

④ 阿佛洛狄忒是希腊神话中人物，为丰饶女神之一，以后的传说又说她是肉欲爱情和恋爱女神。她的固定标志是一条隐含着神奇魅力的宝带，所以女子结婚时常把织成的一条带子献给她。

⑤ 阿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他钟情于海中女神之一的阿瑞图萨，后者为了摆脱他而化成一股泉水，而他则变成一条河与泉汇流到一起。

在绿色的婚床中呼叫阿瑞图萨①，
这著名的拥抱融和为一体
其回声是意大利的缪斯②。

爱情啊，爱情，城里
唱着诗人的歌，
一群妇女来到陶立克柱廊旁的市场
带着齐特拉琴和鲜花。

我问高塔
这不是锡拉库扎③ 或阿格里琴托④：这天边的
特拜⑤ 之歌以及百棵棕榈
遮住王宫。

美丽的内布罗迪山⑥ 上
孤寂的松树装饰它的山谷，
那里牧羊人达福尼⑦

① 阿瑞图萨是希腊神话中海中仙女之一。
② 意为来自希腊的阿尔甫斯同来自西西里的阿瑞图萨结合产生了意大利的诗。
③ 锡拉库扎是西西里岛一城市，是该岛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④ 阿格里琴托是西西里岛一城市，市郊的“庙宇谷”十分出名，有很多古希腊庙宇遗迹。
⑤ 特拜是希腊古城，公元前 14 世纪即形成居住中心，公元前 146 年被罗马人征服。
⑥ 内布罗迪山在西西里岛，最高峰为索罗峰，高 1847 米。
⑦ 达福尼是西西里传说中的牧人，传说中牧歌的发明人。

在泉水间谈论圣歌?

“啊,国王站在佩洛佩[①] 的地盘,
我希望我不会这样,啊伟大的天才们,
伟大的一对,我不要这么巧的脚去飞
去战胜风!

我要站在悬崖柱石旁歌唱,
你的手臂间是西西里,
远处的海上可以
看到白色的羊群。”

幸福的陶立克青年弹琴歌唱,
夜莺住口不出声。在这海滨,
啊,在贝娅特里切美丽纱巾中
是希腊人的灵魂,

在诗中使你陶醉;在乡间
正午的寂静中,
天空、大海和四周,
一切感觉沉默逃遁。

我将为你在向阳山坡上醒来,

---

① 佩洛佩是希腊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其父将他切为碎块敬献给众神,以使他无所不知。

金发的护树女神[①] 轻轻抬起脚
欣赏你的外形
荷马的古老神力。

其他的神死去:希腊的神
不知为何衰落;他们在母亲怀抱和花丛中
睡去,在山下、河流以及
永恒的大海之上。

面对基督严肃如石
他们的美如纯洁的花:
在诗中,啊莉娜,在诗的阳光下
是他们的青春年华;

如果召唤一个美女
他们的脸令人迷恋或者如诗人的心,
对神圣的自然他们面对微笑
兴高采烈。

于是护树女神跳起舞,"芳龄几何?"
山岳女神[②] 们问,"谁给你这么美的人?
你从哪里来到我们街区,

① 护树女神是希腊神话中司保护树木之职的仙女。
② 山岳女神是希腊神话中掌管山岳的女神,也按山取名,如喀泰戎山女神、珀利阿得斯姐妹等。

可爱的姐妹？

你神秘地坐在
眼的星云之间。也许奇普里尼亚伤害了你？
阿佛洛狄忒是凶暴的神
她厌恶美丽。

在你们之间只有埃莱娜①
把忘忧药灌给英雄们；
但我们知道在大地怀抱中
有多少神秘的东西。

我们将为你搜集神秘的香膏，
它的眼泪将变为生命，
硕大的珍珠成为人们的
纯洁的安菲特里忒②。

我们将为你搜集有生命的花，
那是高兴的行家是忧虑的行家：
过去的爱情故事
他们会再讲给你；

他们会给你讲玫瑰的痛苦，

① 埃莱娜是希腊神话中缪斯之女。
② 安菲特里忒是希腊神话中的海洋的统治者。

它希望到你美丽的胸前却未能如愿，
在你的头发间，高贵的
白人姐妹高声歌唱。

然后我们在闪光的
紫晶和晶体间将你引出，
在那里锤炼
永恒的舞蹈的外形和要素。

我们将跳入河中，
那里有水泽女神悦耳的天鹅鸣叫声集中：
水面上闪着银白的光
活像美丽的月亮。

我们把你捧上天
宙斯，父亲，更欣赏，
那里阿波罗在众神间
弹着琴。

那里，集中到芬芳的大厅，
我们让你同伊拉① 结合，
在寒冷的冬季，在死的阴影下
我们使伊拉陶醉。”

---

① 伊拉是传说中的米西亚国王。

啊，自从你们的时代过去，
痛苦便降临大地摇篮！
这爱的光芒不要妒忌我，
希腊的年轻姑娘们。

无名的关怀刺痛美丽的胸怀
我将用阿斯克雷亚的蜜去擦，
我将同特拉的琴弦去睡
如果我是阿尔切奥[①]。

亲爱的人的精灵也令人感到亲切，
我愿闪电照耀他的歌，
众神之花的柔软长尾
包围着他，

风信子花依傍他的手臂
我的月桂保护它的树枝，
我低头心中默念：
“亲爱的夫人，我爱您。”

1872 年 4 月 10～18 日

① 阿尔切奥是古希腊诗人，约生活于公元前 6 世纪，曾为反对独裁而斗争，后被流放。

玛雷玛[①] 的牧歌

红色的新房充满四月的春光，
啊，金发碧眼的玛丽亚
你依然在笑，笑得心花怒放；

啊，我的第一个心上人，
时光如梭，你心中的冲动已冷静，
好一颗冷酷的心，但我依然视你如真金。

请问你在哪里？你不曾有婚礼和叹息，
你不曾有过去，陌生的乡村
欢迎你这兴高采烈的母亲和新媳妇。

多么勇敢，多么强壮，
面纱也难束缚，
面对高兴的丈夫答应满足他的愿望。

结结实实的儿子吮吸你的乳房，
现在，你大胆的目光
肯定在寻找桀骜的骏马逞狂。

---

① 玛雷玛是托斯卡纳大区内的一大片冲积平原，当地人以养牛和马为主业。

啊，姑娘，你多么美丽而年轻，
你手持花冠放在前胸
步履轻盈款款而行。

含笑的眼中，野火在欢跳，
高而苗条
大大的蓝眼睛向你微笑！

那蓝色的眼睛笑意盈盈，
我如静静的矢车菊开在黄花或麦穗之间，
更像插在金色头发之间；在你面前

是漫无边际的夏天，四下里赤日炎炎，
欢笑的阳光洒在绿树间，
石榴咧嘴向着太阳，红光闪闪。

在你经过时，为了你这位女神，
漂亮的孔雀也要开屏，
尾上花斑之眼对着你，孔雀叫个不停。

啊，在此之后我的生活多么悲戚，
经历多少黑暗时日和阴郁！
金发碧眼的玛丽亚，我真该娶你。

最好追随你不怕孤寂去寻觅，
矮树丛中一头头乳牛，

星星点点抬头张望。

在这小诗之后涌出多少汗滴！
最好统统忘却，不去回忆，
这宇宙万物间无边的神秘！

现在，顽固、冰冷的苦恼
穿过我的脑际，使我痛苦无比，
我写下这神秘的思绪，好表达这痛苦的心绪。

这真实的心意使肌骨消融，
另外的原因是这可恶的文明，
使我愤怒地挣扎扭动。

啊，迎风絮语的柳树
排成多么长的一行！啊，在明媚的阳光下，
教堂前空地上美丽的树影扶疏。

坐在乡村的长椅上欣赏耕过的土地
山冈已被染绿
大海像纱巾，圣地就在那里！

啊，大家在听故事
在安静的正午，而在凉意习习的傍晚
大家围在炉边多甜蜜！

啊,多么光荣,向孩子们讲那
过去的勇敢故事,汗流浃背的追猎
以及危险的包抄

用手指指着仰面朝天的野猪
它的身上有深深的伤口,
那是唱着歌追到的猎物。

那真是意大利的怯懦者和特里索廷[①]。

1867 年(1872 年?)4 月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太阳[②] 温和亲切;帮助劳作的人
使他们的心灵欢乐:
金色的庄稼为它激动地低下头
召唤镰刀来收割。

它在高处向犁微笑
犁在湿润的黑土块间闪光,
而此时,耕牛慢慢在耕过的

① 莫里哀剧中的人物,是一名雄心勃勃的诗人。
② 太阳在这首诗中代表古典主义,后面的月亮则代表浪漫主义。这首诗清楚地表明了诗人对这两种风格的态度。

土地上徜徉。

在葡萄叶的面纱下
一串串红红的葡萄像镀了一层金光，
为秋华而醉的人唱着最后的歌
同时带着欢笑。

在城市黑色的屋顶间
它的光偏向一旁，
偏向一个姑娘
小伙子们白天劳作时把她遗忘。

那是一支春天的歌
这歌使她产生爱情；她的心
在激动地跳动，歌和她的心，
像云雀，在阳光里飞翔。

但是，月亮你享受着这美好时光，
你的光照着废墟和墓地；
你在奇妙的运行中成熟
你既不知花朵也不知果实。

在饥馑于黑暗中沉睡的地方，
你穿过高高的窗口射进
并将它唤醒，这令人感到寒冷
而你在想着明晨。

在哥特式建筑的尖顶
你装饰着牛奶似的柔情，
向游手好闲的诗人
向多余的爱卖弄风情。

然后你又来到公墓：在这里
你的光显得壮丽但疲惫，
同那些闪着白色寒光的
胫骨和颅骨比美。

我恨你那愚蠢的圆脸，
生硬疲惫而又庸俗，
像淫僧一样淫荡而不育，
像个徒有其美的女信徒。

1869 年 9 月

月 的 报 复

确实是你，是你，当黑夜
慢慢将梦带入你的摇篮，
白色的月亮肯定会望着你，
白白的少女。

女神降临你

深入你疲倦的宁静从容,用冷的吻
低向你的脸:“啊,白色的少女,”
它说,“我喜欢你。”

面对你富有魅力的目光,我的灵魂
已被它淹没,一片亲切,
它的月儿在摇曳中
深入四月的绿夜。

五月茂盛树叶间的夜莺
在向你哀诉,
当密林泛出芳香
银纱如雾遮住它的光;

雪白的柔情闪闪烁烁,她抱着红臂
对奥罗拉① 微笑,
美人传播你那
美丽的容颜:

那里有你令人亲切的眼睛,从那里
深深闪出你的所爱和喜好,
在那向世界微笑的美好时代
我祈求和平:

① 奥罗拉是罗马神话中的晨光女神。

为你的笑而和平，我灵魂深处
沉睡的欢乐因而如花似锦，
大自然的灵魂
允我以万种风情。

啊，我那玉色的美
吮吸我的灵魂，生活的意义
使我迷惘；尽管从中涌来一阵
古怪、无限的柔情：

像夏季月下行走的男人，
在平地絮语的绿树之间行进；
在梦幻般的光中
远远近近的海岸充满激情。

他感到无名的爱的愿望，
一种缓慢的甜蜜沉向心中
他想沉浸在寂静的晨光中
慢慢消融。

1873 年 2～3 月

在圣圭多镇[①] 前

两行朴实挺拔的柏树
由博尔盖[②] 到圣圭多，
像一群年轻人
跳到面前望着我。

它们认出我来："你回来了。"
它们俯身向我低语：
"你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住下来？
这里的傍晚凉爽，这里的生活你该记得清晰。

啊，坐到我们芳香的阴影中
海上吹来凉爽的西北风。
我们不再为你用石头打我们
而激愤：现在我们早已不疼！

我们仍将夜莺的巢高高举起：
你为什么匆匆离去？
傍晚麻雀仍围着我们
飞来飞去。啊，请你留在这里！"

---

① 圣圭多镇是里窝那省一小镇，在第勒尼安海边。
② 博尔盖也是一小镇，在圣圭多镇北十几公里处。

“漂亮的柏树，我的柏树，
我青春年华的忠实朋友我永远把你们记挂，
我多么愿意留在你们身边，”
我望着它们回答，“我多么愿意留下！

但是，我的柏树，请不要生我的气：
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已不是那个时辰。
正如你们所知！……好了，不必多说了，
今天我已是一个名人。

我会读希腊文和拉丁文，
我在写呀写呀，我还有其他很多本领；
我的柏树，我已不是个淘气鬼，
特别是我不会再用石块向你们投扔。”

高高的柏树挺立不动。它们像在窃窃私语，
树梢因怀疑而摇晃，
落日也像带着会心的微笑
在暗绿和晚霞之间放着光芒。

这就是说柏树和太阳一致
对我均十分怜悯，
窃窃私语很快变成这样一句话：
“好，我们懂了：你是个可怜的人。

我们清楚地知道,风也这样说过
风传达了人们的叹息,
永恒的争议在你胸中燃烧,
你无法明白也无法使它缓和。

你可以向橡树和我们叙述
你们人类的痛苦和你们的忧伤。
你看大海多么平静而又蔚蓝,
落日又多么欢乐地落到海上!

这黄昏充满欢畅,
啁啾的麻雀多奔放!
夜里还有夜莺歌唱:
留下来吧,邪恶的幽灵不要随你游逛;

邪恶的幽灵来自你们心底的黑洞,
你们的心充满思虑,
这幽灵像你们墓中朽木之火
照着过往行人。

留下来吧;明天中午
大橡树留下阴影时,
马匹在橡树周围蹭来蹭去,
平地上一切清新静谧。

我们这些柏树将向你齐唱,

这歌声在天地间永不消失：
仙女们从那些榆树间出来，
用她们的面纱给你带来微风习习。

这时永恒的潘① 孤立于山岩，
荒凉的景色
也不复存在，神秘和谐
把你的争执、死亡和担忧淹没。”

“我，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蒂蒂②
在等我，”我回答说，“你们不要生我的气。
这便是蒂蒂，像个麻雀，
但没有羽毛做她的外衣。

它只吃柏树的浆果；
我也并不是一个曼佐尼③ 派，
他取出白肉以为报酬。
再见吧，柏树！ 再见吧，我的甜蜜的景色！”

---

① 潘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和丛林女神。她被说成一位快乐的神，常在群山和森林中与神女们跳舞，但又不喜欢别人打搅她，令那些扰她清静的人感到恐惧。这里是指大自然。

② 蒂蒂是诗人对他的女儿莉贝尔塔的爱称，这时她刚两岁。

③ 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代表作为历史小说《约婚夫妇》。但卡尔杜齐对曼佐尼的创作并不赞赏。

“那么你想让我们到你祖母的坟上
说些什么?”
它们飞走了,像一支黑色的队伍
叽叽喳喳地匆匆飞走了。

在土丘顶上,是墓地,
通向墓地的路旁柏树翠绿,
路显得宽敞、庄重,绿树像穿着黑衣,
我觉得奶奶露奇娅似乎站在那里:

露奇娅太太,从她嘴里,
在波浪般的洁白头发之间,
流出托斯卡纳的故事,表面显得死板,
却如丑角们用曼佐尼的方式在表演,

悦耳地流出,带着我心中的
维尔西利亚① 特有的忧郁,
像从十四世纪的道德诗中流出
充满力量和甜蜜。

啊,祖母,啊,祖母! 我的儿时
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请再讲吧我急不可耐,
把你的故事再讲给我这个聪明的大人,
他在寻找对你失去的爱!

---

① 维尔西利亚是托斯卡纳西北部山区。诗人的祖母露奇娅出生在那里。

“为了找你，
路途漫漫我手扶拐杖；
我磨破铁鞋七双，
我磨坏七根拐杖。

我流满七坛眼泪，
漫长的七年，是苦涩的泪的七年：
你在我的失望的呼叫声中安息，
鸡在叫，你却并不想醒来站起。”

多么好啊，祖母，这故事
仍然这么真实！果真如此。
多少年来
你早晚徒劳寻找的，也许就在这里，

在那些柏树下，我并不希望如此，
我不愿就在那里：
祖母，也许，在你的墓地，
那些柏树之间就是安息之地。

在我这样在心中痛哭之时，
蒸汽机车喘着粗气离去；
像一群优雅的马驹
嘶鸣着在噪音中奔去。

然而,有一头灰驴在啃吃
红而深蓝的刺菜蓟,多么令人不舒服:
那么难听也不值得一看
它仍在那里不断啃吃。

1874 年 12 月 23～26 日

致《巫师》的作者

啊,塞维里诺[①],对于你的歌,
你的梦之巢我清楚地明了。
雷诺河和波河河湾平地
大麻田里如同起浪翻波。

在低处长满野草的荒地
懒散的扇尾沙雉飞向白云
其叫声尖尖很像
一群绿翅鸭起身祈求怜悯。

在缓缓的河面留下阴影
河里的鳗鱼正在成长。
啊,多么想歌唱,昏昏欲睡的
梦的渴望多么宽广!

① 塞维里诺·费拉里(1856～1905),诗人,卡尔杜奇的学生。《巫师》即他的作品,是一首讽刺当时的政治和文学现状的作品。

啊，河边是高而宽的堤岸
映照着夏夜的红焰！
月光颤动多像
温柔而绿意浓浓的春天！

当杨树凝视着星星
带着长长的叹息沉浸于爱意，
悠扬的罗马涅民歌
来自成熟的大麻田里！

这时应该是八月，啊，塞维里诺，
鸣唱的青蛙在呼唤清溪，
我们诗人回到阿尔贝里诺身旁，
大家都各自沉浸于爱的思绪；

我们真仰慕宁静夜间
你的那些杨树：
“你们看到的那些杨树多高，
你们应该问：比昂科菲奥雷[①] 在哪里？

在一条美丽的河岸边？还是在高岗子上
在头上编织轻巧的花冠？

① 比昂科菲奥雷是《巫师》中的一个人物，意思是“白色的花”，是“真正的诗”的化身。

还是在彼特拉克的六行诗中
笑我们无用的爱?”

1884 年 4 月 1 日

特奥多里科[①] 的故事

正午的太阳
照着维罗纳[②] 的城堡,
从基奥萨[③] 山区到平原
长长的号角声震耳欲聋,
宽阔的阿迪杰河
哗哗流过向阳的绿原;
年老阴郁的
特奥多里科国王正在洗澡。

他想到那天克里米尔黛[④] 在场时

① 特奥多里科(约 454～526),东哥特人国王,征服意大利后一直在那里为王,是日耳曼人传说中的英雄。但在统治意大利后期迫害拉丁人,所以在天主教的传说故事中把他说成恶魔,因而有这首诗中的下场。

② 维罗纳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下属同名省份的省会,著名古城。特奥多里科征服意大利后曾在此市建城堡。

③ 基奥萨是维罗纳市郊两山间一通道,阿迪杰河穿过这一通道后即流向威尼托平原。

④ 克里米尔黛是传说中的布尔戈尼公主,嫁给西戈弗里德,其夫被杀后改嫁给乌尼国王阿蒂拉。她为报杀夫之仇,将仇人邀至乌尼首都图尔纳,结果在宴会厅混战一场,特奥多里科救出克里米尔黛和阿蒂拉。

他来到图尔纳
和宴会厅里
成千上万根木杆儿的冲撞声，
当伊尔德布朗多[①] 的铁器
落到女人身上
只有特奥多里科一人
从残忍的灰烬中归来。

他看着闪耀的太阳
和轻轻流淌的阿迪杰河，
他看着在塔上
盘旋的一只苍鹰；
看着他青年时期
走过的山冈，
以及他早先征服的
绿色的村庄。

一个小侍从在围墙外
高声喊叫起来：
“陛下，一只美丽的鹿
是一只当代未曾见过的美鹿。
它的脚上像是有盔甲，
它的角全部金黄。”
河水的流淌像是祝贺

① 伊尔德布朗多是克里米尔黛的保护人。

祝贺这可敬的猎人。

“我的猎犬，我的黑马，
我的长矛。”他提出所要的一切；
毯子像一个斗篷
将他的身体罩住。
男仆们忙个不停。这时
那只漂亮的鹿已消失，
突然一匹奔腾的烈马
面向国王嘶鸣。

黑马黑得像一只乌鸦，
眼里像是有炭火。
一切用具已准备好，
国王跳上马鞍。
但他的猎犬有些胆怯
齐声狂吠，
望着国王
不肯随他出击。

这时那匹黑马
箭一般飞奔而去，
沿着小路
时而下坡时而上坡：
跑啊跑啊跑个不停，
越过河谷山冈。

国王想要下马，
但他无法跳下马鞍。

他的侍从中一个最老最忠心者
一直跟着他，
焦急地对着陌生的小路
高声喊叫：
“尊敬的阿马利① 国王，
我从小一直跟随你，
在箭与矛之间跟随你，
但从未这样奔跑。

维罗纳的特奥多里科，
你如此匆忙要到哪里去？
我们能否，神圣的国王，
能否回到等着我们的家园？”
“我的马真可恶
是这可恶的马驮着我：
只有童贞的玛丽亚
知道我何时回来。”

童贞的玛丽亚
在天上有别的事要关注：
她用巨大的蓝色纱巾

① 阿马利是东哥特的一个有名的家族，特奥多里科即属于这一家族。

罩住烈士们，
她欢迎祖国
和宗教界的烈士①；
上帝严肃地
落到这位哥特人的国王头上。

那匹马不顾马嚼紧勒
仍在飞奔奔过大路和岩石：
它沉入沉沉夜色，
它跃起跃向星星。
于是，亚平宁山顶
在黑色中消失，
在清清的早晨
托斯卡纳的海② 在低声怒吼。

于是来到利帕里③，这陡陡的
最大的火山冒着烟
发出隆隆的响声
灼热的岩浆使人无法忍受
这黑马来到这里
对着天空奋力猛踢，
同时用力嘶鸣；骑马者

① 这里所说的烈士是指受特奥多里科迫害的人。
② 托斯卡纳的海即意大利西部的第勒尼安海。
③ 利帕里是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一个小岛，岛上有小火山。

因而坠入岩坑。

但从卡拉布里亚[①] 那边
是不是永远再跃不到山顶?
不是太阳,是白鬃;
不是太阳,是宽额
带着鲜血,在烈士
和辉煌的微笑中:
是波伊提乌[②] 的圣面,
是罗马参议员的圣面。

1884 年 3 月

山 间 小 镇

山毛榉和杉树多么孤寂
它们的影子在清晨的阳光下
清清楚楚地印在翠绿的原野上,
到了正午一动不动显得十分阴郁
围绕在正祈祷的教堂周围
散乱的民宅或公墓旁

①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南方一大区,较北方贫穷,以农牧业和旅游业为主。
② 波伊提乌(? ~524),古罗马学者、哲学家、神学家和政治家。他努力将古代文献传至后世,将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为拉丁文并加注释,又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译出。他是特奥多里科的重要顾问。后来,特奥多里科开始迫害拉丁人,即将波伊提乌投入监狱。

公墓里静悄悄,卡尔尼亚① 的核桃树,再见!
我的思绪在你们的枝叶间流浪
我梦中也想着你们过去的阴影。
对死人和那些古怪的女巫
以及种种魔鬼我都不害怕,
但对乡间那些道义我很畏惧。

在凉爽清新的空气中
我在放牧的季节
在节日弥撒之后来到这里。
执政官说,先把手放在
作为基督教标志的圣物之上:
"好,我把树林分成等份给你们

"有杉树有松树直至隐隐约约的边界。
你们赶着咩咩叫的羊群
前往那边的那些山峰之间。
你们,如果匈奴人或斯拉夫人入侵,
孩子们,这里,这里有棍棒,这里有剑,
你们要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死。"

自豪的冲动充满每个人的胸膛,

---

① 卡尔尼亚是意大利古代一地区名称,在现在的乌迪内市一带。现为一小镇,卡尔杜齐在这里居住过。

金发的头纷纷抬起，杰出的人们
来到前线忍受骄阳暴晒之苦。
女人们在头巾掩盖下哭着
向天上的灵魂和母亲祈祷。
执政官伸出一只手又说：

“现在，以基督和圣母的名义，
我希望并命令人们应该这样。”
人们对那只举起的手说，是！
草地上红色的小母牛
看着这小型的议会通过决议，
正午的太阳照着杉树。

1885 年 8 月 10～12 日于波亚诺达尔培

在马伦戈[①] 战场

——1175 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深夜

月光照在马伦戈战场；这时
在波尔米达[②] 和塔纳罗[③] 之间一片昏暗，
人马和刀枪如林，人喊马叫，

① 马伦戈是意大利北方亚历山大里亚市郊的一个小镇，巴尔巴罗萨（即费代里科一世）1175 年 4 月 14 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深夜偷袭亚历山大里亚市失败，撤到这一小镇。
② 波尔米达是意大利的一条小河，注入塔纳罗河。
③ 塔纳罗是意大利北方的一条河，与波尔米达河在马伦戈镇北汇合。

他们正从亚历山大里亚① 逃出并不太好的工事。

亚历山大里亚的火炬从亚平宁山上
照着吉伯林党② 人恺撒③ 的逃跑：
联盟的火炬在托尔托纳④ 回应，
一支胜利之歌在静静的夜间响起：

“施瓦本雄狮⑤ 进入拉丁人的剑丛：
讲吧，火炬，告诉高山丘陵平地和大海。
明天基督将重新出现：啊，太阳，
明天你将看到罗马子孙拥有多少新的荣光！”

陛下听见了，他把头靠在剑上，
年老的霍恩佐伦⑥ 在沉思：“昨天
包围我们的那些商人真该死，
骑士们用剑刺穿他们的肚皮！”

---

① 亚历山大里亚是皮埃蒙特地区同名省的省会，在塔纳罗河右岸。这首诗写的是巴尔巴罗萨同伦巴第联盟的一些市镇在这一带的一场战斗。

② 吉伯林党原为德国国内与圭尔甫党对立的一个党派。1125 年亨利五世去世后圭尔甫党人支持教皇，吉伯林党人仍坚持帝制，因而分别成为教皇党和保皇党的别称。在意大利，凡在政治经济利益上对立的两派均被冠以这两个名字，但大多仍不脱离支持教皇和支持皇帝的本意。

③ 恺撒在这里是指巴尔巴罗萨，并非古罗马的那位凯撒。

④ 托尔托纳是亚历山大里亚省的一个镇，这里是说巴尔巴罗萨皇帝实际上已被伦巴第联盟的部队包围。

⑤ 施瓦本雄狮指巴尔巴罗萨皇帝。

⑥ 霍恩佐伦即罗伯托二世，德国的一个实力仅次于巴尔巴罗萨的封建主。

斯佩耶尔[①] 的主教,百条溪水
填满他的桶,百个牧师围着他,
这个主教在埋怨:“啊,我的教堂的美丽高塔,
圣诞节夜里谁来为你望弥撒?”

迪特博尔多宫廷的伯爵[②],金发美女
和众多女子缠着他,
他在想:“夜间小精灵的歌从雷诺河
唱起:特克拉[③] 在月光下做着美梦。”

阴郁的大主教[④] 说:“除去那些
狼牙棒我还带来圣油:
为了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是,
从山尖到谷底,我那可怜的意大利磨坊都有一份!”

蒂洛尔的伯爵说:“我的儿子,明天
阿尔卑斯山的太阳和我的狗会向你问候:
它们都属于你;我像乡下人一样吃惊,
会在伦巴第这灰暗的平地被宰杀。”

---

① 斯佩耶尔是德国的一个城市,这座城市的主教是巴尔巴罗萨皇帝的坚定支持者。后面讲百条溪水、百个牧师等,暗示此人的富裕和强大。

② 迪特博尔多宫廷的伯爵是诗人假设的一个人物。

③ 特克拉是诗人想象的一个德国姑娘的名字,实际并无此人。

④ 阴郁的大主教指美因兹的大主教,帝国的重要人物,支持巴尔巴罗萨皇帝到处征战。

他,在平地间,单独奔走
同时,他对天望着皇帝:
那些星在他的灰发的头上走过;后面是
皇帝的旗帜在风中阴森地吼叫。
旁边,波希米亚和波兰国王
手持剑和权杖,那是神圣帝国的装饰。
当星星疲倦而星光暗淡,阿尔卑斯山
在晨光中显出其轮廓,恺撒下令:"前进!

上马,我的忠实信徒! 快,维特尔斯巴赫[①],快快
向伦巴第联盟显示神圣的标志。
快,我的传令官,超越罗马皇帝,
朱利奥的后代,图拉真的子孙。"

条顿人的号角在塔纳罗河和波河之间
是多么响亮欢快,
像动物在鹰面前奔走
意大利军旗伏倒而恺撒走过!

1872 年 4 月 6 日

① 维特尔斯巴赫即巴伐利亚公爵,巴尔巴罗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

怒　　潮

一

在布尔戈尼① 的山冈和马恩河谷
太阳高高兴兴地照着成熟的葡萄：
皮卡第② 的休耕地等着
为新收成而耕耘的犁。

但小镰刀落到葡萄上
像斧子，像鲜血涌出：
傍晚的红霞中耕者迷茫地
望着未耕种的土地。

鞭子向着哞哞叫的牛儿挥舞
像是挥舞大棒，手扶
犁柄叫着：前进，法兰西，前进！

犁在窄窄的犁沟中叫着：土地

① 布尔戈尼是法国中部一地区，在布尔戈尼运河与塞纳河之间。这首诗描写的是 1792 年 9 月的事件：巴黎被围，普奥联军攻占凡尔登等等。诗中讲到的蓝白红衣的骑士即指共和大军，因共和国的旗帜即为这三色。卡尔杜齐以这十二首十四行诗描绘了法国革命的情景。

② 皮卡第是法国一地区，盛产葡萄酒。

冒着烟;空气沉重
像爬起的幽灵在寻求战争。

1883 年 3 月 11～13 日

二

武装起来登上理想的顶峰
这是不幸的大地的子孙,
祖国将这些平民变为
穿蓝白红衣的骑士大军。

啊,克莱贝尔[①],头发蓬乱,
像怒吼的雄狮站在第一线,
你迎着危险踏上闪光之路,
闪着青春之光,卓越的奥什[②]。

德塞[③] 承担起义务

① 克莱贝尔(1753～1800),法国将军,曾率军同拿破仑一起征服埃及,在开罗被当地人刺杀。

② 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率军抗击普奥联军,后又镇压过反动派的造反。29 岁即死,所以说"闪着青春之光"。

③ 德塞(1768～1800),法国将军,曾在马伦戈战役中救过拿破仑的命。下文说"将光荣送人"指他将胜利果实交给拿破仑。

却将光荣送人，缪拉[1] 掀起风暴
为王冠而奋斗：

马尔梭[2] 迎着死神
将二十七年的年华抛放一边
像兴高采烈地迎向新娘。

1883 年 3 月 15 日

三

在卡特琳娜的图利埃里的王宫，
路易曾跪在神甫们面前，
王后面对英国骑士们微笑
脸上带着泪和诡秘。

在傍晚的热雾中
一种既非悲伤也非高兴的
样子，纺锤绞拧垂下，
悬岩高高向上向着行星。
纺啊纺啊纺啊。每晚

---

① 缪拉(1771～1815)，法国将军，支持拿破仑入侵意大利，后与拿破仑妹妹卡罗莉娜结婚。1808 年成为那不勒斯王，进行过大规模政治改革。入侵意大利南方时被俘后被杀。

② 马尔梭(1769～1796)，法国将军，曾参与法国大革命。

在月光下在星光下
纺个不停,永不疲倦。

不伦瑞克,在队列对面
树起支架;绞死这些法国造反者
需要很多绳子!

1883 年 3 月 13 日

四

灾难的信息一个个
像从天而降。隆维[①] 陷落。
不愿投降逃回的人们
蓬头垢面回到立法议会。

“我们在城墙边失散:
每门大炮只剩两个人;
胆小的拉维涅逃走:
军队已溃败。还能干些什么?”

① 隆维是法国东北部默尔特－摩泽尔省的一个城镇。此城在 1792 年 8 月 26 日被不伦瑞克率领的普奥联军攻陷。后文所讲的“胆小的拉维涅”是守护此城的法军军事首领。

“去死。”议会的人回答。
眼泪从这些古怪的脸上
流下:他们低着头重新出发。

现在在天上危险已过去,
队列敲起钟;
啊,法国人民,救命,救命!

1883 年 4 月 10 日

五

啊,公民们,你们听着,听着。昨天,
凡尔登向敌人打开了城门:
它的卑下的女人们向外国国王们
献上鲜花还向阿图瓦① 伯爵献殷勤。

喝着白酒酩酊大醉
同枪骑兵和侍从们跳舞。
凡尔登,怯懦的制糖者的城市,
在你的耻辱后只能一死!

① 阿图瓦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省份,首府阿拉斯。1500 年起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在三十年战争(1616~1648)期间被法国征服。阿图瓦伯爵是普鲁士军队的首领。

但博勒佩尔拒绝没有名誉的
生存,全身心向命运挑战
为将来也为我们。

古代的英雄们在天上欢迎他,
尚未出生的人在那里高喊:
“啊,法国人民,救命,救命!”

1883 年 4 月 14 日

六

黑色旗帜在城市的堡垒飘扬
“后退!”他对太阳和爱人说。
炮声隆隆,在可怕的寂静中,
警告每分钟都在响起。
一组严肃古老的雕像
在穷追不舍的使者们面前
像是全体人民,大家只有一个想法:
“为了祖国的生存,今天应该去死。”

在苍白、高大的丹东① 面前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创建大众协会,即科德利埃俱乐部。任司法部长时主张消除革命政党间的分歧,遭吉伦特派反对。

愤怒的妇女们奋起行动，赶着
赤足的子女们去拿起武器。

马拉[①] 在阴暗中看到
一群男人紧握双拳走过，
经过的地上滴着鲜血。

1883 年 2 月 27 日

七

一种克尔特教士的眼光
斜视他们的灵魂将他们拷问：
在阿维尼翁[②] 的教廷式的塔上
刮起愤怒的旋风。

阿尔比派[③] 人的激情，啊，加尔文派

① 马拉(1743～1793)，法国政治家、医生和新闻工作者，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一派的代表人物。从 1789 年 9 月起作为《人民之友报》编辑，成为支持采取最激进民主措施的有影响的发言人。1793 年初，保守的吉伦特派对他发难，使他成为激进的山岳派的象征。1794 年 4 月，吉伦特派把他交付革命法庭审讯，但被宣判无罪，这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同年 7 月 13 日，他在治皮肤病而沐浴时被刺杀。

② 阿维尼翁是法国城市。1309～1377 年，教皇被逐出罗马时驻在这一城市。1791 年归还法国。

③ 阿尔比派是 12～13 世纪时法国南部的异端派别，与罗马教皇对立，常抨击教士的腐化。后文的加尔文派即改革派，曾遭镇压，逃生者大多流亡国外。

教徒的著名激情多么强烈，
你们的血在沸腾
沉沦的心在激动。

于是有惩罚和可怕的法庭
新世纪笼罩巨大的阴影！
啊，你是法兰西的象征，白种的姑娘

你越过颤抖的父亲
双手沾满亲人的鲜血
准备去拯救祖国？

1883 年 4 月 25 日于罗马

八

河流在呻吟清风在絮语
阿尔卑斯山的萨伏依诞生了。
这里响起铁的声音，那是激愤之声：
朗巴尔亲王夫人[①]，在对达巴迪讲话。

① 朗巴尔亲王夫人(1749～1792)，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密女伴，1767 年嫁给朗巴尔亲王，次年亲王去世。在太子路易与玛丽结婚时进入凡尔赛宫。1774 年路易十六即位时，玛丽选她为亲随，次年任王后的内府总管。1792 年君主制被推翻，她同王后被关进丹普尔监狱。她拒绝反对君主制，9 月 3 日交民众审讯，民众砍下她的头，挑在长矛上送至王后窗前。

她停下来，流水般的黄发，
赤裸的身体站在路中间；
一个理发师的身体尚有体温
双手带着血伸开像在寻找。

“多么温暖，多么白皑，多么细嫩！
一朵百合花在脖子间
小小的嘴唇像铃兰间的石竹花。

快，带着大海似的蓝眼，
还有拳曲的头发，起来去庙宇！我们
把死的好日子奉献给王后[①]。”
1883 年 2 月 11 日

九

啊，法兰西国王从未有过
这么多人的祝贺！
阴暗的高塔在这纷乱中
像一只鸟消失在半夜。

中世纪时那里

① 这里是民众对朗巴尔亲王夫人的讥讽，“去庙宇”即指将她的头送至王后窗前。

曾出过“漂亮的菲利浦”，
那里曾出过最后的圣殿骑士①，
今天的呼吁落到最后的卡佩王朝②。

于是可怕的队伍开始吼叫：
自豪的头抬起长枪晃动，
拍打着窗户。国王俯身

从可悲的王宫窗口
看着人民，向上帝请求宽恕
为了圣帕尔托洛梅奥之夜而宽恕。

1883 年 3 月 27 日

十

在野蛮人的马的踏步声中
巴亚尔多已在坟中醒来？
在甜蜜的奥尔良③ 山谷
普尔切拉又举起了她的旗帜？

---

① 圣殿骑士是基督教的军事团体。1120 年左右由几名法兰西骑士发起，旨在保卫朝圣者。耶路撒冷国王鲍得温二世将犹太教圣殿内的一些王宫院落划给它，因而得名。

② 卡佩王朝是中世纪法国王室，从 987 年至 1328 年，共十三代，波旁王朝即由此王室继承而来。这里是指被群众杀死的路易十六。

③ 奥尔良是法国城市。

在上索纳和多风的加尔多
谁向用树干挡住的山谷
唱着歌走来？是强健的
韦辛格托里克斯① 带着他的红色高卢人？

不，是迪穆里埃②，是个间谍，心里
想着天才的孔代③：像箭一样
在军令上扫了一眼。

他指着一列无名的山冈
说道："就是这里，新的斯巴达④，
法国的幸福的'热门'⑤。"

1883 年 4 月 27 日于罗马

---

① 韦辛格托里克斯是高卢部落阿维尔尼人的首领，公元 52 年领导起义，反对罗马人在高卢的统治，后被镇压。

② 迪穆里埃(1739～1824)，法国将军，与普鲁士军作战有功，曾任外长，陆军部长，1792 年 9 月 20 日在瓦尔米击败普鲁士军，使普军撤出法国。革命前他是路易十五的间谍。

③ 孔代是波旁王朝的重要分支之一，有九代亲王。这里指孔代将军(1621～1686)。

④ 斯巴达是古希腊拉科尼亚地区首府，公元前 9 世纪建城，曾是希腊最强盛的城市。

⑤ "热门"是希腊一山口，附近有温泉而得此名。公元前 480 年，列奥尼达率三百名斯巴达战士守此关，有人叛变后才失守。

十一

在阿戈讷[①] 山上
他在多雾、懒散、泥泞的早晨起身。
在瓦尔米[②] 磨坊上
三色旗在白白乞求太阳和风。

白种的磨麦人,请节哀。今天
磨坊在磨未来的命运,
赤手空拳的民众组成的军队
为运动的前进而将鲜血流尽。

"祖国万岁!"在大炮间,凯勒曼[③]
举起他的剑,振臂高呼,长裤汉[④] 们的
史诗已经完结。

《马赛曲》在大炮声中
响起,这新时代的序曲
飞越阿戈讷的密林。

1883 年 3 月 30 日

① 阿戈讷是法国东部山林区,1792 年法军在瓦尔米击退普鲁士军。
② 瓦尔米是法国一城镇,1792 年法国革命军在迪穆里埃率领下在此击败普鲁士军的进攻,使法国免受入侵之苦。
③ 凯勒曼(1735~1820),法国将军,在拿破仑手下受到重用。
④ 长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们对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

十二

前进,祖国的卓越儿女,
炮声和歌声融为一体:
今天是光荣的日子
红色的翅膀为战斗而张开。

清除恐惧和混乱
普鲁士王快滚回去:
赶走外逃者和怯懦的流亡者①

① 外逃者和流亡者指国王路易十六及其随从。路易十六上台后沉湎于吃喝嬉戏,尤喜打猎。王后玛丽为奥皇约瑟夫二世之妹,极善挥霍,被称为"赤字夫人"。1789 年春夏法国召开三级会议,国王大耍阴谋,群众极为激愤。7 月 14 日,群众攻下巴士底狱,革命取得胜利。共和国诞生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王企图勾结普奥等外国势力镇压革命运动。1791 年 6 月 20 日,路易十六全家化装逃出巴黎,乘马车向比利时潜逃。车到瓦伦,被当地驿站站长认出,国王被扣留并押回巴黎。1792 年 7 月,普鲁士将军不伦瑞克发表宣言,声称要镇压革命,帮助法国国王复位。8 月 10 日,巴黎群众拥进市政厅,宣布推翻市政府,建立巴黎公社(为区别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有人称这次成立的巴黎公社为"巴黎市府")。8 月 16 日,普军攻入法国,9 月 1 日攻占凡尔登。公社号召群众拿起武器,群众出发上战场前首先处决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本诗八中"这里响起铁的声音"即指这一行动。然后,革命者组成的队伍唱着《马赛曲》开往前线。9 月 20 日在瓦尔密高地击退普军的进攻,士气大振。11 月 20 日,在王宫秘室发现国王同外国宫廷的来往信件,这是通敌的铁证。对他进行审判后,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同年,王后玛丽也被处死。对这些事件,卡尔杜齐的这首诗大多均有涉及。

还有饥饿寒冷和痼疾。

大片泥泞之湖的黑色
在落日下扭动，欢乐阳光下：
山冈接近光荣。

从黑压压的人群中
歌德走出，他宣布：世界的
新时代今天从这里开始。

1883 年 3 月 31 日

图勒[①] 之王

——据 W. 歌德的叙事诗

他在图勒是国王
一生忠诚：
他爱得要死的
是一只金酒杯。

再没有任何东西更让他爱，
他的酒总是一口而尽：
但每当他酗酒时

① 图勒是古代北欧一国家，有人说在现在的冰岛及挪威北部地区。这位国王的故事歌德在 1774 年曾描写过。

总是迸出哭声。

最后时刻终于到来，
他列数了自己的各个城市：
他把所有城市都留给继承者，
但那只金杯不在其列。

在他的祖先
豪华的宴会大厅，
他面向大海和城堡
坐在骑士们之间。

他喝下一生
最快乐的醇酒，
将老醉鬼的酒杯
扔进波涛之中。

他看着它，慢慢
装满水后消失；
他的眼慢慢合上
从此滴酒不沾。

1872 年(?)

布森托河[①] 边的坟墓

——据 A.V.普拉滕的叙事诗

低沉的歌声夜间在科森察[②] 的
布森托河上回荡，
河中懒洋洋的漩涡
轻轻随河流淌。

一些阴影在河上
和河下慢慢飘荡：
哥特人在哭阿拉里科[③]，
这是他们的伟大死者。

他离开祖国如此之快。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安息，
而那披在强健双肩的头发
现在依然金黄！

于是哥特人站在船头

① 布森托河是意大利南方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一条河流。
② 科森察是卡拉布里亚大区同名省份的省会，系一古老的城市。
③ 阿拉里科(约 370～410)，哥特人之王，入侵意大利，毁罗马，死于科森察市，据说埋在布森托河边。哥特人为防罗马人毁墓，先将布森托河改道，在河床为阿拉里科修墓，埋葬好之后，再将河道改回，墓即在河下。

来到布森托河岸边，
沿着河流
开辟一条新河道。

从前那里曾有牛叫，
他们现在在那里挖掘，挖掘土地；
将他的尸体放入深坑，
他仍骑着马，手拿战时的武器。

在他的身上再掩上黄土，
他的武器现在依然闪着亮光：
在这英雄身旁
河边的草在潮湿的坑里生长！

然后将那条河再引回来，
布森托河在那古老的河床中
在两岸之间又留下
白色的浪花。

于是人们齐声歌唱：
“安息吧，国王，在你的荣光里安息！
罗马人的手永远不会触动
你的坟墓和对你的纪念！”

歌声仍在传唱，这歌声
在哥特人的队伍中飞扬：

布森托河，你奔流吧，
快快奔流，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

1872年7月5～6日

伦奇斯瓦莱山口

——据西班牙和葡萄牙传说

“停步，停步，骑士们，
国王要你们报报数[①]。”
数啊数啊，
只有一个人不见踪影：
这便是唐·贝尔特拉诺，
战斗中的佼佼者。
在阿尔文托萨战场
他一人抵挡了所有的敌人：
只有在可悲的山口[②]
他们才能把他杀死。

抽了七次签
好抽出一人去找他。

---

① 这首诗讲的是加洛林王朝的传说。卡洛一世(742～814)从西班牙返回法兰西时答应将烈士好好埋葬，因此这里有报数之说。此诗写一个父亲寻找亲生儿子的故事。

② 可悲的山口即指伦奇斯瓦莱山口，卡洛国王的后卫被摩尔人冲散，卡洛因而失利，死伤众多。

七次都落到
他的父亲这个老好人头上：
三次并非吉签，
四次又是凶兆。
他松开马勒，
拿起武器去寻找：
半夜走的是大路，
白天钻入密林

这老者边走边哭，
在路上无声地哭泣，
他问牧人们
是不是看到
一个手拿长矛
骑栗色大马的骑士走过。
“一个手拿长矛
骑栗色大马的骑士
这一带我们没见过，
我们一个人也没见过。”

他又跨上马去找，
一直来到伦奇斯瓦莱。
老人来到这惨祸之地，
他在这里慢慢行走；
身前身后都是死者
这更使他劳累不堪；

他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连一点痕迹都不曾见到；
他看到的都是法国人，
但没有见到唐·贝尔特拉诺。

他边走边骂酒；
他边走边骂面包，
是撒拉逊人吃的那种，
不是基督徒的面包。
他骂战场上
那棵孤零零的树，
因为天上的鸟
都到这棵树上落脚，
每根树枝每片树叶
都不能给他以欢乐。

他暗暗骂道，这骑士
连个侍从都没带：
如果在路上丢掉长矛，
没有一个人帮忙捡起；
如果在路上脱掉马刺，
没有一个人帮他穿好。
他还诅咒他的女人
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如果敌人把他杀死，
没有一个人再替他报仇雪耻。

走出沙地边沿时，
他的心掉到了嗓子眼儿，
他看到一个黑人站在瞭望塔上
孤零零一人直立守卫。
他用阿拉伯语对他说话，
他对这种语言十分熟悉：
“黑人啊，求上帝祝福你；
黑人啊，请告诉我真情；
你是不是看到
一个手拿长矛的人在此经过？

你是在夜间看到他
还是在雄鸡唱晓之时？
如果你能把他交给我，
我将给你一大堆金子；
如果你已把他杀死，
请把尸体还我好去埋葬，
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
一分钱也不值。”
“朋友，请告诉我，骑士
请告诉我，他有什么标志？”

“他的武器是长矛，
骑的是栗色的马。
右颊有一个疤

是鹰啄后留下的：
他很小的时候鹰啄了他，
使他留下这个伤疤。
他的长矛头上
挑着洁白的纱巾；
妇人在上面绣满
逼真的花。”

“朋友，这位骑士，
就要在这个牧场死去：
他的双腿淹在水里，
身体埋在河里。
他的胸口有七处伤口，
不知哪一个是致命的；
因为一个伤口射进阳光，
另一个射进月光，
最小的那个伤口
秃鹰正在啄食。”

“我不认为罪过在我儿子，
也不认为罪过在黑人；
我认为罪过在他的马，
它没有把他驮回家。”
啊，真是奇迹！谁能这样说，
谁能对他这样说？
那匹半死的马

很快讲起话来：
“不要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说我不能把他驮回。

我三次拉他
想救他的命；
他三次勒我踢我
想继续战斗，
他三次松开我的带子，
三次松开我的胸带：
第三次时他跌到地上
跌出了这个致命的伤。”

1881 年 4 月 10 日

杰拉多和加耶塔

——据 K.巴尔奇的古法语小说

周末星期六晚上
加耶塔和她的德国姐姐奥里奥蕾
手拉手来到泉下沐浴。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骑士杰拉多从帐间走来，
来到泉边保护加耶塔，

他温柔地轻轻拉着她。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奥里奥蕾,游一会儿之后,
你就回来:我和我的先生就在这里,
他对我很好,他满怀爱意。”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奥里奥蕾脸色苍白悻悻游走,
眼里含着泪,心在叹息,
因为她不能再引导加耶塔她感到痛惜。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我多么可怜啊,”奥里奥蕾说,“我生不逢时!
我把我的妹妹留在大山谷;
杰拉多要把她带到他的故乡。”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杰拉多和牵着他的手的加耶塔
一起向城市方向走去:
像来时一样,像是她已嫁过去。
微风习习,树枝摇曳:

沉浸于爱之中的人睡得甜蜜。

1881 年 1 月

圣朱斯特修道院门前的朝圣者

——据 A.V.普拉滕[①] 的叙事诗

深夜,云雨随风怒吼声声。
西班牙修士们,请为我打开修道院的门。

请允许我躺到神秘的神前
直到听见晨钟的鸣响。

给我你们能给的一切,
给我一口棺材和一件无袖长衣[②],

给我一个小室和祝福,
祝福拥有半个世界的主人。

这个戴着教士头发的头
是戴过好多王冠的头。

① 普拉滕(1796~1835),德国诗人。1826 年到意大利,至死未离开,写了很多古典风格的诗和一些剧本。此诗写查理五世风雨夜到一修道院乞求安宁死去,象征强大的暴君只能有此凄凉的下场。

② 无袖长衣是僧侣穿的衣服。

这穿着粗毛披肩的身躯
曾经穿过帝王式的豹皮。
在看到公墓前我已死去
像古代帝国毁灭一样死去。

1871 年 7 月 12 日

告　　别

诗人，或者通俗地说是傻瓜，
他不再是这样的
乞丐：向别人讨饭
下流疯狂地边走边插科打诨
带着饭碗
和各处讨来的面包。

也不再是到处游逛的
游手好闲者，
他不再到屋里探头探脑，
东张西望
眼睛总是随着
天使和楼燕。

也不再是一个园丁
这园丁走的是乡间小路

一生都同粪土
打交道，种出菜花
为先生们
紫罗兰是为众夫人。

诗人是伟大的手艺人，
这职业
使肌肉变得坚硬如钢：
头总是高仰，脖颈挺直，
胸脯赤裸，
手臂有力，眼睛含着欢愉。

他可以说是一只虔诚的鸟
清晨飞来
向着山冈欢叫，
他以风琴唤醒
火焰和节日
以及在烘炉旁的劳作；

火焰在欢跳闪耀
光芒四射
闪闪放出红光，
然后呼啸再后是愤怒的吼叫
然后跳跃
从火炭中暴跳。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上帝知道
上帝对着这伟大的手艺人微笑。
在这炽热的火焰中
含着爱和思想的
元素。

他浇铸，他的父亲
和他的同胞的
记忆和光荣。
过去和未来
集中进入
炽热的熔岩。

他紧握，令人疲惫的
大锤
在铁砧上锤锻。
他边锤边唱。太阳高悬，
照耀他的
前额和粗糙的锻件。

锤锻。为自由
于是锻出了宝剑，
于是锻出了勇士的盾甲，
于是为胜利锻出了花环
为光荣，

为美锻出了王冠。

锤锻。于是锻出了
有装饰的灶台
神龛和习俗。
于是锻出了三脚架和祭坛，
于是锻出了
稀有的装饰、宴会的杯盘。

这可怜的劳作者
为自己锻一镞
金色的箭，投向太阳：
看它如何上升云游
如何投下光芒，
观看，享受，再无他求。

1873 年 8 月

野蛮颂歌

致奥罗拉

啊，女神，你飞上天，用红唇亲吻云，
亲吻大理石似的宇宙的阴沉沉的顶。

你静听后用冷冷的激动唤醒树林，
鹰振翅逃走带走了猛禽的高兴；

在湿漉漉的树叶低语时幼鸟在巢中叽喳，
灰色的海鸥在紫色的海面上空欢叫。

那河流比你那疲倦的平地更高兴，
在杨树的絮语间泛着光震颤。

栗色马驹自信地在牧场奔跑，
这马驹抬起头迎风欢叫：

警觉的狗在茅舍用力回应，
有节奏的叫声使整个山谷一片响声。

但你唤醒劳作的人消耗其生命，
你一直年轻，永远年轻。

这人沉思地看着你，像白色羊群装点山冈，
高贵的牧羊人对空张望。

歌儿乘着清新的早晨的翅膀飞翔，
像那些牧羊人扶着杖对你倾诉衷肠。

“天上的女牧羊人，你这谨慎的修女把星星驱赶，
将红色的奶牛集中到天上。

你引着红色牛群，引着洁白的羊群
以及阿斯维尼兄弟[①] 喜欢的白马群。

像来到河边迎接新郎的年轻女人，
眼里含着爱的渴望，

你微笑着让纱巾优雅地掉下，
童贞的身体静静地对天敞开。

酥胸因激动而跳动，满面通红，
像苏里亚[②] 的光芒超越一切，

---

① 阿斯维尼兄弟是神话中太阳的两个儿子，双胞胎，为奥罗拉驾驭马车。

② 苏里亚即神话传说中的太阳。

玫瑰般的纤手伸开，搂住
那强健的脖颈；但激动的目光很快躲开。

于是这阿斯维尼双胞胎，天上的骑士，
用那黄金美车把玫瑰色颤抖的你迎接；

抬头张望，衡量这光荣的旅程，
这疲倦的神灵在神秘的晚上找你。”

“飞升吧，”牧人们这样祈祷，
“你那玫瑰色的车飞过我们的家。

从东方天际来到，
带着幸运、丰盛饲草和冒泡的牛奶；

在长鬃毛的小牛之间舞蹈，
众多的子孙敬奉你，天上的牧人。”

他们这样唱着咏叹调。可你更喜欢伊梅托[①]，
那是溪边的清风，使你在天上闻到花香。

你喜欢那些敏捷的猎人超过伊梅托，
他们用穿着高靴的脚蹚着露水。

① 伊梅托是希腊的一座山，这里指希腊。

他们向天祈祷,可爱的红云
遮住密林和山冈,当你下来时,啊,女神。

啊,女神,你不要下来:被你的吻引诱的刻法罗斯①
乘风升天,漂亮得像一个优美的男神。

乘着爱的风飞升,在香花间,
在婚礼的鲜花中,在溪流的婚礼喜歌中。

金黄的头发慢慢盖住脖颈,盖住白色双肩,
红色的带子束着金箭筒。

拱门倒在草丛间;莱拉波② 仍屹立,
灵敏的鼻子嗅着陛下。

啊,一位女神的香吻在露水间!
啊,在这清新的世界上这爱多芳香!

啊,女神,你也爱? 可我们这类人已经疲倦,
漂亮的女神,你的脸出现在城头。

---

① 刻法罗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俊美的猎人,晨光女神奥罗拉的情人。奥罗拉把他拐走,他们生了法厄同。

② 莱拉波是刻法罗斯的猎犬,是妻子普洛克里斯赠给他的礼物。

细细的灯光在消失;自认高兴的一群
返回家,对你连看也不看。

一个工人愤怒地拍门震天响,
诅咒着被奴役受折磨的时日。

也许只有一个恋人进入梦乡,
同他的可亲的女人在一起,她的热吻流入他的血管,

巧妙地应付高兴地面对你的冷风和面孔。
"请带我去,"他说,"奥罗拉,到你的火的战船!

带我到星的战场,从那里我能见到大地
整个大地在你的光辉中微笑,

我看到我的女人在阳光下,
太阳穿过黑暗在你的胸中升起。"

1876 年 1 月

在卡拉卡拉浴场[①] 前

阴云在切利奥[②] 和阿文廷[③] 山丘间
奔跑:潮湿的风在悲怆的平地
奔跑:背景是阿尔巴山
山上白雪皑皑。

在灰色建筑前是一个
英国女人,戴着带绿纱巾的帽子
在一本导游书上寻找
向上天和时间示威的罗马城墙。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乌鸦呱呱叫着飞去
像对着两边的城墙冲去
这城墙突兀而立
面对蓝天发起挑衅。

“古老伟大的城墙,”像一群占卜官
在愤怒地询问,“你向天空要些什么?”

---

① 卡拉卡拉浴场是古罗马的第二大公共浴场,由卡拉卡拉皇帝于公元 206 年下令建造。
② 切利奥是一座小山,在罗马市内。
③ 阿文廷也是一座小山,罗马共有七座这样的小山,因此又称七丘城。

微风中从拉特兰宫[①] 传来
沉闷的钟声。

一个乔恰里亚人,裹着长袍,
在浓密的野草中吹着沉闷的口哨,
他走了过去目不斜视。我怀着激情,我为你祈求
眼前的神。

如果你觉得含泪的大眼睛
以及伸着臂向你祈求的母亲们的眼睛
十分亲切,啊女神,这些母亲
低头(向着他们的儿女:

如果你觉得高耸的宫殿上
古老的祭台亲切地依然倚着
台伯河,晚间
在坎皮多利奥

和阿文廷之间巡行
这古罗马的后裔
俯瞰着这座方城[②],
太阳兴高采烈,赞美农神的

---

① 拉特兰宫是罗马市内的一座建筑,1308 年之前为教皇驻地,后教皇迁到梵蒂冈,但拉特兰宫及旁边的圣约翰教堂仍为梵蒂冈的财产。

② 方城是古罗马的别称,罗马最早建于台伯河东岸帕拉蒂诺山顶,呈方形。

赞歌低回);

那么,你就该听听我。新人[①]
带着他们的狭隘来到这里。
这种恐惧带有宗教性,罗马
女神就睡在这里。

她把头枕在祈求的帕拉蒂诺山[②],
手臂张开放在切利奥和阿文廷山之间,
有力的肩伸至卡佩纳[③]
一直到阿皮亚大道[④]。

1877 年 4 月 14 日

在克利通诺河[⑤] 源头

山上,白蜡树在阴沉的风中摇曳,
像在轻轻絮语,
树林中的鼠尾草和百里香

① 新人指现代人,诗人认为他们对古罗马没有任何崇拜之情。
② 帕拉蒂诺山是罗马市内的七丘之一。罗马市场即在此山下。
③ 卡佩纳为罗马市北部一郊外小镇。
④ 阿皮亚大道是古罗马时代建筑的大道之一。这是古罗马建筑的第一条军事要道,通往南方,直达意大利半岛东南端的布林迪西,这一城市则是通往希腊、土耳其等地的重要港口。
⑤ 克利通诺河是翁布里亚大区的一条小河,在佩鲁贾市附近入台伯河。

随着微风送来清香，

啊，克利通诺河，羊群在潮湿的黄昏，
从山上来到你身旁：来到你这翁布里亚的少男身旁。
扭动的山羊
在波浪间涌现，这时

干瘦的母亲面向少年，
这母亲赤足坐在农舍旁唱着歌，
吃奶的小姑娘望着母亲
圆圆的脸上带着微笑。

父亲心事重重，也像古代的农牧神
裹着羊皮，
驾驭着画着画的牛车
强壮的小牛拉着，

这些小牛胸宽如板，
头上竖着月形的角，
眼睛雪白，温和，那是
维吉尔喜欢的温顺随和。

如烟的白云在亚平宁山上
洒下阴影：严峻、宏大、翠绿的
翁布里亚望着
环绕四周起伏的山脉。

啊,绿色的翁布里亚,你就是
克利通诺河的源泉之神! 在我的心底
你是古老的祖国,意大利的神祇
在广阔的地平线振动我的翅膀。

是谁将垂柳的阴影
引向圣河之滨? 亚平宁的风
使你陶醉,啊温柔的树木,你是
温和时代的爱意!

你迎战冬日而神秘的历史在颤抖
带着五月的黑色圣栎
圣栎的树干缠着
青青的常青藤。

在这神灵涌现之处的
周围,是一些杉树,像高大的卫士;
你在阴影里,你在唱着
颂歌,啊克利通诺河。

啊,你是三个帝国的见证人,
你像严肃的翁布里亚人
在凶残的决斗中让给手拿长矛的轻骑兵
强大的埃特鲁斯坎在壮大形成。

像从奇米诺山[①] 上大步下来
跨越一个个乡镇
然后来到格拉迪沃[②],树起
罗马自豪的图腾。

但你十分平静,大家却需要
意大利的共同神灵,胜者和败者都需要这一神灵,
这时从特拉西梅诺湖[③] 上
传来布匿人的怒吼声。

从你的洞穴中传出呐喊,山上
响起军号作为响应:
"啊,你在雾蒙蒙的
梅瓦尼亚放牧牛群,

你俯身向下耕着纳尔河的
左岸,你在绿色的斯波莱托[④]
采伐树林或者在
雄伟的托迪[⑤] 成婚。

把肥牛留在芦苇荡,让褐色的

① 奇米诺山是翁布里亚地区的一座山,在维泰尔博市的东部。
② 格拉迪沃指战神,这里指罗马士兵。
③ 特拉西梅诺湖在翁布里亚大区内。
④ 斯波莱托是翁布里亚大区一座城市,建在山上,十分古老。
⑤ 托迪是翁布里亚一古城,也建在山上。城内的大教堂十分著名。

公牛留在犁沟，让楔留在
倾斜的橡树上，让新娘
留在祭坛；

飞奔，飞奔，飞奔吧！带着斧
带着箭飞奔，带着棍和棒飞奔；
飞奔吧！凶残的汉尼拔
威胁到意大利的神灵。”

啊，太阳之光真诚地微笑
为了这一圈美丽的山峰，当高高的
斯波莱托看到这些山在欢呼
废墟在引退

摩尔人一动不动而诺曼底人的马儿
在混战，它们身上，是一群
身穿铁甲的人，闪着油的烈火，唱着
胜利之歌！

现在一切沉寂。在静静的漩涡中
一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颤动的河水
像一面清亮的明镜。

它向最低处的小树林
暗笑，小树林在一动不动地分枝：这碧玉

像是同紫晶
在温柔的爱中结合，

它像蓝宝石之花，这白光
像金刚石一般严峻，
迎着寒冷在绿色源泉的
寂静中呼唤。

在山脚和阴影中的橡树下
有条条河流，啊意大利，这泉水就是你的颂歌。
仙女们，她们生活在这里，这便是
神圣的婚床。

蓝色的水神在柔和的幕中
涌现，为宁静的夜
从山上高声呼唤
褐色头发的姐妹，

并在广袤的月光下
引领人们跳舞，高兴地齐声歌唱
永恒的贾诺[①]，多少爱
战胜了卡梅塞娜。

① 贾诺是罗马神话中的过渡之神，因而有两副面孔，一向前，一向后。下文的卡梅塞娜是他的妻子。

他在天上，她是本地有男子气的
女人；这氤氲的亚平宁便是床：
云遮住这伟大的交媾，由此产生了
意大利人。

现在一切沉寂，啊，孤独的克利通诺河，
所有一切：你的那些孤独的庙·
只有一座走向你，你这着紫袍的神
没有在里面端坐。

你的神圣的河流不再流淌
赶着牛群，这牛是罗马人
奉献给祖先庙宇的祭品：罗马
不再庆祝胜利。

不再庆祝，然后一个红头发的
加利利人① 登上坎皮多利奥，
放下一个十字架，说道：
“奴隶们，抬上启程。”

仙女们逃到浑浊的河边
哭泣而在母性的内心，
愤怒的吼叫
像云一样在山上消遁。

---

① 加利利是巴勒斯坦北部一城市，加利利人指基督耶稣，这里指基督教徒。

这时古怪的一群人,在赤裸的
白色庙宇和破碎的廊柱间
慢慢前行,裹着黑衣,
边走边祈祷。

这时在人们劳作的田野上
一片声响,对帝国的回忆
成为一片荒漠,这荒漠
说这是上帝的王国。

向神圣的耕者,向期望的
老父们,向如花的妻子们夺去这古怪的一群;
神到处都在祝福,
这些可诅咒的人。

生活和爱的可诅咒的
人,他们激动兴奋
合着上帝的痛苦
在悬崖和洞穴。

他们陶醉着来到
荒废的城市,不断一起
向十字架祈求,渎神者们,
卑下的人。

啊，人的灵魂要么在伊利索河① 安宁
要么在高高的泰博罗山边
挺起腰，黑暗的时日已过去，
人已复生王国复兴。

啊，你这不可战胜的年轻人的母亲
将土块打碎使休耕地复耕，
像马驹在战火中嘶鸣
意大利的母亲。

你这饲草、葡萄、永恒的法律
和卓越的犁的母亲使生活甜蜜，
啊！古老的颂歌唱给你
这使我焕然一新。

高山向着颂歌欢呼，绿色的翁布里亚
森林和河水也在欢呼：在我们面前冒着热气
渴望新的工业
冒着蒸汽飞奔。

1876 年 6 月 14 日

① 伊利索河是希腊的一条小河。这里指全希腊。

罗　　马

罗马，我的骄傲的灵魂[①] 飞向你的天空，
啊罗马，请把它收下，请收下我的闪光的灵魂。

我到这里不是为了寻找你的琐屑，
谁能在提图[②] 拱门下寻找蝴蝶？

如果斯特拉代拉[③] 那个古怪的酒贩[④] 在蒙特奇托里奥[⑤]
玩弄皮埃蒙特的鬼把戏[⑥] 与我何干？

如果比埃拉[⑦] 的纺织家[⑧] 拼命挣扎，

---

① 骄傲的灵魂是说诗人以成为罗马之子而感到骄傲。
② 提图(39～81)，是古罗马皇帝，为庆祝他的胜利而建的拱门在罗马市中心，也叫提图凯旋门，现为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建筑之一。
③ 斯特拉代拉是帕维亚省的一个市镇。
④ 酒贩指戴普雷蒂斯(1813～1887)。他生于斯特拉代拉，该地以产酒闻名。戴普雷蒂斯曾多次任首相，善于在各党间搞妥协。
⑤ 蒙特奇托里奥是意大利众议院所在地，议会大厦称蒙特奇托里奥宫。
⑥ 皮埃蒙特的鬼把戏指戴普雷蒂斯玩弄的权术。意大利统一是从皮埃蒙特地区开始的，这里指统一运动中那些资产阶级政客玩弄权术、相互妥协、互相利用等腐败行为。
⑦ 比埃拉是北方一市镇。
⑧ 纺织家指奎·塞拉(1827～1884)，当时任财政大臣。他在比埃拉拥有一家纺织厂。

像蜘蛛在你的网里挣扎,那又与我何干?

拥抱我吧,罗马,晴空里,啊罗马,阳光照着我,
在你那无垠的碧空阳光普照。

太阳照耀阴暗的梵蒂冈,豪华的奎里纳尔宫,
以及废墟间古老神圣的坎皮多利奥[①];

啊罗马,从七座山丘,你向和风里
欢欣的爱人伸开双臂。

啊,这伟大的婚床,卡帕尼亚[②] 多么宁静!
灰色的索拉特山[③],你就是这永恒结合的证婚人!

阿尔巴山[④],快鼓掌欢呼唱起祝婚诗;
绿色的图斯科洛[⑤],唱吧,欢唱吧,多水的蒂沃利[⑥]。

这时我从贾尼科洛[⑦] 欣赏这伟大的罗马,

① 坎皮多利奥是罗马七丘之一,也是罗马的象征。这里梵蒂冈代表教会,奎里纳尔宫代表国王,即君主制,坎皮多利奥则代表古罗马。
② 卡帕尼亚是罗马郊外的平原地区,诗人这里将这一地区看做罗马与爱人成婚的婚床。
③ 索拉特山在罗马北郊。
④ 阿尔巴山是罗马郊外的一座小山。
⑤ 图斯科洛是古代一城镇,在罗马南郊,是古罗马人度假之处。
⑥ 蒂沃利是罗马东部的一个市镇,建在山上,泉水丰富,有很多喷泉。
⑦ 贾尼科洛是罗马市内台伯河边的一座小山,可鸟瞰罗马市风光。

它像一只大船驶向世界帝国。

这船以船头刺向无限远的高空①，
我的灵魂驶向神秘的海滨②。

在明媚的霞光里
慢慢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③ 前行，

极限时刻④ 的翅膀无声地触到我的前额，
我未曾感到，仍在宁静中默默跋涉。

我走过一丛丛阴影，看到了神圣的河⑤ 堤
父辈们的伟大灵魂在低声细语。

1881 年 10 月 9 日于罗马

在圣佩特罗尼奥⑥ 广场

高塔林立的博洛尼亚立在灰暗寒冷的冬季，

---

① 无限远的高空指天空。
② 神秘的海滨即冥府。
③ 弗拉米尼亚大道是古罗马修建的十四条大道之一，通往北方。
④ 极限时刻即死亡时刻。
⑤ 神圣的河指穿越罗马市的台伯河。
⑥ 佩特罗尼奥于 433 年至 450 年为大主教。博洛尼亚市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认为他是为该市争取自由的英雄，后即被尊为该市的保护神，前面加上了“圣”字。这里所说的广场是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前的广场。

山上的白雪带着笑意。

这是甜蜜的时刻,因为无力的太阳
照着高塔和庙宇,佩特罗尼奥这是你的庙宇。

塔上的画眉展翅飞过高塔,
飞过庄严庙宇孤独的尖顶。

蓝天在寒冷中闪着金刚石似的光,
空气像银色的纱笼罩。

市场,高大建筑渐渐模糊
祖先持圆盾和臂伸出也看不清楚。

塔顶停着太阳
微笑地望着无力的紫罗兰,

这花在灰色的石头和红砖之间
显得突出像在唤醒世纪的灵魂。

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
唤回红色的五月,唤回暖洋洋的芬芳的夜晚。

可爱的女人们在广场上跳舞
执政官们带着俘获的国王归来。

文艺女神对着诗轻轻微笑，
诗中透出对古老的美的想望。

1877年2月6～7日

在阿达河[①]上

在金星的粉红色火光中，你奔流不息，
你奔流，天蓝色的阿达河：莉迪娅
在宁静的河上，怀着温柔的爱意，
在傍晚的阳光下航行。

瞬间，那座难忘的桥已远去。
高耸的圆穹让位给晴空，
低声絮语的无垠平地
像水面一样平静。

洛迪[②]的残破城墙缓缓退去
黑黑的城墙攀着绿色的斜坡
以及柔顺的山冈。
再见了，人类的史迹。

当罗马的战神同蛮族

---

① 阿达河是意大利北部一条大河，注入波河。
② 洛迪是阿达河边的一个市镇。

怒吼着交火时,米兰的
愤怒在此复仇
点燃意大利的处处火焰。

你仍从拉里奥[①] 向埃里达诺[②]
流淌,啊,阿达河,带着平静的希冀,
带着响亮连续的声响,
流向平静的草地。

当摇摇欲坠的桥
沐浴在枪林弹雨中时,命运
已在年轻的小手中
过去两个世纪。

你清洗凯尔特人和条顿人的
鲜血,啊,阿达河,流吧:涟漪的
水面上多氧的轻烟飘摇,
腐败的浊气顿消。

闪电的最后声响在死亡
在凹弯的小湾中释放:洁白的牛
吃惊地将目光
移开河面,抬头张望。

---

① 拉里奥即米兰北部的科莫湖。
② 埃里达诺是神话传说中的一条河,实际指意大利最大的波河。

现在庞培① 的鹰在哪里？鲁莽的
索亚维亚陛下的鹰
以及白色河流的鹰在哪里？
你仍在流淌，啊，蓝色的阿达河。

在金星的粉红色火光中，你奔流不息，
你奔流，天蓝色的阿达河：莉迪娅
在宁静的河上，怀着温柔的爱意，
在傍晚的阳光下航行。

在空气的庄严欢笑之下
大地在颤动：每一浪都点燃
并激起激动的
爱的闪光。

春光焕发的湿润草地
飘着花香，低吟欢笑的河水
溅着浪花
发出温柔亲切的声响。

树木轻轻滑过，在肥沃的
河岸间辉煌的河水流淌。

---

① 庞培（公元前 106～前 48），古罗马将军，公元前 60 年同克拉苏、凯撒建立三头执政，后同凯撒闹翻。凯撒执政后，庞培逃往埃及。这里指罗马帝国。

流过田野的棵棵
大树，那便是它的路标。

从树上飞过，从繁荣大地的
篱笆间飞过，朝着金色和玫瑰色的地带
欢乐的鸟儿追逐
同爱意混合。

在金星的粉红色火光中，你奔流不息，
你奔流，天蓝色的阿达河。莉迪娅
在宁静的河上，怀着温柔的爱意，
芬芳的微风漫溢。

金色阳光下肥沃的草地间
你同厄里达诺斯① 河汇合。
不倦的太阳
在晚霞中降落。

啊，太阳，啊，奔流的阿达河，灵魂
追着你奔向埃利西奥②。
啊，莉迪娅，
它和相互的爱在哪里消失？

① 厄里达诺斯是希腊神话中同名河流之神。
② 埃利西奥是传说中为高贵的灵魂设立的精美花园。

我不知道;但我将远离别人,
融入莉迪娅含情脉脉的爱意,
无名的愿望和神秘
在那目光中游移。

1873 年 12 月 8 日于博洛尼亚

为拿破仑·欧杰尼奥之死而作

这个①,被野蛮人无目标的标枪
杀死,闪光的眼睛闭上
那眼像活的幽灵一样在笑
在无边的蓝色中闪亮。

另一个②,厌烦地吻着奥匈军服
梦着寒冷清晨的
起床号和战鼓,
像凋谢的风信子花一样倒伏。

两人都渴望着远处的母亲;童年
柔软的金色头发

① 这个,指拿破仑·欧杰尼奥(1856～1879)。他是拿破仑三世的儿子,入侵南非时被祖鲁人杀死。这首诗便是由他的死而引发的感想:子女为父辈的过错付出生命的代价。

② 另一个,指拿破仑·佛朗切斯科(1811～1832),拿破仑一世的独生子,其父倒台后随母回外祖父家,放荡过度而死。

也像在期待着
母亲的抚摸。然而

年轻的灵魂,出现在黑暗中,
没有慰藉;对祖国
也没有与爱和光荣
同步的言语。

啊,奥尔滕西亚[①] 之子,不对,
你向少年许诺的不是这个,
你面向巴黎为他请求
远离罗马之王的不幸命运。

塞瓦斯托波尔[②] 式的胜利的和平
以洁白翅膀发出的声响
使小家伙平静;欧洲表示钦佩。
圆柱像灯塔一样辉煌。

但是在十二月和雾月
泥泞是那么残酷,雾是那么阴险。
在那样的微风中灌木也不会生长,

① 奥尔滕西亚(1783~1837),荷兰女王(1806~1810 在位)。她的母亲改嫁给拿破仑,她即成为拿破仑的女儿。

② 塞瓦斯托波尔是乌克兰一城市,在克里米亚半岛。1854~1855 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围困。欧杰尼奥生于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结束,因此说该市的"胜利的和平以洁白翅膀发出的声响使小家伙平静"。

要么便是废墟和毒物。

阿雅克肖[①] 的孤零零的住房，
它的绿色大橡树树影婆娑，
土丘显得平静安详，
大海在它面前发出声响！

在那里，莱蒂奇娅[②] 这个意大利姓名
已在多少世纪叫响，
她出嫁，成了幸福的母亲，
啊，季节是多么短暂！ 在那里。

最后的闪电摧毁国王们的御座，
给各国人民以一致的法律，
啊，执政官，你必须引退
退到海边和你所信仰的上帝身边。

莱蒂奇娅像个阴影住在
空无一人的家里；恺撒的光没有
给她荣耀：科西嘉的母亲
在坟墓和不幸中生活。

---

① 阿雅克肖是科西嘉首府，拿破仑一世及其兄弟诞生于这个城市。后文说“孤零零的住房”指拿破仑的出生地已被抛弃，荒芜下来。

② 莱蒂奇娅·拉毛利诺(1750～1836)，拿破仑一世的母亲。诗中所写均表现其孤独，因其子女等均已死。后文所说恺撒也是拿破仑的儿子，他也未能给她带来荣耀。最后写到她面向大海的询问，表现出她的孤寂。

决定她命运的人[①] 有鹰一样的眼，
女儿像清新的曙光，
孙子们怀着热切的希冀，
大家都已死去，大家都距她遥远。

科西嘉的尼俄柏[②] 在夜间
站在门口
儿子们就从那里洗礼并离去，手臂
有力地伸向汹涌的大海。

她询问、询问，询问是不是从美洲、
从不列颠、从炎热的非洲
她的一些不幸的子孙
会被死亡之神带回她的怀抱。

1879 年 6 月 23 日

① 决定她命运的人指拿破仑。

② 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特拜国王安菲翁的妻子。据荷马说，她有六子六女，因而引以自豪，嘲笑女神勒托只生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后阿波罗射死尼俄柏的所有儿子，阿耳忒弥斯射死她的所有女儿。尼俄柏的丈夫知道后自杀身亡，她也悲痛过度化为山岩。这里以她比喻莱蒂奇娅。

致朱塞佩·加里波第

1880 年 11 月 3 日

专员①,独自一人,面色阴森
站在队列前,默默披上披巾②
跨上马,大地苍茫
一片灰蒙蒙,天色沉沉,周围一片寒冷。

他的马在泥泞中
前行。身后是有节奏的
步伐声,夜里
英雄们叹息声声。

这叹息来自大片发黑的尸体,
这叹息来自片片血迹,
到处是血肉之躯,
啊意大利的母亲们,那是你们的子女,

灵魂飞升像天上的星星,
一片声响像众人在歌咏。
背后是神圣的罗马,

---

① 专员即加里波第,他在征服西西里后曾被任命为那里的专员。

② 披巾指加里波第的红巾。他在作战时披着红巾,已成为他的特殊标志。

空中响起胜利的歌声。

彼得和恺撒签署协议
世纪的灾难便从蒙塔纳诞生①。
啊,加里波第,在蒙塔纳
你一脚踢翻彼得和恺撒的誓盟。

你是阿斯普罗蒙特的光荣造反者 ,
你是蒙塔纳的高贵报仇者,
你来到巴勒莫和罗马②
来到坎皮多利奥向卡米洛③ 述说。

这是众灵魂的神秘声音
在胆怯的狗④ 狂吠之日
辉煌地响彻意大利的天空,

① 这里的彼得指教皇庇护九世,恺撒指拿破仑三世。另外,公元 800 年 11 月 23 日,教皇莱奥内三世和卡洛国王在蒙塔纳签订协议,后者后来成为罗马皇帝,他承认教皇对罗马的统治权,因此诗人说这是“世纪的灾难”。这首诗是在米兰为蒙塔纳的烈士们建立纪念碑时写的。蒙塔纳是罗马附近一小镇,1867 年 11 月 3 日,加里波第率部攻打蒂沃利时在蒙塔纳被法军和教皇的军队所阻,因众寡悬殊,被迫放弃进攻计划,死伤多人。后文的阿斯普罗蒙特是南方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一大片山区,1862 年 5 月,拿破仑宣布占领该地。8 月 29 日,加里波第在此激战四小时受伤被俘,只好放弃收复这一地区的斗争。

② 指加里波第率千人团征服西西里并进军罗马。

③ 卡米洛指马尔科·福里奥·卡米洛,古罗马将军,公元前 390 年赶走高卢人,解放了罗马。

④ 胆怯的狗指当时温和派的政客和记者们,他们激烈反对加里波第的事业。

这些狗害怕它们主人手中的木棍。

意大利今天崇拜你。新罗马
呼唤你称你为新罗慕路斯①。
啊神圣的人,你高升天空。死亡
不敢近你只好悄悄逃离。

成群的灵魂听从你的命令
将多少世纪的伟人
召集,举行神圣会议
讨论祖国的前程。

你高高升起。但丁对维吉尔说,
“我们从未想起如此高贵的
英雄。”李维微笑,他说,
“啊我的诗人们,他是真正的英雄。

这位勇敢顽强的人
是意大利文明史上的英雄,
他的事业基于正义,他
高瞻远瞩,将理想处处传颂。”

光荣属于你,伟大的父亲。你那
雄狮般的心

① 罗慕路斯是传说中罗马的建城者。

在埃特纳[①],在众山峰
对着野蛮人[②] 和暴君跳动。

你的温柔的心
在蓝天、大海和鲜花
遍开的五月天空微笑,
对着英雄们的永恒纪念碑欢笑。

1880 年 11 月 4～5 日

米拉马雷[③]

啊,米拉马雷,你那些白色的塔
在雨意浓浓的天空下更显阴森
凶猛的鸟在飞翔
浓云来临。

啊,米拉马雷,面对你那
灰色的花岗岩岸
汹涌的大海像在怒吼
波浪翻滚。

① 埃特纳是西西里岛一火山,众山峰指西西里的山峰,这里是说加里波第震撼了整个西西里岛。
② 野蛮人指外国侵略者。
③ 米拉马雷是的里雅斯特市的一座城堡,是哈布斯堡大公马西米利亚诺于 1856～1860 年为其未来的妻子建的“爱之巢”。

海湾上阴云密布显得忧郁
多塔的城市① 在观望
穆贾、皮拉诺、埃吉迪亚和波雷奇②，
像海上的颗颗宝石；

大海推着咆哮的怒浪
涌向这礁上的城堡，
在那里你面向亚得里亚海的两种景色
面向哈斯伯格市的要塞；

纳布雷西亚纳的上空发出巨大声响
沿着赭色的海岸，远处
的里雅斯特头上
云间闪电频频。

那个四月甜蜜的早晨好像
一切都在微笑，那个金发皇帝
出发，带着美丽的女人，
到海上航行！

帝国的伟大从他平静的

① 多塔的城市系指威尼托地区的城市。过去，各大家族纷纷在自己的邸宅大建高塔，谁的塔高就说明谁家势力大。
② 这些都是小城镇，其中的波雷奇现属克罗地亚。

脸上闪现,他的女人蓝色
骄傲的目光
对着大海。

再见了,为快乐时日而建的城堡
那是徒费力气建起的爱巢!
又一场微风掠过这对夫妇
在海上的隐居巢穴。

他们怀着希望离开大厅
那里曾是胜利的见证
充满智慧。但丁和歌德
想劝阻陛下统统归于无用。

在那些油画之间,斯芬克斯
环视海上的波涛,
它退缩,听任那部小说
那样打开。

可以知道那不是爱之歌不是
冒险,那里阿兹台克人
在西班牙弹起吉他! 那里
随着微风

从悲哀的萨尔沃雷角[①] 浪涛的
嘶哑声中传来的可是挽歌?
威尼托的死者还是伊斯特里亚[②] 的
老美女在唱歌?

"喂! 你这可恶的人来到我们海上,
哈斯伯格的儿子,不幸的'诺瓦拉号'
依里逆司[③] 阴沉地与你在一起
面纱随风张开。

你看斯芬克斯变了脸
面对你在阴沉地退却!
那是那个疯狂的乔瓦娜[④] 的白脸
她同你的妻子是死敌。

---

① 萨尔沃雷角是伊斯特里亚半岛西端之角,伸向的里雅斯特海湾,现在属南斯拉夫。

② 伊斯特里亚是前南斯拉夫伸向亚得里亚海的半岛,现分属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曾为这一半岛某些地区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分歧,直至 1975 年签署奥西莫协议后才彻底解决争端。这里说这一地区的老美女在唱歌,是指以下所唱的内容是当地的一种传说。

③ 依里逆司为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总称。下句的面纱张开是指复仇女神与"诺瓦拉号"同行,以面纱当帆,意味着这位到墨西哥去当皇帝的马西米利亚诺将遭报复,上句的"不幸的诺瓦拉号"亦暗指此厄运。这位皇帝是乘这艘船前往墨西哥的。后文说"斯芬克斯变了脸"也是暗指这位皇帝将遭不幸。"面对你在阴沉地退却"意为"诺瓦拉号离开埃及驶向美洲,因而斯芬克斯在'退却'",形容词"阴沉"也暗示这位皇帝的不幸。

④ 乔瓦娜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菲力普之妻,在其夫死后发疯。这里将斯芬克斯比为这个疯子,意谓马西米利亚诺将遭不幸。

那是对你冷笑的安东尼埃塔①
被绞断的头颅。腐烂的双眼
仍望着你,那是蒙提祖玛二世②
可怖的黄色脸膛。

在巨大的龙舌兰丛中
即使有风这树丛也永不会摇动,
立着他的金字塔③ 一般
青黑色的火焰。

穿过阴沉的热带森林,上帝
维奇洛波奇特利④,你的血已预感到,
在远海上掀起波涛,
你喊道:'过来!

我等你多时! 白人的恐怖

---

① 安东尼埃塔是路易十四的妻子,1793 年被送上断头台。这里说她的"被绞断的头颅"向马西米利亚诺冷笑,仍是暗示这位皇帝之行不吉利。

② 蒙提祖玛二世(1466～约 1520),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的第九代皇帝,因猛烈反抗西班牙占领者科尔特斯而著名。

③ 他的金字塔是指阿兹台克人的庙宇,那里的庙宇为金字塔形。

④ 维奇洛波奇特利是阿兹台克人崇拜的神,司掌太阳和战争。其母为大地女神,而南天星是其兄弟,月亮则是他的妹妹。阿兹台克人供奉此神时要将战俘或奴隶在神泉沐浴后祭献给此神。这里将此神称为上帝,"你的血已预感到"是说他已感到白人皇帝马西米利亚诺的入侵,于是"掀起波涛",喊出了报复的怒吼,马西米利亚诺终被杀死。

毁掉我的王国,我的庙宇被粉碎。
过来,你就是献给我的牺牲,啊
卡洛五世的侄子。

我没有让你的祖先丢脸
或者让他们愤怒;
我爱你,欢迎你①,你是
哈布斯堡的再生之花。

太阳亭下
瓜蒂莫齐诺② 皇帝的伟大灵魂
我向你献上供物,啊它是纯洁、强大、美丽的
马西米利亚诺。'"

1878 年 8 月 17 日

秋晨的火车站

啊,那些灯在树后照着,
多么懒散,

① "我爱你,欢迎你"是说维奇洛波奇特利希望马西米利亚诺前来,以便给予恰如其分的报复,只有"哈布斯堡的再生之花"这样的人物被杀,才可算作真正的报复,杀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普通成员不足以解恨。

② 瓜蒂莫齐诺是阿兹台克人的最后一个皇帝,西班牙人入侵后将其抓获,大加折磨后于 1524 年将他杀害。前一句的"太阳亭"是阿兹台克人所说的天堂。

在滴着雨滴的树枝间
灯光对着泥泞打哈欠！
附近蒸汽机车的
汽笛刺耳、哀怨。天空
一片铅灰，秋日的早晨
像硕大的幽灵笼罩一切。

火车带着那些黑色的车厢，车厢中，人们
蜷缩沉默，这车开向何方
又是为了什么？它难道
不知远方的痛苦或热望的折磨？

莉迪娅，你也心事重重，冷冷地
把车票递给守车人剪掉，
美丽的时光在你面前
一晃而过，暂时的欢乐和回忆也一晃而过。

长长的黑色列车开走了，
头戴黑帽的巡道员走来，
像一些黑影；手里拿着
半明不暗的灯和铁棍：那是铁锤
想敲出悲凉的
长声，灵魂深处是
烦怨的回声

内心的痛苦与之回应。

车窗砰砰关上
显得过分用力，像是迅速发出
最后的嘲笑。
大滴的雨滴在玻璃上流过。

这是一个怪物，它知道它的
铁的灵魂，喷着气，摇晃着，喘着，眼中
喷着火；黑暗中鸣着汽笛
向着空间示威。

凶暴的怪物在奔跑；令人可怕的拉力
像扇着翅膀将我的可爱的人拉向远方无影无踪。
啊，雪白的面孔和漂亮的纱巾
挥舞着统统消失在黑暗中。

啊，白里透红的亲切的面容，
啊，明亮平静的眼睛，啊，鬈发间
洁白的前额
令人感到亲切地微微前倾。

温和的气氛中生活令人多激动，
万物向我微笑的夏季令人多激动，
六月的骄阳
高兴地用光亲吻

栗色长发映衬下的
柔软的面颊，我的梦
像比阳光更美的月晕
重新将亲切的人儿围到中心。

在雨下，在雾间
时光又返回，我愿同它们融为一体；
我像醉鬼摇摇晃晃，我触摸自己，
这才知道我还不是幽灵的躯体。

啊，树叶落下，冰冷，
连续，无声，沉闷，落到心穴！
我相信我孤独，永恒，
整个世界是凄清的十一月。

对自己的存在没有感觉的人真好，
这影子真好，这雾真好。
我要，我要将我沉入
永恒的烦恼。

1875 年 6 月 25 日

莫 尔 斯

——白喉流行时

这个凶神降临我们各家，
远远听到飞翔的隆隆声，

以及冰冷冰冷的翅膀飞来的阴影
在四周造成一片沉寂一片凄冷。

在她到来之时男人们低下头，
女人们胸脯喘息着开裂。

七月里旋风次数虽多，高处密林间，
青翠的山顶没有风的怒号。

树木只在轻轻摇像是一动不动，
树间只能听到溪水的叮咚。

它进来，旋转，触动；头也不回
将青枝绿叶的灌木吹倒在地；

它收走金黄的穗，还有串串绿色的果，
收走可爱的新娘，以及美丽的姑娘。

还有那些小伙子，粉色的臂膀落入它的黑翅间
这黑翅在阳光下伸展欢笑。

你走进的家里父亲的脸多么悲凄，
无言的冷静女神，你扼杀了多少新生命！

那里的房间再也没有节日里的欢笑之声
或者窃窃私语，像五月鸟巢中的吱吱叫声。

那里再也没有欢乐的成长年代的声响，
没有爱的抚慰，没有伴着喜歌的舞蹈。

那里的残存者在阴暗的气氛中变老，他们
仍然伸长耳朵听你返回时的怒号，啊，女神。

1875 年 6 月 27 日

在马里奥山[①] 上

杉树庄严地站在马里奥山顶
空气显得明亮平静，
无言地越过灰色的田野
注视着台伯河。

① 马里奥山是罗马近郊的小山，在城西北角梵蒂冈城之后，现已成为罗马市的一个繁华的居民区。

注视罗马静静地
伸展开来，像一个巨大的牧羊人
专注地赶着羊群，来到
圣彼得① 出现的地方。

你们在山顶同明亮的山冈混合，
朋友们，你们将透明的葡萄酒混合，太阳
向你们折射。你们在微笑，啊，多么漂亮。
可我们明晨会死去。

拉拉杰，在发出芳香的树林
只剩下标志永恒光荣的月桂，
啊，经过你那褐色的头发面前时
发出微微的光芒。

在沉思般飞翔的诗之间
给我的是令人高兴的奖杯和甜甜的
玫瑰花，这花在冬季
短暂开过后死去。

① 圣彼得是耶稣十二使徒之首。传说他曾在罗马等地传教，因受人忌恨，多次受苦蒙难。据推断，他是在公元 64～67 年期间在尼禄运动场殉教的，这一运动场就是现在罗马市内圣彼得大教堂的所在地。为纪念这位圣徒，公元 326 年在此建立圣彼得教堂。现在是梵蒂冈城的大教堂，也是世界最大的教堂。

明天我们都会死，像昨天
我们所爱的人死去。从记忆中消失，
从情感中消失，模糊的影子
渐渐淡化消失。

我们将会死去；给万物以生命的
太阳仍将不倦地照耀大地，
每时每刻都有千百个新生命
像火星一样升起。

生命中又充满新的激动的爱，
生命中新的战斗又将人激励，
未来的歌合唱给
新的神祇。

新生的一代，我们手中的火炬
将传到你们手里，你们也将
消失，成群的人带着希望
到永恒中去。

再见吧，我的短暂的思想的母亲，
你是大地，生命的隐居地！你会让
多少永恒的光荣和痛苦随你一起
围绕太阳旋转！

只要在赤道之下

在散发的热量之下
子孙后代永远延续
人类只有男的,女的。

在山下的废墟间你们站得多直,
在死去的黑色树林间,它们的
黑眼在永恒的冰上望着你,
太阳,正在落下去。

1882 年 1 月 29 日于罗马

夏　　梦

荷马,在战斗中,在炽热的时刻
你在光芒四射的诗中把我战胜。我低下头
深入斯卡芒德罗河① 岸的睡梦,但我的心已逃到第勒
尼安海滨。
梦吧,梦我新的时代的平静。
再不必去管那些书本,房间沉浸在七月似的阳光中,
城里卵石路上马车滚滚
发出隆隆的响声,眼前开阔,故乡的山冈又在眼前清
新,

① 斯卡芒德罗河在土耳其境内,流经特洛伊平原。荷马名著《伊利亚特》描写的故事即发生在这一带。这首诗描写诗人夏日中午读荷马诗时进入梦乡的情景。

那亲切的野山又开满四月的花朵显得年轻。
雨水沿着斜坡欢歌而下慢慢形成
一条小溪。我的妈妈依然健壮年轻。
沿着小溪漫步,手牵金发披肩
穿着雪白衣服的少年满面春风。
少年迈着自豪的小小步伐,
他因母爱而自豪,和谐的大自然形成
伟大的节日气氛使他心情振奋。
但城堡的钟声响起
宣布基督明天回到他的天空[①];
春的精神旋律像微风
吹过山尖、平地、树梢和水滨;
桃树苹果树开满白花红花,
绿草在黄花和蓝花下面笑个不停,
红色的三叶草盖满斜坡平地,
湿漉漉的金色鹰爪豆点缀在山阴,
海上吹来习习微风
吹拂着这些鲜花发出芳香;海上四艘白帆
像摇篮在阳光下慢慢往返,
海天和大地融为白光一片。
年轻的母亲幸福地在阳光下观望留连。
我望着母亲,若有所思地望着兄弟,
兄弟躺在阿尔诺河旁鲜花遍地的土丘上,
睡在卡尔特修道院人头像柱下像柱十分庄严;

① 因为第二天是复活节。

我依然若有所思心怀疑虑，微风吹拂
我的痛苦从那曾是幸福的年代
重新回到我身边。
那些亲切的形象已成过去，快活也随梦消散。
月桂树使房间充满欢乐，
低头向着窗框看那针叶如何往返。

1880 年 7 月 3 日

下　雪

雪花从铅灰的天空慢慢飘落，城里
呼喊之声和生活的声响再不会升起，
听不到辚辚的车声和菜场的吆喝，
听不到青年人爱情的欢歌。

沙哑的钟声从广场钟楼响起
声声哀怨，像远方另一个世界的叹息。

飘泊的鸟撞着模糊的窗玻璃，这该是
朋友的灵魂归来，归来探视我将我召去。

不会久了，亲爱的朋友们，不会久了，“不驯服的心啊，
请不要愤激”。
我将要沉寂，将在阴暗的处所安息。

1881 年 1 月 29 日

在罗马建城纪念日

你是繁花似锦的四月的被救者
在山上可以看到你
从罗慕路斯[①] 的犁沟边复生
斜视着野外的田地。

在多少世纪的神力之后
明媚、崇高的四月照耀着你，
太阳和意大利向你
致意，我们的人民的弗罗拉[②]，或直呼你罗马。

如果在坎皮多利奥不再
跟着教皇上来沉默的少女，
凯旋在神路
也不会使四匹马屈服，

① 相传罗慕路斯的外祖父被其弟夺权后出走，罗慕路斯的母亲被迫做修女，但她与战神相爱，生下双胞胎罗慕路斯和他的弟弟。她被杀后，两婴儿被投入台伯河，一母狼救起两婴儿并哺育成人，后在获救处建立罗马城，该市的城徽即是母狼育婴。

② 弗罗拉是罗马神话中司花、青春和青春之乐的女神，每年4月28日至5月3日的花神节即是对她表示尊敬的节日。

你这市场[①] 的寂静
胜过种种声响,胜过种种光荣;
世上一切都是文明、
伟大、神圣的,只要它仍属于罗马。

啊,罗马女神! 谁如果不认识你
他一定是毫无见识心地阴冷,
在他邪恶的心中产生的是
野蛮人的残忍。

啊,罗马女神! 我低头望着
市场的废墟,含着甜甜的泪
敬慕你散见各处的足迹,
你是祖国、神和神圣的母亲。

我为你成为意大利的公民,
为你成为诗人,你是各国人民的母亲,
面对世界唤起你的灵魂,
你使意大利带有你的光荣。

于是,你使自由的人
统一于一个名字,它便是意大利,
人们归来,拥抱你的胸

---

① 市场指罗马市场,原为古罗马市的市中心,古罗马的神庙、祭坛、教堂、市场等遗迹集中在这里。

凝视着你那鹰一样的眼睛。

在寂静的市场边的山冈
你把洁白的手伸出，
伸向自由的女儿
指着圆柱和凯旋门。

这凯旋门期待新的胜利
不再是国王，不再是恺撒，
不是拧起的锁链
不是白色战车上人的手臂。

而是你们的胜利，意大利人民，
战胜黑暗时代，战胜野蛮时代的胜利，
战胜魔鬼的胜利
你以冷静的决断使人们获得解放。

啊，意大利，啊，罗马！ 这一天，市场
上空将一晴如洗，赞歌
光荣，光荣的赞歌
在无垠的空中永远飘荡。

1877 年 4 月 22～23 日

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

皮埃蒙特[①]

小羚羊跳上闪闪发光的
锯齿形山顶，巨大的
雪崩滚滚而下
发出隆隆的声响。

但是一只苍鹰在阳光明媚的
蓝色晴空静静飞翔，悠悠地
在空中盘旋后
庄严缓慢地下降。

啊，皮埃蒙特！漫长悠扬的
旋律是为了你，像你好样的
人民的史诗之歌，
从大河上飘来。

---

① 皮埃蒙特是意大利二十个大区中的一个，在西北部，与法国接壤，首府为都灵。意大利的统一即是由这一地区的萨伏依王朝发起的。

飘来时如此丰满、快速、雄壮，
像你的上百个营，在山谷间
寻思那些城市
以及乡村的荣光。

古老的奥斯塔[①] 有恺撒式的城墙
护卫，在阿尔卑斯山口
奥古斯都的拱门耸立
超过野蛮人的城堡。

美丽的伊夫雷亚[②] 有红色的高塔
像梦境般天蓝色的多拉河
映着河湾，周围是阿尔杜伊诺[③]
国王的阴影。

比埃拉在山和绿色的平地间
高兴地望着富饶的河谷，
夸耀其武器和耕犁
以及闪光的业绩。

强大坚韧的库内奥[④]，可亲的

① 奥斯塔是意大利一个城市，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的首府。
② 伊夫雷亚是皮埃蒙特区的一座城市，多拉河流经该市。
③ 阿尔杜伊诺(955～1014)，伊夫雷亚侯爵。1002 年在一些小世俗封建主支持下成为意大利国王，以对付大封建主和亨利二世皇帝。
④ 库内奥是皮埃蒙特区的一座城市，同名省的省会。

蒙多维[①] 笑对美丽的山坡，
阿莱拉莫[②] 的城堡和葡萄园
令人感到欣喜。

欢乐胜利的都灵
沉浸在苏佩尔加[③] 传来的
阿尔卑斯山节日的歌声里，
建共和国的阿斯蒂[④] 也十分美丽。

它因哥特人的浩劫和费代里科的
愤怒而自豪，从轰响的
河里，啊皮埃蒙特，它向你献上
阿尔菲耶里[⑤] 的新颂歌。

这位伟大的诗人走来，像一只雄鹰
它因这鹰而得名；飞过这朴实的
国度，一片黄褐色令人不安的国度

---

① 蒙多维是库内奥省的一个镇，农业中心。
② 阿莱拉莫(1876～1960)，意大利作家，原名莉娜·法乔，1907 年的小说《一个女人》是其代表作。
③ 苏佩尔加是都灵市近郊的一个小镇，建在同名山上，有撒丁王之墓。
④ 阿斯蒂是皮埃蒙特区的一座城市，盛产葡萄酒。市内有很多中世纪的建筑。
⑤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生于阿斯蒂市，写有二十一部悲剧，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歌颂自由。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巴黎，写了《打倒巴士底狱的巴黎》这一颂歌，向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表示敬意。

“意大利,意大利。”

他向那些不习惯的耳朵喊叫,
向懒惰的心和沉睡的灵魂喊叫。
“意大利,意大利。”阿尔夸[①] 的祭坛
以及拉文纳[②] 这样回答。

在这回响之下骨骼吱嘎作响,
这些骨骼充满
不幸的半岛的公墓,
那里有武器和愤怒。

“意大利,意大利!”死去的人们
复活后唱着歌要求战斗;
一个国王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心情激动

抽出利剑。啊,这是奇迹之年,
啊,是祖国的春天,啊,这最后的日子,
鲜花盛开的五月的最后几天,
啊,胜利的凯歌

① 阿尔夸是帕多瓦省的一个镇。意大利著名诗人佩特拉尔卡生于此地,其墓也在这里。

② 拉文纳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同名省份的省会,文化名城。

是意大利首次胜利之歌
震撼我年轻的心田！我要
做意大利最美的季节的诗人，
灰白的头发

今天我歌唱你，啊，我青春年代的国王，
三十年里亵渎、哭泣的国王，
你手拿利剑走过，
身上穿着

基督徒的苦衣，意大利的哈姆雷特。在
皮埃蒙特的铁与火之下，在
库内奥和奥斯塔的激情和冲动下，
敌人逃遁。

在逃走的奥地利人身后
最后的炮声慢慢消失。
国王骑马走来
迎着即将落山的太阳。

在奔腾的骑士中间，
胜利的喜悦冲天，
他抽出，抽出一张折起的纸，对
佩斯基埃拉① 大声诵念。

① 佩斯基埃拉是米兰附近的一个市镇。

啊，从内心，有着对祖先的怀念，
萨伏依的标志高擎天上，
唯一的喊声响起：万岁，
意大利国王！

胜利辉煌，晚霞红遍，
伦巴第平原广漠；
维尔吉利奥湖泛着红光，活像
新娘的披巾

对着爱人的吻掀开，
他脸色苍白，直挺挺在马上，一动不动，
眼盯着国王，他看到了特罗卡德罗① 的阴影。

多雾的诺瓦拉② 在等着他，
最后的目标是摆脱罪恶的波尔多③。
杜罗河滨的栗树林
孤独寂静。

面对轰响的大西洋
两岸是新鲜的山茶花，
停在平静的地带

① 特罗卡德罗是西班牙的一个要塞，1821 年革命时被大联盟远征军摧毁。
② 诺瓦拉是皮埃蒙特大区下属同名省份的省会。
③ 波尔多是葡萄牙一城市。

多么痛苦!

迷雾消散;黄昏的昏暗中
国王身侧有人
向前跑去。尼斯的
黄色头发的

海员在贾尼科洛山①
奋起对付高卢人的欺凌。周围
一片光明,阳光下烈火腾腾,
他看到的是意大利的鲜血淋淋。

在闭起的眼里一个火星闪向国王,
一丝微笑慢慢闪过。于是
从高处飞过精灵,死亡
将国王围紧。

在大家面前,啊,高贵的皮埃蒙特,
在斯伐克特里亚② 和亚历山大里亚沉睡的人
带来三色旗的清风,他是
桑塔罗萨·桑托雷③。

---

① 贾尼科洛是罗马市的一座小山,在梵蒂冈城附近,山上有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骑马铜像。前文所说"尼斯的黄色头发的海员"即指加里波第。

② 斯伐克特里亚是希腊的一座城市。

③ 桑塔罗萨·桑托雷(1783~1825),意大利爱国者。1821 年 3 月皮埃蒙特立宪革命时任临时政府战争部长,后被流放。

所有的人和上帝呵护
卡洛·阿尔贝托[①] 的灵魂。“这就是国王，先生，
你这为国王奋斗的先生，国王为你痛苦。
现在，先生。

他也死了，我们也会同样死去，
上帝，为了意大利。为祖国而死。
为死者，为生者，在所有的战场
冒着血的芬芳。

为了将皇宫夷为平地的
痛苦，为了光荣，上帝，
在过去的年代，为了烈士，上帝，
现在时刻已到。

对这激动的英勇的火药，
对这欢乐的天使之光，
为了祖国，上帝，将意大利
还给意大利人。”

1890 年 7 月 27 日

① 卡洛·阿尔贝托(1798～1849)，撒丁王。1821 年革命时参与革命活动，参加大联盟远征军征服特罗卡德罗。后转向反动派，但最后又同奥地利的占领军进行过艰苦的斗争。

致　安　妮[①]

我用一束蓝中带绿的鲜花
敲你关着的门,那花像你的眼睛,啊安妮。

你看:颤动的阳光笑着亲吻
云朵,并且说:“白云啊,快快散开。”

你听:山头飒飒作响的清风招呼
白帆,并且说:“白帆啊,快快航行。”

你瞧:鸟儿从湿润的天空飞向开花的
桃树,并且唱道:“红色的树,快快发出芳香。”

永恒的诗神从我思想中来到
我的心,并且喊道:“衰老的心,快快欢跳。”

驯服的心儿在你仙女般的大眼里
凝视,并且呼吁:“可爱的姑娘,快快歌唱。”

1890 年 3 月 26 日

① 这首诗回忆了诗人在拉斯佩齐亚市会见年轻漂亮的安妮·维万蒂的情景。

阿尔卑斯山间的中午

阿尔卑斯山四面壁立，在光秃
裸露的花岗石山岩，在白茫茫的冰川，
宁静的正午
将清寂广漠的气息处处撒遍。

松树和杉树挺立
阳光穿过它们的枝隙
松杉侧耳倾听琴声如游丝
来自穿石而过的小溪。

1895 年 8 月 27 日

加比[①] 的小酒店女店主

山峰深绿如黛，早晨空气清新，
金色的阳光弥漫在杉树林。
鸟儿啁啾欢唱，小小的瀑布
落入尼埃尔[②] 河谷。

① 加比是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的一个小镇，在伊西梅镇附近。
② 尼埃尔是加比镇附近的一条小河。

一片白色房屋。小酒店女店主
站在门口微笑招呼，闪光的酒液斟满酒壶。

山峰的峡谷间飞过一些人物
那是武侠和爱情歌曲的梦境中我见过的人物。

1895 年 8 月 27 日于加比

圣塔本迪奥[①]

天空晴朗像金刚石
闪耀着阳光穿过深渊，
阿尔卑斯山的雪闪着光
像爱的光照进人们心田。

乡间农舍升起白烟
在微风摇动下的植物间
飘向蓝天。马德西莫河[②]
穿流在绿宝石间。山区的人们
穿着红色衣服下来，圣塔本迪奥[③]，

① 圣塔本迪奥是伦巴第地区的一个小镇。
② 马德西莫河是伦巴第地区的一条小河。
③ 原本是一名牧师，小镇用他的名字命名，因为他是此镇的庇护神。

参加你的节日。人们亲切
高兴地谈着这河,唱着这些白杉。

内心是在为这山谷欢笑?
平静吧,我的心;平静吧,我的心。啊生命
多么短暂世界多么美好!

1898 年 9 月 1 日于马德西莫河畔

在卡尔特修道院

在一片绿色中,金合欢的叶子
金黄夹着红色,没有风却落下一片叶。
轻轻抖动
像是灵魂附体。

雾像银色的幕罩着汩汩响的小河,
那片叶在雾中掉进小河里消失。
公墓的杉树
为什么轻轻叹息?

太阳突然在潮湿的早晨露出脸来,
在蓝色的天空和白云间飘动。
小树林笑起来
早已预见到冬季的来临。

啊，神圣之光，在冬天震慑我的灵魂之前，
这是你的笑，啊神光，啊神圣的诗！
是你的歌，啊父亲荷马，
阴影早已包住了我！

1895 年 11 月 16 日

其　他

致亚历桑德罗·丹科纳[①]

啊，你是探求者
探求欧洲密林已知的事和种种秘密，
在你准备婚礼时
甜蜜的仪式永记心底。

我，迎着无边的阳光
阳光来自云影隐约的天空
天上有千万种回声
第勒尼安海对着海岸欢呼。

从向阳的山坡下来
向着白色的房宇楼舍
古老的绿地向着蓝天
伸出友好的双手。

---

① 丹科纳(1835～1914)，意大利作家，语言学家，著有《意大利戏剧探源》、《意大利民间诗歌》等。

在这令人激动的致敬问候中，
灵魂的不纯迷雾变得清明，
因为这心对着朋友们
因为这关照对着清风。

过去我也品尝到这些女神
女神们在山顶随着我的心，
我以我的诗
陪你去探寻。

我不想装作很有学问
像新娘披上面纱，
思想也不是从过去充满神秘的
洪荒时代脱出的思想。

那是有害的时代！孤寂的魔鬼
死亡逼近这盲目的世界
带着千种面孔，从修道院出来
走向坟墓。

从可怖的密林到山谷和桎梏
一种黑暗和可悲的舞蹈
痛恨太阳。可怕的火刑
冒着升腾的火焰。

从孤苦的高塔和孤寂的修道院
从密密的石屋中，
好像生活已到了
向荒漠最后告别的时刻。

懒散仍然是大自然
和精神之敌，这难以对付的
人，他的混乱的梦使他疲惫，
他无所希冀。

死亡的阴影笼罩忒提斯[①] 的海岸
哭声从山谷传来
跟着的是阿基里斯[②] 的神力
在战车和武器之间。

但他仍强度时日，独自
在夜间弹奏奇特拉琴
在爱琴海边，沉浸在
向迪特[③]、缪斯和生活的演奏中。

---

① 忒提斯为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阿基里斯之母。传说中忒提斯曾警告过儿子阿基里斯不要第一个登上特洛阿德海岸(因死亡在等待第一个登岸者)。

② 阿基里斯亦称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据说其母忒提斯把他浸在斯堤克斯河水里，因而刀箭不入。

③ 迪特是拉丁传说中的神，地狱之王 。

半世纪的恐怖，野蛮人
以及神秘时代的儿郎，
苍白的乌合之众，去吧！太阳升起，
荷马在歌唱。

1871年8月16～17日于里窝那

致意大利王后

——1878年9月20日

你从哪里来？如此温良美丽的王后
你把哪些世纪传给我们？
在神圣的诗人的赞歌中
啊王后，有一天我在哪里见到你？

在陡峭的悬崖，日耳曼
向孤零零的拉丁人
展示黄蓝相间的旌旗，那时才在新诗中
让爱的闪电像武器的撞击？

随着低沉单调的节拍
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脸色发白，
水灵灵的黑眼望着天
为恢复精力而祈求怜悯。

在短暂的时日

意大利真的只是一个五月，
整个意大利人民真的都是骑士？爱的胜利
已在筑有城堞的家里，

在洁白的大理石铺就的
广场，广场有鲜花，映着阳光；“啊，乌云，
在爱的阴影里穿过的乌云，”
但丁唱道，“请你笑吧！”

像日光的金星
四月里刚从阿尔卑斯山巅
升起，宁静的光
照着银光粼粼的白雪，

向着穷人孤零零的小屋笑，
向着富饶繁荣的山谷笑，
向着杨树的阴影
唤醒夜莺歌唱和爱情的对话。

你戴着花冠走过
闪出纯洁的光芒，因为你
而骄傲的人民为你高兴
这是值得上祭坛的女儿。

带着含泪含笑的混合眼光
少女望着你，像个修女

伸出颤抖的双手
对你喊着:“玛尔盖里塔!”

古希腊式的诗飞向你,
这诗诞生于为自由而战的激战中,
这彗尾绕着你的头旋转三圈
这是带来风光的巨笔。

“啊,”它唱道,“啊,卓越的王后,
表示谢意的花冠围绕着你,
甜蜜的语言献给你,
亲切的语调中含着慈祥!

啊,你多慈祥,只要
拉斐尔① 的灵魂在清澈的黄昏
飞越意大利上空
彼特拉克② 的歌在月桂树间轰鸣!”

1878 年 11 月 16～17 日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建筑家。青年时在家乡乌尔比诺即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后到文艺复兴中心佛罗伦萨和罗马,创作了很多油画和壁画,被尊为画圣。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年轻时学习法律,但酷爱文学。曾写诗积极支持罗马的平民起义。勤奋研读古典著作,搜集大量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用人文主义观点予以诠释和阐述,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那是一个节日，是明媚的七月

那是一个节日，是明媚的七月，
闷热中白云在低空飘行。
阳光穿过黄色的门窗
射向伦巴第教堂的板凳。
穿过石狮千百年
守卫的拱形门，
广场的嘈杂、歌声
和牛叫传到祭坛上空。

弥撒中正在唱歌，隆隆的
风琴和这歌都在呼唤上帝。
教堂底部有两个士兵
死死盯着大祭坛。
在蜡烛齐放光明的节日，
锦缎的金色显得喜气洋洋，
他们想着自己家乡
五月布满鲜花的教堂。

在褐色的圆穹之下，
在两个轻巧的红柱之间，
一个漂亮的女人跪在那里，
双手合十，未戴手套，手指纤纤。

黑羽帽的阴影里
黑色的眼睛含情闪亮，
在虔诚之光一闪之下
她的神秘像青春的鲜花向上帝奉献。

我看到，像有一天圭多看到，
从那双抬起的眼里闪出一颗星星，
从双唇里，她的双唇微启，
闪出一个崇高的天使形象。
那星颤抖着发出虔诚之光，
微笑着，微笑着，不知它在对谁微笑；
那乞求的天使升向上帝，
边升边说："我的上帝，万望宽恕。"

神甫转过身来说："好了。"炎阳
穿过云层升上天空，
半空里照着一弯彩虹，
以及那个祈祷后站起的漂亮女人。
她从拜占庭塑像间走过
红红的脸上带着笑像是腼腆。
但圣母的眼睛向下
看着她的子民默念："爱。"

1881 年 7 月 11～12 日

晨

太阳拍打着你的窗，并且说：
快起来，美女，已是爱的时刻。
我给你带来了弹琴的愿望，
以及玫瑰之歌将你唤醒。
我愿把我的辉煌王国奉献，
带你到四月和五月的山谷，
让这美丽时光驻足
停在你如花的美丽年华。

风拍打着你的窗，并且说：
我走过的山川太多太多！
今天整个大地只有一处风和日丽，
为死者和生者只有一支歌。
绿树丛中的鸟巢这样呼吁：
“时间归来吧，我们相爱，相爱，相爱。”
重新长出花的坟墓在叹息：
“时间飞逝，你们爱吧，爱吧，爱吧。”

我的思想拍打着我的心，那是
一个开满鲜花的美丽花园，
并且说：可以进来吗？
我是一个悲伤的长途跋涉老者，

我累了,我想休息。
我想躺在这可爱的五月里,
做一个从未做过的美梦;
我想躺在这种欢乐中
梦着从未属于我的幸福。

1882 年 3 月 20 日

失　　望

爱跨上死亡之马
后面用链拉着心。
但心在忠诚的人群中厌烦
不愿跟着这个卑下的先生,
它将链弄断当面甩给它,
跳起来带着讨厌和威胁:
“从鞍上下来,爱,离开这坐骑!
你只能听我的,你是我的奴隶。

我想什么你就得无偿地做什么,
我要你成为我强大思想的奴隶。
我要把所有缰绳攥在手里,
死亡这匹黑马成了我的。”
这勇敢的骑士跨上马策马向前
做出永别的手势。
在黑马的小跑之中

整个世界发出响声像座坟墓。

1883 年 12 月 19 日于罗马

在卡尔尼亚

滕卡山的山峰上
是仙女跳舞的好地方。
在天空下
山像碧绿的地毯。

在珍珠似的寒冷的清晨
静静的晨曦中几颗星星，
仙女们轻巧地走来
在飞奔的金色云朵上空。

她们随曙光而来
日耳曼的曙光也在那里跳舞。
杉树的阴影在颤抖
黑和绿向着过去。

在断断续续和发出巨响的布特河[①] 上
她们大声笑这条河，
金色的头发

① 布特河是卡尔尼亚地区的一条小河，向南注入塔利亚蒙托河。

在银的旋涡中蜿蜒。

河流冷而清澈，
太阳也不像太阳。
在滕卡山的山峰上
她们开始跳舞。

穿的是白衣，还有红纱巾，
大堆的金发，
她们专注地笑着
透出爱的气息。

然后以尖细柔软的声音，
细得像新月形的剑，
卡尔尼亚的姐妹们
开始招呼。

在杉树的芳香中
和花的香脂中
从山谷传来
神秘和爱的合唱。

在莫斯卡尔多的悬崖上
一个灵魂在受苦。
他正用一个巨大的棍棒
将山击碎。

仙女们来到时，
他必须加紧工作。
他停下木棍观望
充满爱意。

仙女们从不对辛苦者
微笑，她们不该微笑，
这野蛮人在悬崖
高兴地望着。

这次一个绿色的桂冠
他为爱而戴上，
红色的披风
使他重复自己的痛苦。

咳，从那时起
滕卡山再也没有来过仙女。
只有布特河在可怖的绿色间
听着银色的倾泻。

莫斯卡尔多是被打到地狱的人
再未因爱而停顿
白天黑夜用木棍
打碎山和他的愤怒。

咳,含糊的想象
从我的灵魂流放,
记忆之流
听丧礼的呼啸。

没有光的幽灵
落入关闭的心,
一片片将心的
悲愤和痛苦粉碎。

1885 年 8 月 1 日于皮亚诺达尔塔

致维托里亚[①]

——在布雷西亚市维斯帕西亚诺[②] 庙废墟前

啊,神圣的神女,你在古希腊步兵
低垂的头盔上摇动占卜鸟的翅膀,
这些盾牌兵跑着,
是不是手持棍棒在等待?

要么是你在鹰之前飞翔,
在勇猛的将士队列前飞翔,

① 维托里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据认为是民族起义的象征。
② 维斯帕西亚诺(9~79),古罗马皇帝。曾进行政治改革,减少开支,调整税务,对外采取自卫国土政策。

闪着光辉抵住
帕尔蒂人[①] 的马队？

现在翅膀收起，在那些
依然不屈地站着的败者的头盔上，
在圆盾牌上写上
那个胜利的队长的名字？

他可是一个古希腊执政官，将自由人的
神圣法律强加于君王？
还是一个古罗马执政官，他的姓名
确立辽阔帝国的疆界并使之畏惧惶惶？

我要在阿尔卑斯山见到你，你在
暴风雨间闪着光辉，让世纪知悉：
“啊，各国人民，意大利来到这里
以她的名字报仇雪耻确立它的权利。”

但莉迪亚在罗马的废墟间
搜集好多十月的鲜花
为你做成一个花冠，
然后，亲切地放在你的脚边，

① 帕尔蒂人是诺曼底人的一支，公元前 3 世纪时在波斯定居，公元前 174 年到公元前 136 年达到兴盛时期，是罗马帝国的主角之一。

“啊,”她说,“亲爱的贞女,
你在潮湿的地下
想了多少年? 你是否听到
阿莱马尼亚的马在你那希腊人的头上跑过?”

“啊你请听着,”女神回答,闪着光亮,
“但我有古希腊的荣耀气概,
我是拉齐奥① 的力量
以铜器贯穿一个个时代。

罗慕路斯看到的
十二只雄鹰② 贯穿各个时代,
他叹息着‘啊,意大利’,同时宣布
‘被埋葬者同你在一起和你的神同在!’

布雷西亚同我在一起,
强大的布雷西亚,钢铁的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是意大利的雄狮
将敌人的鲜血吮吸。”

1877 年 5 月 14～16 日

① 拉齐奥是意大利二十个大区中的一个,首府为罗马,下辖五省。

② 相传创建罗马城的罗慕路斯在同其兄弟雷莫争夺王位时双方各不相让。雷莫在阿文廷山建城,见到六只鹰,系吉祥之兆。罗慕路斯在帕拉蒂诺山建城,见到十二只鹰,更为吉祥。他划定界线,不许外人超过。在阿文廷山建城的雷莫故意越过此线,被罗慕路斯杀死。后者即成为罗马之王,罗马由此奠基。

致契维塔维基亚[①] 的基亚罗内[②]

——读马洛[③]

光秃，佝偻，弯曲，像掘墓人弯腰对着墓坑
这是肮脏的岸边一圈稀疏的树木。

黑色的河水在阴沉的天空颤动
空中阴云朵朵更衬出阴郁。

云伸出喇叭状的长须从海上吸水，太阳
将光线激动地洒向土丘。

这些土丘像医院的长期病号，
一个个躺在紧靠一起的床上互相烦扰。

两只黑色的鸟像两支射出的箭
从草丛中飞起，一只鹰懒洋洋落下。

---

① 契维塔维基亚是意大利西海岸的一个城市，属拉齐奥区，是前往撒丁岛的重要港口。

② 基亚罗内是靠近契维塔维基亚的一个小镇。

③ 马洛(1564～1593)，英国重要诗人、戏剧家。他的《帖木儿》和《浮士德博士》是英国最初的真正悲剧。《爱德华二世》奠定了戏剧中心理论分析的基础，为莎士比亚和詹姆斯王朝剧作家开辟了道路。《马耳他岛的犹太人》把血腥的暴力情节同滑稽色彩混合在一起，影响了很多作家。

两匹瘦马,在我正读马洛时,拉着车
在奔跑。阳光昏暗,雨水咆哮。

这时丛林渐渐阴暗显得可怖,
啊,但丁,这是树木和灵魂的丛林。

在那些古怪树木间你在倾听哀鸣,
在那里你砍伐荆棘就是葡萄园的皮埃尔。

我仍在阅读马洛。从罪恶的到邪恶的,很像
一个人在八月间喝下好多啤酒后做的梦。

仇恨、乱伦和死亡在痛苦中抬头
发出令人可怕的悲哀的烟云,

这烟云上升扩散,同沉闷的空气混合
这空气中有很多散在垂云间的恶魔。

它在坑底呱呱叫,赭色的脸难看阴沉,
疲惫的骨架被雨水洗过。我全身颤抖。

啊,那多年来饱经风和海水侵扰的松树
像是为我带来灾祸:“抬着头。”

这些松树像是在说:“有什么用?奋斗有何用?爱
有什么可高兴?来往起伏无非命定。”然而——

你这软木痛苦地被压到地上
而后又抬起头，像个驼背，诅咒着上帝。

你那弯曲的手臂为何威胁地对着我？
在惩罚你的命运之中我有什么罪过？

还有你们，在那么多杨树围起的阴影中
枝叶下垂，树冠几乎发白，

你们可是杨树？你们是三姐妹
在必经的路边等着马凯特？

我心惊地听着你们伴着风唱的颂歌，
那是对蟾蜍、蛇和冷血动物的颂歌。

古利埃利尔莫，严肃战线的诗人之王，
为什么给我这些悲哀的信息？

我不扼杀美梦，尽管别人使我伤心，
我不寻求一个王国，我只向世界寻求忘却。

忘却？不，复仇。古老的骷髅，所有的思绪
都有一个伤口依然张开

大家都曾背叛，快！让胸口面对公墓，

迎着风在葬礼中献出你们的肉体。

我们在这里聚会,这里是一片可怕的空地,
在懒洋洋的阴影下,在死水之上。

这里蛇在地上的白花和黄花间养肥,
这里充满毒汁,尽管春天在笑。

阴郁的兴奋组成的诗令人陶醉,很像
蛇在穿行扭动,发出咝咝的响声。
飞吧,飞吧,吸血者的歌,寻找
我们所爱的心:应该以血对血。

什么?带着骄傲去看阿尔根塔罗岛
慢慢进入蓝色的第勒尼安海。

太阳照着山巅。下面是我的山峰,
带着平静的目光,带着亲切的回忆。

在那里那少年走向我,他有荷马的容貌。
走吧,你,马洛,向水走去!你,声名狼藉的密林,再见。

1879 年 5 月

三月的歌

那是一个孕妇，她显得懒散无力
那是昏昏欲睡和劳累所致的懒散，
她无精打采地躺在婚床上心儿跳动，
嘴上轻轻喘息这喘息声断断续续，
脸上很快闪过一片红晕。

这里是大地，云的阴影在地上闪过，
阳光穿过云隙照着绿地。
潮湿的风摇着桃树和杏树，
树上是白花和红花，花儿纷纷落地。
赞歌从土地的浅隙间升起。

“啊，从大海一样宽阔的牧场
走来天上的牛，那是灰色和白色的云，
从膨胀的乳房
向欢笑变绿的山冈
向刚刚开始跳动的密林挤出牛奶。”

苏醒的花儿这样歌唱，
舒展身骨的幼芽这样歌唱，
满怀渴望生长的根这样歌唱，
生命和灵魂的幼芽

在被埋葬的尸骨之间这样歌唱。

雨水在倾泻雷声隆隆作响，
牛儿从湿漉漉的厩中伸出头，
鸡儿响亮地扇动着翅膀，
布谷鸟在果园深处欢叫
孩子们在打麦场上跳得欢畅。

啊，你们在工作，有力的臂膀低头向着大地；
向爱、向年轻的心敞开；
为梦插上羽毛，为灵魂插上翅膀。
粉碎战争，或动乱的图谋，
过去的一切会回来会永远持续。

1884 年 3 月 30 日

市镇的报复

比萨向塞尔基奥河[①] 谷的
库奥萨镇派出一些使者。
那是圣齐塔[②] 的市镇
那里在等待着这些先生。

① 塞尔基奥河是托斯卡纳地区的一条河，在卢卡市附近入阿尔诺河。
② 圣齐塔是卢卡市的保护神。

本图罗·杜蒂先生来了，
他是赌博中坐庄的能手。
奇诺和佩基奥来了，
他们能清除条条道路。

还有费奇亚和特鲁利亚，
他们被称为鲨鱼之口。
其中最能干的是内洛，
他是民间发饰商人。

大家都再次拿起各自的工具，
带着纸牌和扑克。
整个城区
一片丝绸服装的咝咝之声。

他们的丝绸服装的声响
把人民吸引到一起。
他们个个一副不屑的神情
齐声说话。

但班杜乔·迪本孔特
年岁最大更显得自豪
（他的头上有三处伤，
两处棒伤是在梅洛里亚礁[①] 造成的）。

① 梅洛里亚礁是里窝那附近海上的一个礁岛。

他站在比萨人的排头，
因为他最老必然最有权威，
他慈祥地做了一个手势，
一本正经地说出如下严词：

“我们是胜者，但也对
争执和基督徒感到厌倦，
我们这些比萨人来了，
为了见你们卢卡① 人，为了争取和平。

布蒂、阿瓦内和阿西亚诺都放下武器，
你们曾同它们站在一起，为它们卖力。
兄弟们，让我们和平相处，
如果我们要自由地生活下去。”

这时卢卡的使者之一
本图罗向前走出
三步，以雄辩的腔调
大声回答。

“阿瓦内城堡坚固，有一天
有一天曾是意大利的国王之一。
半夜间你们会在

① 卢卡是托斯卡纳地区同名省份的省会，在比萨市北，两市曾长期对立。

栎树林听到号角。

你们会在半夜听到
国王出猎的声响，
在一只黑色野兔身后
一匹黑色战马嘶鸣。

因为伦戈巴尔迪的阿斯托尔弗①
同西基努尔弗修道院长
为了一只野兔
发生争执。

这时国王怒冲冲走来
抡起棒子向院长
打来，劈头盖脸
将他的面骨打碎。

这些往事，像侯爵的
坐椅，令卢卡高兴。
阿瓦内和它的树林也是这样，
我们希望它们为你们尽力。

布蒂是个难看的村子，处在山谷

① 阿斯托尔弗是伦戈巴尔迪人的国王，749 年继位，756 年去世。他曾赶走拜占庭势力并向罗马进军，遭教皇军队遏制后失败。

和灰色光秃的山岩之间，
里奥马尼奥嘟哝着
走向比恩蒂纳[①] 的沼泽地。

但是，再向上是多么美丽，
富饶的山丘带着笑意，
再向上是多么高兴，
橄榄在四月里陶醉！

树枝拂着人们，
姑娘们织起花冠，
山在歌唱，
平地也在歌唱，

这时榨油机
吱嘎作响
挤出好多泡沫。比萨人
我们把这布蒂，富饶的布蒂，让给你们。

但你们想要阿西亚诺那是妄想，
当我们从你们手里夺到它时，
在城堡的塔上
我们会装上四面镜子，

① 比恩蒂纳是比萨附近的一个小镇。

当你们出去破坏时，
你们的女人
便可以在卢卡人的镜中
尽情自我欣赏。”

这时卢卡人当中
发出一声怒吼。
比萨人的手
伸向衣服下的匕首。

但班杜乔·迪本孔特
做出一个有力的手势
挡住人们的怒气，自豪地
望着卢卡人。

“八天之后，”说着，他把手
伸向卢卡，
“你们会看到
比萨的女人会有什么样的镜子。”

七天过去了，在比萨，在桥上，
在昏暗之中，
点起一支
只值十二枚钱的蜡烛。

微暗之中

烛光在轻轻摇曳，
一个传令官
骑马挥舞着市镇的旗帜。

他反复吹着
喇叭，大声喊道：
“比萨人民万岁，
为生而宁死不屈！

宫殿里的人们，
商人和手工艺者；
玛雷玛的伯爵们
现在已成平民；

还有科西嘉的子爵们
以及放逐的侯爵们；
那些曾是撒丁国王的人
以及比萨的公民们；

大家都向东方
张起风帆。
把蜡烛熄灭
血洗维鲁卡的普里亚，

快从帕尔拉西奥城门出去，
快，勇敢前进！

快，快，比萨的人民，
骑士们，好样的普通公民！

快从帕尔拉西奥城门出去，
怀着伟大的心胸，带剑前进！
法焦拉走在前面
率领喧闹的人群。

身披铠甲，
头上赤裸，
骑着白马
巨大的盾牌绑在臂上。

手持四支
长戟，像活泼的儿童，
投枪十支十支投向
卢卡人。”

传令官这样喊着，
人们手拿武器跑来。
在十一月的阳光下，
雄赳赳骑马前进。

走过收过庄稼的灰色田地，
早霜在地里闪着银光，
走过橄榄树林，

走过叶子落光的葡萄园。

别墅间气味浓烈
那是葡萄收获后的气味。
咳,今年的圣马尔蒂诺
没有获得好收成!

喂,卢卡人,我觉得,
你们的圣人不再是圣人,不再保佑你们。
比萨人奋勇前进
赶走农民、马车和耕牛,

边战边杀
跑过神秘的村庄;
卢卡女人在前面奔跑,
拼命四下里逃散。

雄猛的铁骑
就这样到了圣弗里亚诺。
卢卡在它的塔台担心地
度过最后一天。

城外的比萨人
举着火炬和投枪。
“前进,雄狮们,
去征服这些人。

啊美丽的卢卡，那些镜子，
是比萨送给你们的女人。”
城门之上
竖起两根高高的柱子。

最上面是两面镜子，
很大很大像大酒桶，
将它们挂好，周围
跳起舞来，讲着箴言。

但萨塞塔[①] 的蒂格林，
心像面目一样狰狞，
他跑去抓住一个逃跑的
卢卡女人的头发。

将剑穿过她的腰，
一剑穿破两个肾；
他在血中蘸过手指，
在墙上写道：

“本图罗·达蒂，送给你，
这就是你给卢卡人的建议，
从城门到圣弗里亚诺

① 萨塞塔是里窝那省的一个镇，在比萨市南。

这就是比萨人的敬意。”

1875 年 3 月

莱尼亚诺[①] 之歌(节译)

第一部分　议会

一

费代里科皇帝正在科莫[②]。
一个使者来到米兰
到新门后松开马缰。
“米兰人,”他走上前说道,
“请带我去见盖拉多执政官。”
执政官正在广场上,
使者在马上躬身示意
简单说了几句便策马而去。
这时盖拉多做了一个手势,
议会中的铃声响起。

二

议会中铃声大作,

① 莱尼亚诺是米兰附近的一个城镇。1176 年 5 月 29 日,伦巴第联盟同费代里科皇帝在此激战,联盟大胜。

② 科莫是伦巴第大区同名省的省会,在科莫湖边,在 1176 年 5 月 29 日的大战中站在费代里科皇帝一边。

为的是不必再由宫廷
发出告示，也不用开群众大会，
不必上塔，不必上塔去
敲钟。在长满绿色荆棘的
废墟间，在低矮的
木房间，在小山的街道广场
米兰人在五月的阳光下
召开议会大会。女人和孩子们
在窗口和门口频频观望。

三

“米兰的先生们，”执政官说，
“鲜花的春天又像通常一样
引来了德国人。他们像贪吃的人
在他们的巢穴里过了复活节，然后来到谷地。
恩加迪纳① 两个被逐出教门的
大主教也在努力。
金发皇后也向皇帝
献上忠心和一支军队。
科莫站在强者一边，抛弃了联盟。”
人民大喊：“灭掉科莫！”

① 恩加迪纳是瑞士一个地区，为一高地，其间有很多湖泊。

四

“米兰的先生们,”执政官说,
“这位皇帝,在科莫组成一支军队,
另外还有蒙费拉托侯爵的
军队和帕维塞人①。你们
米兰人,怎么办? 是眼看着
武器而等待新屏障,
还是向切萨雷派去使者,或是拿起武器
走上战场去迎击巴尔巴罗萨②?”
“拿起武器,”议会同声回答,
“拿起剑和箭,走上战场,迎击巴尔巴罗萨!”

五

这时阿尔贝托·迪朱萨诺站了起来。
他越过所有站着的与会者。
来到执政官身边。
他威严地立在
议会正中,手里拿着
头盔,深色的头发

---

① 帕维塞人是对米兰附近城市帕维亚居民的称呼,这一城市也是伦巴第大区同名省的省会。

② 巴尔巴罗萨(1123~1190),即费代里科皇帝,1152 年成为德意志王,1165 年成为皇帝。他联系诸封建主,企图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曾侵占米兰(1162)。1174 年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包围失败,第三次出征时死亡。

盖住脖子和双肩。
阳光照着他那透着正直的脸
和头发，眼里放射着光焰。
他的声音有如五月的响雷一般。

六

“米兰人，我的弟兄们，我的人民！
他在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那是三月初一？ 憔悴的执政官们
来到洛迪，手拿利剑向他宣誓
一切听从指挥。
第四天我们三万人即上了马，
对那些步行者，我们吻着他们，
将我们的三十七面旗帜交给他们。
圭特尔莫师傅将米兰的
钥匙交给他们。别无其他。”

七

“他在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那是三月的第六天？ 他要
所有的步兵和人民以及旗帜。
居民们从三个城门拥来，
牛拉的战车也投入了战斗；
大批居民，手里拿着

十字架。在他前边
牛拉战车上响起最后的号角，
在他前边是牛拉战车的木杆
拴着旌旗。他伸手触到旗帜。”

八

“他要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我们穿着忏悔的长袍，
赤着脚，脖子上缠着绳子，
头发蓬乱，我们跪在
泥泞之中，伸出双手，
乞求怜悯。所有的人
满含眼泪，包括先生和骑士，
跪在他身边。他，直挺挺站着，手拿
皇帝的盾牌，他望着我们，
一言不发，用他那尖锐的目光望着我们。”

九

“他要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第二天我们就会发现
皇后在路上在门后望着我们，
那不是耻辱？我们
将十字架扔出并对她喊：
‘金发女人，漂亮的皇后，忠诚的人，

慈善的人,可怜可怜我们的女人!'
她向后退去。他则将
两堵围墙的门和墙打倒,
好让他的军队穿行。"

十

"他在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我们等了九天;大主教
把伯爵和陪臣们打发走。
第十天贴出了告示:'统统出去,可悲的人们,
带着女人、孩子和所有的东西,
皇帝只给你们八天的时间。'
我们喊着圣阿姆布罗焦[①] 奔逃,
我们拥抱祭坛和陵墓。
我们被赶出教堂,带着女人和孩子,
他们像驱赶癞皮狗。"

十一

"他在帮助你们,"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在那个圣枝主日[②]?
啊,基督和米兰的激情!

---

① 圣阿姆布罗焦是米兰的保护神。
② 圣枝主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我们看到围墙上的
三百座高塔在四个圣体旁一个个
哗哗倒塌;在灰尘四起的
废墟中是一些
摇摇欲坠的破烂房舍,
像公墓中一排排的骷髅。
下面,我们的死者的白骨十分激动。”

十二

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这样讲着,
双手捂着他的眼,
泣不成声,在议会中
哇哇大哭像个儿童。
这时的议会
洋溢着一片猛烈的激情。
女人们站在门口站在阳台,
脸色苍白,蓬头垢面,伸出双臂
瞪大眼睛望着议会,
她们喊着:“杀死巴尔巴罗萨!”
“现在,”阿尔贝托·迪朱萨诺说,
“现在,我不再哭。我们的时日到了,
啊,米兰人,我们必须获胜。
现在,我擦干眼泪,望着你,
啊,上帝的太阳,你多么神圣。
明天晚上,我们的死者们

在炼狱将有一个新闻。
我也要到那里去!”但人们说:
“最好让皇帝的使者去。”太阳
笑着落到雷塞戈内[①] 山阴。

1876 年 5 月

母　　亲

——阿德里亚诺·切利奥尼[②] 集团

她在红色的清晨
匆匆走向仍呈灰色的田野,
看着农民们赤脚快步
走在带着露水香气的草间。

她俯身向着金黄色的犁沟
倾听带着白色灰尘的榆树的絮语,
正午她唱着民歌
向那些在土丘间沙哑的蝉示威。

当她抬起那雄壮的
胸膛和褐色的脸膛

① 雷塞戈内山在米兰东北方。
② 阿德里亚诺·切利奥尼(1836～1886),意大利雕塑家、画家、文艺评论家,参加点彩派画家集团。

以及褐色的鬈发,啊托斯卡纳,你的傍晚,
染上了炽热自信的色彩。

现在强壮的母亲摇着结实的
男孩;他已在赤裸的双乳间吃饱,
她高高地晃着他,甜甜地同他
讲话时眼里放射出母爱的亮光。

眼睛紧紧盯着他
小家伙的身体不安分地
摇着手在寻找:母亲
笑着投射出所有的爱意。

她笑着做身边的日常
活计,饲草抖着勾出
绿色山冈的轮廓,牛叫着,
雄鸡在场院里歌唱。

对于强大的人她一直蔑视
对平民则很亲切
因为像圣人一样光荣
安慰着她的灵魂,啊,亚德里亚诺。

你这认真的创造者,你把
世纪的伟大希望寄托于大理石。
何时工作能令人高兴?

何时爱将是肯定无疑?

何时平民们自由地
望着太阳说:“你不再
照射懒惰者,战争留给残暴者,
而正义留给劳动者?”

在珀西·比希·雪莱墓前

拉拉杰,我知道什么样的梦从你深深的心中涌出,
我知道你的目光散漫地追随着哪些失去的财富。
现在已无用,只能忍受痛苦只能逃避;
只有过去是更好的,只有死亡才是真理。

炽热的克利俄[①] 将敏捷的脚置于世纪构成的
山上,唱着歌,向着天空张开骄傲的翅膀。

飞行中的她发现并照亮了
世界的大公墓,新时代的太阳
对着她欢笑。啊,诗歌,我青年时代的思想,

① 克利俄是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司历史,其固定标志是一卷莎草纸或羊皮纸。

已稳稳妥妥地飞向古老的爱。

在天空中飞翔，在晴空中飞翔，飞向
海上映出幻象的美丽岛屿。

西弗里多和阿基莱躺在那里
这两位高高的金发男子长长地唱着海上的歌。

逃离苍白爱人的奥菲利亚给他鲜花，
这伊菲亚玛萨从祭坛来到他身边。

在绿色的橡树下罗兰多在同埃托雷讲话，
杜伦多拉在阳光下闪着金玉之光。

这时健壮的安德洛玛刻[①] 在召唤她的儿子，
美丽的阿尔达，纹丝不动，看着凶暴的国王。

长发的李尔王向流浪的俄狄浦斯数着他的苦痛，
俄狄浦斯不定的眼睛仍在寻找斯芬克斯。

慈祥的科尔德利亚叫着："喂，纯洁的安提戈涅[②]，来
呀！

① 安德洛玛刻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克瑞提翁的女儿，赫克托耳之妻，特洛伊被攻下时全家被杀，她被分给阿喀琉斯的儿子涅奥托普。

②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人物，前文中所述俄狄浦斯之女。

快来呀，这希腊姐妹！我们来向父亲们歌唱和平。”

埃莱娜和伊索塔沉思着走向爱神木，
红色的晚霞向着金色的头发欢笑。

埃莱娜望着那里，马尔科国王向伊索塔
伸开手臂，金色的头落到大胡子上。

克利特内斯特拉同卡莱多尼亚王后在月光下的
海岛，白色的手臂浸入海里。

大海涌着热血逃走，哭的
不幸回声撞击着礁石岛。

美人之岛远离死者的
痛苦之路，那是英雄之岛。

那是诗人之岛！周围是白色的大海，
古怪的鸟在紫色的天空飞翔。

广阔的史诗之声摇着月桂树经过
像五月的旋风刮过起伏的田野。

或者像瓦格纳带着上千个灵魂，
唱着金嗓子似的歌，人们的心魄受到震撼。

啊，但那里没有一个新诗人诞生，
如果不是你，雪莱，提坦[①] 的精神
进入纯洁的形式，索弗克莱[②] 把你从忒提斯残酷的情结中
拉来加入英雄的合唱中。

啊，众心之心，在这把你关起的冰冷的坟墓之上
花的春天气息芬芳温暖辉煌。

啊，众心之心，神圣的太阳之父把你包围
用它那爱的光，可怜的无声的心。

清新的松因罗马的微风在摇动，
你在哪里，自由世界的诗人？

你在哪里？你是否听到了我？我的潮湿的眼睛
逃走悲凄的平地上这奥雷利亚诺城墙[③]。

1884 年 12 月 13 日

① 提坦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但近代他的名字象征英勇的革命家或无畏的战士。
② 索弗克莱(公元前 496～前 406)，希腊悲剧诗人。
③ 奥雷利亚诺城墙即罗马城墙，是奥雷利亚诺皇帝 272 年为保卫罗马帝国首都而建立的，因而得名。

若弗莱·鲁德尔[①]

在黎巴嫩的海上
清晨的空气抖动微红。
拉丁远征的船只
从塞浦路斯远航归来。
在急匆匆满怀希望的船上
是布拉亚亲王鲁德尔，
他以焦急的目光
寻找的黎波里的城堡。

见到亚洲海岸时
那首著名的歌又唱起来：
“遥远的土地的爱情，
我的心完全为你们而痛苦。”
一只灰色的翠鸟高飞
一直在温柔地哀鸣，
在洁白的帆的上空
太阳因这云而显得悲痛。

这艘船驶来，停泊在

① 若弗莱·鲁德尔(约 12 世纪)，布拉亚亲王。他仅听说了梅莉森达伯爵夫人的名字即爱上她，长途跋涉去找她，见到她后死在她的怀里。

平静的港口。贝尔特朗多[①]
沉思着独自走下来，
向着山上的路走去。
他佩着黑纱
带着布拉亚的盾。
他急匆匆走向城堡："梅莉森达，
的黎波里的伯爵夫人你在哪里？

我带着爱情的信息而来，
我带着死的信息而来，
我带着布拉亚君主
若弗莱·鲁德尔的信息。
您的消息已带到他那里。
他爱您，衷心为您歌唱：
他来了，他要死。忠心的诗人，
夫人，在此向您致敬。"

夫人长时间看着这位
使者，脸上像是若有所思。
然后站起来，用黑纱盖住脸
只剩闪闪发亮的大眼睛：
"这位使者，"她匆匆说道，"我们

---

① 贝尔特朗多(1280～1352)，法国高级教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侄，1319年被派往意大利建立教皇国，征服博洛尼亚，遭到反抗，1333年在费拉拉失败，后回到法国。

快去若弗莱死的地方好吗?
这是第一个忠实的呼唤
也是爱的最后的行动。”

若弗莱面对大海
躺在一个美丽的亭子下。
在亲切的歌声里
最高的愿望油然而生,
“为我造成这遥远的
爱的先生,
请用你那温柔的双手
抚慰我这急迫的呼吸!”

这时祈求的女人
向忠实的贝尔特朗多走来;
听到最后一个音符时
她怜悯地在门口停住。
然而,她用颤抖的双手很快揭掉
面纱,露出
真容;面对可怜的爱人,
“若弗莱,”她说,“我来了。”

这位先生转过身,抬起头面对
厚厚的毯子,
死死盯着那张美丽的面孔
长长地叹息。

“是这双美丽的眼睛
曾想答应给我以爱？
是这前额
是我的梦飞向的所在？”
是我的梦飞向的所在？”

因为这时正是五月之夜，
月亮透过云层
洒下它那皎洁的光，
使这世界像罩上轻纱而且芳香，
平静安然之美
令这沉浸于爱中的男人陶醉，
这高尚神圣的甜蜜
渗进这将死的人心底。

“伯爵夫人，生命从未存在？
那是一闪即逝的梦的影子。
短短的故事已经结束，
真正永恒的东西是爱。
请您向这痛苦的人张开双臂。
我在最新的流放地等您。
现在，梅莉森达，希望您
给这将死的灵魂一个吻。”

这女人俯身于
面色苍白的爱人胸前，
双唇颤抖

三次亲吻情人，
晴朗的天空
太阳把它的欢乐的光芒
洒向伏在将死的诗人
头上波浪起伏的女人金发。

1888 年 2 月 25 日

小精灵之王的女儿

据赫尔德① 的《各国人民之声》

奥卢夫夜里骑上马前往
远方邀客，因为明天他要结婚。
这时小精灵们正在美丽的绿地上跳舞，
小精灵中的女人向他伸出了手。

“来吧奥卢夫先生！为什么你要逃走？
到我们圈子里来吧。来吧，跟我们跳个够。”
“我不该跳舞，我不能跳舞，
明天是我成婚的佳期。”

“如果你同我跳舞，亲爱的骑士，

① 戈特弗里德·封·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歌德的好友。其哲学认为历史和自然相似，他将艺术诗和民间诗分开，认为后者是人民自然本性的表露。

我将赠你两个金马刺，
还有一件绸服，那是薄薄的丝衣，
月光下它使我的母亲如白色仙女。”

“我不能跳舞，我不该跳舞，
明天是我成婚的佳期。”
“奥卢夫先生，你要听清：如果你同我跳舞，
我要赠你一大堆金子。”

“大堆金子我当然愿意要；但是
我不能跳舞，因为明天我要结婚。”
“奥卢夫先生，如果你不同我跳舞，
疾病和传染病将会跟随你。”

他的心轻轻跳了一下，
如此之疼却是奥卢夫从未经受过的。
然后脸色苍白地回到他的家里：
“回到新娘身旁，就这样去见新娘。”

当他回到家门口，
他的母亲迎面走来恐惧地望着他：
“啊，儿子，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你为何脸色如此苍白？脸色为何如此难看？”

“怎能不如此没有血色不如此苍白？
我到了小精灵的王国。”

“孩子，新娘很快就要到来，
孩子，我该对她怎么说？”

“你告诉她，我到林子里玩耍，
带来犬和马，想试试马嚼。”
这时（天尚未大亮）
新娘和兴高采烈的陪臣们到来。

他们带来食品，带来喜酒。
“我的奥卢夫先生在哪里？新郎在哪里？”
“他出去到附近林子里玩耍
带着犬和马，很快就会来找你。”

新娘脸上泛起红晕，
奥卢夫先生在她身后死去再也没有起来。

1879 年 12 月 24～25 日

卡　多　雷[①]

一

卡多雷，你十分伟大。永远阳光明媚，

① 卡多雷是意大利一古地区的名称，在现在的威尼托大区内，曾被奥地利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此多次发生激战。

彩虹高照令人心旷神怡，
大自然在微笑
年轻的理想
永存。闪电照亮幽灵
经历可恶的世纪
铁血的动乱停滞
民众在高处观望。

罗马所经历者
弗兰芒的君主，冷血的破坏者，
意大利不会忘记，羽毛笔
俯身你脚边将一切捡起。

你说：在奥地利的压榨下，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
你这古老的土地可曾睡去？要么是，
伟大幽灵游遍祖国的千山。

山上的晴空万里，整整一世纪中，
伟大的生命环绕你，
白云飘浮的晴空
吻你并向你微笑？

你十分伟大。在那可怜的大理石之下
一个强大的声音召唤我

古老的赞歌向我要那
勇敢青年骄傲的面庞。

高尚的青年，那可是挑战？
战斗、命运、冲突
千人面对一人，
这敢于挑战的英雄，是彼得罗·卡尔维[①]。

啊，皮亚维河流经绿色的深渊，
历经千百个世纪
直至阿德里亚镇[②]
以及密林边的废墟，

那里的松树围着古老的圣马可
塔楼在战斗中
在埃基纳迪和阳光下倒塌，
黑鹰落满多罗米蒂山[③]

在静静的晚霞里
维切利奥喜欢的马尔马罗莱
闪着金光，梦境般的宫殿

① 彼得罗·卡尔维(1817～1855)，意大利著名爱国者。奥地利占领时，在卡多雷领导起义(1853)，遭镇压，被奥地利人杀害。
② 阿德里亚是威尼托大区内的一个镇。
③ 多罗米蒂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山脉，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

是精灵和命运的乐园。

在记忆的理想中，始终
响着你的名字
啊，卡尔维，这名字令人奋起，青年们
奋起寻找武器。

二

不是你。卡多雷，我对阿卡狄亚人歌唱
微风轻拂河水淙淙。
枪声之后是雄壮的诗，
我要在山谷间为你庆祝。

啊，五月二日，那天，在奥地利边界
大路的尽头，
卡尔维队长出现，周围子弹呼啸，
他满头黄发，屹立不动。

抽出剑，眼睛盯着敌人，
剑上挑起一张纸，那是乌迪内条约，
还有一块红巾，那是战争和屠杀的标志，
迎风飘扬！

佩尔莫和安特拉奥[①] 山上飘着白云
这白云和灰白的头消失在空旷中，
像战斗中头戴头盔的
古老巨人边战边望着远方。

像伟大诗人赞歌中的英雄之盾
振奋多少世纪，
晴空里光焰照人，那里有骄阳，
冰川闪闪发光。

古老荣耀的太阳，你以你的光辉
拥抱阿尔卑斯山、河流和人们！
你在矮树丛的土地间，
死去的人和复活的人守卫着这些白杉。

“孩子们，在我们的尸骨上奋起，我们
因这野蛮人而受伤死去。
在这雪原之上，我们曾用鲜血染红巨石
和白雪，你们要把这野蛮人碾碎。”

从这座山传到那座山的这一声音
是在鲁塞科战斗中死亡者的心声；
从这一别墅到那一别墅的啸声每时每刻都在增大
风助声势处处传送。

---

① 佩尔莫和安特拉奥均为多罗米蒂山脉中的山峰。

青年们拿起武器
唱着意大利之歌前去集会。
女人们站在摆着
天竺花和石竹花的黑色阳台上。

教堂里坐满了高高兴兴的人
皮亚维听到低低的嘈杂之声，
美丽的奥伦佐① 沿着阿雅尔诺拉河
坐落在平地之上，

洛伦扎戈② 面对斜坡
斜坡对峙形成山谷，
村落在松树杉树间隐约可见
整个科梅利科③ 地区一片翠绿，

又是一些别墅、牧场和密林带着笑意，
父子们前往那里：
长枪响起，箭和钩刀飞舞：牧人们的
圆号也吹起。

古老的旗帜在祭坛间飘扬，

① 奥伦佐是卡多雷地区的一个镇。
② 洛伦扎戈也是卡多雷地区的一个市镇。
③ 科梅利科是威尼托大区一座山的名称，皮亚维河即发源于此。

这旗帜再次看到奥地利人在河谷逃跑，
这旗帜将勇敢者召集，在新的危险和阳光下怒吼
这威尼托的老雄狮。

你们听吧。一个遥远的声音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它奔跑，起伏，越来越大，到处传布；
这是哭泣和召唤之声，它包含呐喊、
祈求、愤怒显得持久可怖。

“那是什么？”前来谈判的敌人问道，
他的眼神也在询问。
“那是意大利人民的钟声：为你们的死亡
或者我们的死亡而敲响。”

啊，彼得罗·卡尔维，七年后
曼图亚① 平地的死亡深渊
仍使你陶醉。你来找它，活像
新娘暗暗寻找她的流放者。

不管是武装的奥地利还是刀叉的奥地利
现在他都平静地、不动声色地看着它，
他喜欢将士们的敌视评价
而非精神的神圣教育。

① 曼图亚是伦巴第大区内同名省份的省会，文化名城。

灵魂从未如此高尚,从未如此投入
为意大利的未来,
贝尔菲奥雷[①],你是奥地利的闪亮的叉的黑暗墓穴,
贝尔菲奥雷,你是烈士的庙宇。

那些生来心上从未有意大利之名的人
那是通奸者的婚床
祖先的守护神把他们踢入
无耻人埋怨不尽的古老泥塘!

那些在心里、脑里和血液里否定祖国的人
只配自杀的丑恶和
混乱,从亵渎者肮脏的嘴里
只有丑恶者的激动!

三

又回到你身旁,像苍鹰
在晴空和阳光下
平静地展翅
盘旋后归来。

又回到你身旁,卡多雷,对祖国的

---

① 贝尔菲奥雷是曼图亚城墙一个部位的名称,1852~1853 年间,奥地利占领者将九位著名的意大利爱国者在此吊死,史称贝尔菲奥雷九烈士。

神圣赞歌又回到你身旁。初月的
皎洁铺洒在神甫们
缓慢的喃喃声之上

这声音来自你，抚慰河水的
奇怪梦境。金发少年
充满你的街道，
从斜坡丘陵割来干草

唱着歌把那褐色的
草拧成黑色的
辫子；眼里闪着蓝光
像闪电。这时

车夫赶着三头大马
拉着装满散发芳香的
干草的车走在陡路上，
走向佩拉罗洛镇①。

在飞腾的雾中
响起猎枪声。应着枪声
小羚羊倒下，当祖国
召唤时，敌人也会这样倒下。

---

① 佩拉罗洛镇是卡多雷地区的一个镇。

我愿使你陶醉，卡多雷，你是彼得罗·卡尔维的
灵魂；为了半岛
我愿乘上传令官歌声的翅膀
飞向半岛。“喂，不要喧闹。
我不是阿尔卑斯山的陡坡
不是为通奸者的美梦设的枕头！
起来，不许再喧闹；
起来，战斗的号角吹响！”

当马里奥来到阿尔卑斯山上
杜伊利奥望着西边平静的
大海，啊，卡多雷，我们要
向你祈求维切利奥的灵魂。

在堆着辉煌战利品的卡尔多利奥，
在写出辉煌法律的坎皮多利奥，
他描绘意大利的胜利，
成为人们传唱的史诗。

1892 年 9 月

卡洛·哥尔多尼[①]

一

1893 年 9 月 30 日

闪光的西莱河[②] 上，双手
从摇篮伸向祖先，
生活像节日般欢乐
手拿木偶高兴地

奔向你。在四月的阳光下
你不顾那不合时宜的逻辑
在平静的泻湖[③] 上掠过
发现船尾的喜剧。

弗洛林多、林多里和庞塔罗尼[④]

---

① 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著名喜剧作家。青年时期学习法律，但酷爱戏剧，1748 年成为家乡威尼斯一剧团的诗人，从此成为专业剧作家。一生写了一百多部喜剧，如《一仆二主》、《封建主》、《女店主》、《老顽固们》等。他的喜剧创作和改革为近代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奠定了基础。

② 西莱河是威尼托大区的一条河。

③ 泻湖为一地理名词，即浅海，威尼斯市就坐落于泻湖中，由泻湖中的上百个大小岛屿组成。

④ 这些人均是哥尔多尼剧中的人物。

都是你家庭中的成员:罗莎乌拉
披上披巾对你说:“你好,请进来。”

通心粉面条在甲板上热气直冒,
猴子和鹦鹉在树上
不停地欢叫。广阔的天空对着亚得里亚海欢笑。

二

1893 年 10 月 2～3 日

命运和生活按其多变风格
轮回。当战神以他的铁器
笼罩意大利铜铁齐鸣寒光闪闪
把各个城市变成战场。

你,从强盗手里把悲剧作家
救出,悄悄逃走
带着不屈的
盲人贝里萨里奥沿途乞讨。

啊,带着妻子流浪
来到阴云密布的浅河步履依然犹豫,
夜间仍胆战心惊,天终于大亮!

从月的世界终于见到阿尔莱基诺
见到西班牙队长,玛丽亚·特雷萨

对乌萨里和庞杜里歌唱。

三

1893 年 10 月 4 日

在台上,寡头们在台上
在观众席上,威尼斯,从
这可怜的走江湖者的欢乐中
民间剧为你创造了舞台。

艺术剧使老年人
昏昏入睡;他敏捷一跳
从不正直者之中跳出,
新的真理成立。

然后在妓院委身于小胡子们之间
讲经台黑色马甲
从贡多拉① 引出

小广场的民间纯洁……一切都有益
像一群迁徙的鸟
没有荣耀的角色。威尼斯,再见!

① 贡多拉是威尼斯特有的一种独桨小舟,市内的交通工具之一,外地游客租用可穿越威尼斯的“大街小巷”。

四

1893 年 10 月 8 日

灰色的雾多么浓
笼罩卢泰齐亚,冬天已使它苍白,
温柔的阳光仍如十月,
对着圣马可广场和金色的大运河① 微笑!

他仍记着过去的书
又对着过去的微笑,
生活、舞台和习惯
以亲切的欢乐充实。

啊,戏剧,可怕的现实,
时代在伟大喜剧作者面前
关闭:威尼斯没有看到末期

像女人卡泰在啜泣,
像庞塔洛尼,督纪②
从莱利奥宫走了出来。

---

① 大运河是威尼斯市内的一条主要河道,呈 S 形贯穿市中心。

② 督纪是威尼斯共和国时期执政官的音译,即实际上的行政长官。

致费拉拉城

1895 年 4 月 25 日

费拉拉,在你的街上海格立斯[①] 首先
跑去迎接前来朝圣的众文艺女神。

她们分列节日大路两旁
将占卜者梅尔利诺[②] 的墓装饰。

啊,费拉拉,四月里春光多么明媚
令人难忘的阳光和宁静多么可爱!

神秘的提琴和人声
我未听到,随着微风从富饶的平原

杨树上传来鸟的欢叫。像是
从贝壳里传来古代哭泣的

回音,贝壳被卷入大洋这是从那里

---

① 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民间英雄,宙斯之子。他的功绩卓著,因此也是"大力士"的同义词。

② 梅尔利诺在布列塔尼传说中是巫师首领。

传来的长长的叹息,这哭泣久久持续。

就这样在你那些太阳喜爱的广场,啊费拉拉,
一个新的朝圣者伸着耳朵

倾听波河旁那些大理石宫殿间
缓缓走来的出行队伍和史诗般雄壮的歌。

他是谁,来者是谁? 随着温柔的笛声的哭泣,
在那些从埃里达诺① 飞来的成群天鹅之间

走来塔索②。金光闪耀,像钻石筑起的精神宫殿,
你,只将诗人和女公爵会集。

或者带来一些萨克拉蒂,他们在富丽的拱门间微笑!
伟大古老的意大利的最后一位大诗人走来。

他逃出山冈那里的修道院式的厌倦把他消耗,

---

① 埃里达诺是神话传说中的一条河,据说指的即是意大利最长的波河。

②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著名诗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苏莲托城,后到帕多瓦学习法律,同人文主义者交往甚多。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描写十字军东征。诗中尽力歌颂爱情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现世生活的欢乐,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作品写成后,他对宗教方面的反应极不放心,几次请宗教裁判所检查他的宗教思想是否正确,同时又对费拉拉宫廷日益不满,精神压力极大,直至精神失常,被囚禁疯人院达七年之久。

他要求到那些青年人的活力使他微笑的地方。

埃斯泰① 的城堡，被梵蒂冈式的恶女人白白败坏，
桥放下，白色的鹰飞起。他退了回来。

迎他而来的不是阿尔丰索②，不是
莱奥诺拉，那个没有爱的成熟的贞女；

而是弗朗切斯卡血统的热情的帕里西娜③，
她读着美丽的特里斯坦④ 的爱情和武器；

但是，右边是忠实的灵畜，莱奥内洛⑤
穿着绿色衣服，向瓜里诺谈着恺撒。

1895 年

① 埃斯泰是一著名家族，曾长期统治费拉拉市。
② 阿尔丰索是 16 世纪费拉拉市的统治者，先后有阿尔丰索一世和阿尔丰索二世两人。在他们的统治下，费拉拉成为意大利最强大的城市之一。
③ 帕里西娜是埃斯泰家族尼科洛三世之妻，与乌戈通奸被丈夫发现。
④ 特里斯坦是传说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瓦格纳根据这一传说创作了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⑤ 莱奥内洛是埃斯泰家族成员之一，1441～1450 年为费拉拉公爵。

诗歌自传

圣米尼亚托·阿尔特德斯科的“资源”

一

1857年7月,圣米尼亚托·阿尔特德斯科周围的山上,阳坡上的蝉叫个不停,它们叫得多么响啊!

为了搞清蝉鸣的确切含义,杰拉尔迪尼和范范尼查找了弗朗切斯科·阿卢诺的那本《世界的工厂》,去查“蝉鸣”这个动词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一只蝉在叫,它喜欢自己孤零零地叫个没完,那么“蝉鸣”这个词还是很合适的。但是,当很多很多的蝉齐声合唱时,亲爱的语言学家们,那可就不是什么“蝉鸣”了!

那么多的蝉在鸣叫,那是什么样的叫声啊! 四周是一个个果园,无花果树的绿荫把这些果园一个个分开;平地里是一片片的田野。田里,绿色越来越让位于金黄色、灰黄色和夏季的尘灰色;对面是瓦尔达诺山的一座座山峰,有如波浪起伏,优美动人,活像一队活泼可爱的姑娘,手拉手向前奔跑,边跑边唱,嬉笑着左顾右盼。所有这一切,在晴空炽热阳光的照射之下,令人激动,令人激情满怀。在平地和连绵不断的山岭交界处,一排杨树显得十分突出。那排杨树枝叶繁茂,树干挺拔,身后是起伏的山峰,像给这排杨树披上了浓密的白发。杨树掩映之下是一条河滩,白色的卵石在正午炎热的阳光下泛着白光。在令人倍感亲

切的托斯卡纳地区的那个夏季，蝉的鸣叫是多么响啊！

我始终也未能弄清，拉丁诗人们为什么那么恨蝉鸣，为什么那样诋毁蝉鸣。他们说，蝉的鸣叫嘶哑、不和谐和刺耳。从维吉尔[①] 开始，已经对蝉不那么客气了：

知了烦怨地鸣叫使树木不得安宁。

而阿里奥斯托[②] 也曾一度丧失了他的伟人风度：

一只孤零零的蝉以它那令人心烦的韵律
将高山峡谷和天空大海震聋。

希腊人把蝉叫做大地的女儿，尊为当地的高贵的象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阿里斯托芬[③] 的喜剧中，民众出场时，头上戴的是金蝉的花冠。雅典人也吃蝉，而我还是喜欢欣赏它们的叫声。

啊，在那布满尘埃的灰色的枝叶之间，在那白蒙蒙的山坡上

①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古罗马诗人，著作有《牧歌十章》、四卷本长诗《农事诗》和史诗《埃涅阿斯纪》等。

②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著名诗人。初学法律，但对古典文学和人文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刻苦钻研，造诣很深。代表作为长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历三十年写成，以骑士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为主要情节，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对欧洲叙事长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还有《讽刺诗》及一些喜剧。

③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46～前 385)，古希腊喜剧诗人，共写过四十四个喜剧，这些喜剧触及了当时一切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战斗性极强，对后世影响极大。

的黄色岩石裂缝中，在那皱裂的休闲地的铁锈色的缝隙中，这些黑色小动物在鸣唱。它们的两个大眼睛一动不动，三个生动的小眼盯着背脊上的软骨，它们是多么可爱啊！它们的生命有多长，它们就能鸣唱多长时间，也就是说，只要它们爱唱，它们就会鸣唱。鸣唱的是公蝉，母的不唱，世上的母性都没有诗兴。六月底，蝉即开始鸣唱，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暖烘烘的太阳刚刚升起，带来了初夏的一丝令人陶醉的夏意。这时，蝉即开始鸣唱，汇合成那首一成不变的又响又尖的抒情诗。开始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多少棵树就有多少个蝉；然后是十个，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不知从哪里加入进来，它们在阳光下疯狂地鸣叫，就像那位希腊诗人描写的那样欢唱起来。再后来天气越来越热，七月份来临，所有的蝉汇合成了统一的大合唱，音调也高了，声响也大了。它们唱啊唱啊，在农夫们的头上、身旁和脚边唱个没完。农夫们的夏收结束了，但这蝉的大合唱仍不会结束。在伏天的炎热之中，好像整个大地都在唱，好像所有的山都在唱，好像所有的树林都在唱。总之，好像这歌声使得大地在阳光之下伸展开来，把它的青春活力都沉浸在欢呼新爱意的无边无际的歌声里。在这样的明媚气氛和歌声之中，我感到无忧无虑，我想把我的人的意识也融化进去，把我的大地母亲的快乐同我融为一体。我感到，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的一切感觉都像那些蝉一样在激动欢跳，都在激动地欢唱。我并没有被无声的坟墓的阴冷埋葬！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歌唱，我是我的永恒的母亲的一个小小的原子，是她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幸福的提图斯，快让蝉摆脱曙光的拥抱吧！古代的人啊，你们是多么幸运啊，像希腊想象的那样，像具有非凡见识的柏拉图所讲的那样，你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在缪斯的声音中消耗的。由于缪斯的声音，你们把一切

统统忘记,包括食物和爱情,直至多情的诸神把你们变成蝉。

在托斯卡纳和罗马涅地区,蝉鸣的时间很长,当然,到后来蝉越来越少,这里一声,那里一声,很不协调,这样一直唱到9月。我甚至在9月的秋雨之后还听到过蝉鸣。大地的女儿这样鸣唱,几乎像是在尽自己的义务,那该是多么辛苦啊!然而,孤零零的一只蝉在秋风的哀叹和绿叶的温存间孤鸣,那又是多么可悲可叹啊!我也成了9月的一只蝉。我既不埋怨,也不呼吁,也不嫉妒,我只是在习习的秋风中回忆1857年7月的激情和可爱的托斯卡纳地区的那些夏日。

二

1857年7月,我确实没有在树叶之间鸣叫,而是在一座很大的修道院的房间里教修辞法。那间房普普通通,令人感到枯燥无味。在那座建筑的第二层,它的窗子总是洞开(这样更好,可以在有太阳时享受阳光的温暖,然后就会一片阴暗寒冷)。从这洞开的窗口可以看到下瓦尔达诺山的一部分,倒也令人痛快。我们是在圣米尼亚托的高中教书,那所学校被自豪地称为高等中学。我们总共三个人,都是刚从比萨毕业的学生。彼得罗是一位焦贝蒂[①] 式的哲学家,能言善辩,身强力壮,甚至能一头撞坏门板。他教的是人文科学(高中三年级),也是我们三人中年龄最大、最积极活跃的人物。从外表看,他有点像唐璜,性格却

① 文琴佐·焦贝蒂(1801～1852),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年轻时学习神学,毕业后参加争取意大利独立的秘密团体,对青年神职人员影响很大。他主张建立联邦解决意大利的问题。

像圣乔·潘扎。他能惟妙惟肖地学发情的猫如何狂叫，善吹口哨，能把《游吟诗人》中的咏叹调吹得一拍不差。费尔迪南多的外号叫小喇叭，外号比他的本名传得更远，因为他在辅导拉丁文学时能把晦涩的弗朗蒂努斯① 的文章讲得轻松自如，后者将《菲利皮② 史》作了概述。费尔迪南多教的是语法（二年级和三年级），他对语法老教授（教一年级）不能不感到吃惊和怀疑。老教授是一位真正的教师，整天戴着领带，肚子很大，手拿手杖和烟盒。费尔迪南多是我们三人中真正的大学生，但他非常粗心，却从不急躁。他的脸红红的，像个大姑娘。他很会唱歌，简直像个孔雀。最后便是我，别人也叫我皮尼尼，原因是我在对一个动词变位时出现了双重错误。我教的是修辞学（四年级和五年级），也就是说，我向两个学生尽可能地解释并翻译维吉尔、奥拉齐奥、塔西佗③ 和但丁的著作，却把曼佐尼④ 的《圣歌》扔到窗外。

副学监的姓名记不清了，但他那长长的鼻子的轮廓仍在我眼前晃动。我们刚到这里时，必须拜访他。当时，他以同情的埋

---

① 弗朗蒂努斯（约 35～约 103），罗马军人，不列颠总督，著有《论军事》、《战略三书》等。

② 菲利皮，现名菲利普阿，希腊一个小山城，公元前 42 年，安东尼和屋大维在此击败布鲁图和卡修斯。

③ 塔西佗（约 56～约 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曾任不列颠总督、执政官。其历史著作十分著名，《历史》和《编年史》共达三十卷。

④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从小受启蒙思想熏陶，1805 年到巴黎后受到进步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积极颂扬爱国主义，号召为解放祖国而斗争。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圣歌》宣扬基督教能给人类以正义和平等。其历史小说《约婚夫妇》表现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奴役下的悲惨处境，为意大利的历史小说奠定了基础。

怨的口气告诉我们,圣米尼亚托是个“资源贫乏”的地方。在这个来源于法语的词汇的众多含义中,彼得罗挑选的恰恰是它的最远离其本来含义、最具功利意味的含义。他撇撇嘴,小喇叭和我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笑着想道,“资源”我们自己会找到的。

我们果然找到了这里的“资源”。首先,我们很快便高高兴兴地结交了一伙年轻人(像这样的年轻人团伙,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大小城镇肯定有过不少,今后也许还会有)。他们是些小产业主和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对学业和将来的职业抱有很大希望。每到节日他们便无所事事,或者至多是干些“智人”最应该干的、最合适的事(至少野蛮人是不会干这些事的)。好像他们吃喝并不如意,更为可能的是他们嬉闹,相爱,讲讲未来和政府的坏话。我们三个人单独住在一所新房子里,一出佛罗伦萨城门便是,是饭馆老板阿弗罗迪西奥租给我们的。他是个塔索作品中人物式的老板,他说他不是博洛尼亚人,我想他可能是不想承认他的出生地。他也给我们提供膳食,饭菜极好。现在我还能想起那所房子的样子,我们给它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白塔”,但近邻们都称它为“教师之家”。后来,附近传来难听的声音,一片嘈杂。不幸的是,那嘈杂之声常能让人听到,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里,多数情况下是高高兴兴的年轻人的嬉笑声传到我们这个房间。

啊,清亮的酒液,
你的味道确实美妙无比!
你并不醉人
却有无比的潜力!

这些如果不是歌词的话,应该说就是那些嘈杂之声的本来含义,就是那些神秘的仪式中的祈祷词和唱词。有时这样的神秘仪式也在米凯莱蒂咖啡馆或者山脚下大路旁的一个小饭馆里公开举行。

有时我们也去大教堂望弥撒,其中的一次我还记得,因为那次向我们展示了教堂的绘画或壁画。我们这伙人中最有趣的那位首脑式的人物带着我走过教堂的中殿,中殿属贝加莫式,边走边向我解释。他还模仿着诗人贝纳尔迪诺·曾德里尼作品中卖杏的同乡的口气,边走边评论,他的评论又使我不由自主地将圣约瑟的形象同副学监暗暗进行比较,后者坐在黑影中的第一排凳子上,认真地听着祈祷。

坏事的最初迹象终于出现。由于那个贝加莫风格的教堂,由于我的不自量力的反曼佐尼的言论,在我周围升起一片烟云。这烟云很快便将我笼罩,使我的本色完全改变。这片烟云便是无中生有地说我蔑视宗教,厌恶基督教。早在欧仁妮皇后[①] 在耶稣受难日因吉罗拉莫·拿破仑亲王和学者圣伯夫[②] 而大吃苦头之前,可怕的谎言就在瓦尔达诺山区传开,说什么我在 1857 年的耶稣受难日曾离开圣米尼亚托,前往平原的那个小酒馆,威胁过那个早已胆战心惊的酒馆老板,说什么我当时手里拿着基督耶稣的一条肋骨。确实,那一年我曾想过,或者曾对人说我想过,应该把但丁的那五行半诗当做唱给耶稣的歌:

---

① 欧仁妮皇后(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后为法国皇后(1853～1870)。出身西班牙贵族,1853 年结婚后来到法国,曾在法国的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多次摄政。

② 圣伯夫(1804～1869),法国杰出文学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院参议员,著作甚丰。

我不知你是何人也不知你
为什么来到这里。

但是，那一年的耶稣受难日我在佛罗伦萨，这也是千真万确的。那几个月，我在入迷地学习雅可布内·达托迪。我对所有的人说过，他大大超过曼佐尼，我认为他应该是基督教的品达罗斯[①]。我还为主的圣体写了一首颂歌。所有这些都未能使我免受一场诉讼之苦，在那样的年代，这样一种诉讼在托斯卡纳地区可是影响久远的事。幸运的是在托斯卡纳地区，很多人还是有好心、正直的，尽管是圣斯特凡诺的长袍包着的好心和正直。十年之后，佛罗伦萨一家温和派小报写道，我在年轻时也是个教权主义者，也许它早在吉安·加斯托内[②] 时期就有勇气面对这一危险了。

三

圣米尼亚托教师们当中的第二项“资源”是友谊。在4月、5月、6月的春光明媚的星期日，朋友们从佛罗伦萨来找我们，他们是南乔尼、基亚里尼和加尔加尼。每当他们一来，“白塔”就沉浸在一片闹哄哄的欢乐气氛之中。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会说，那是“歌的浪潮，声的浪潮”，是想象的光辉，是我们整个青春

① 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前522～前438)，古希腊诗人。他所写的颂诗被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达十七卷之多。

② 吉安·加斯托内(1671～1737)，托斯卡纳梅迪契家族的最后一名大公。

的精力的总爆发,所有这些将宁静晚霞中的“白塔”照亮。但是,就我现在仍记得的情况而言,我的说法比较简单,我要说,我们把“白塔”变成了地狱。另外,我年轻时从未演奏或玩过乐器,也从未唱过或跳过,如果有过,也不过只是玩玩而已。然而,那些低声细语,那些嘈杂的脚步声,将我的无限忧伤全部赶走,赶出我的心所构成的那个城堡(里面既有但丁,也有 17 世纪文学)。他们用香槟酒瓶塞的开启声把我的忧伤全部轰跑,这时,我是多么痛快啊! 基亚里尼和南乔尼对连珠炮式的发问尚不习惯,第二天才回佛罗伦萨。他们对圣米尼亚托的好客感到吃惊,也无限赞许,这种心情一直要持续好多天。傍晚,我给他们两人唱我的最美的歌,像阿莱亚尔迪[①] 给玛丽亚唱他的歌,到最后能使他们两人进入梦乡。然后,我再把他们安顿到床上,同加尔加尼一起在“可爱的静静的月亮光下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

朱塞佩·托尔夸托·加尔加尼(对基亚里尼和南乔尼我已别无其他好谈,反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他们,所有的好人都爱他们)1862 年 3 月 29 日在法恩扎去世,是为爱和理想而去世的。他是个纯粹的佛罗伦萨人,像一个从沃尔泰拉或基乌西等城市的古墓中挖出的埃特鲁斯坎人的陶俑,非常消瘦,而且肚子不大,双目炯炯有神。我是在修辞学校认识他的,他很有圭拉齐[②] 那样一种自豪气派。后来,经彼得罗·托亚尔推荐,加尔加尼前往罗马涅地区的法恩扎市,在一个贵族家当家庭教师,正是

① 阿莱亚尔迪(1812～1878),意大利诗人,爱国志士,多次被奥地利政府监禁,其情诗《致玛丽亚的书信》被争相阅读。

② 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圭拉齐(1804～1873),意大利爱国志士、作家。在 1848～1849 年的托斯卡纳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组织过临时政府,文学、政治著作颇丰。

在那里成了一个严格的斯特基奥式的古典派人物。三年后回到佛罗伦萨时,他开始同基亚里尼、奥塔维亚诺·塔焦尼·托泽蒂等人来往,更加强了他的莱奥帕尔迪[①] 和乔尔达尼式的信念。但是,在当时看来,一个古典派人物在政治上必须也是温和派,而且必须十分温和。在这一方面,至少是在前几年,加尔加尼们保留着对 1849 年的记忆和传统。他是一个浪漫派——圭拉齐——曼奇尼式的人物。他常常动怒,毫不妥协,十分凶猛。尽管如此,一件丑闻还是在前一年传遍了整个佛罗伦萨,那就是"关于现代诗人们的流言蜚语";他把不知哪位法国神甫的冗长的训话用优美的风格翻译过来,甚至费了很大力气把它写了出来,以便为一名神甫效劳,这名神甫是他的朋友,后者又将这些训诫到处传播;他把各式各样的事以相同的标准仔细地混杂起来,用 18 世纪流行的那种博学之士所用的优雅书法抄写出来,那是为这样的出版家选择的字体,这位出版家既无需把它印出来,也不用为抄写付费;他写了五十来首十四行爱情诗,其风格介乎彼特拉克、福斯科洛[②] 和莱奥帕尔迪之间;他同塔季奥尼一起为《锡耶纳[③] 人读的通俗伊索寓言》工作了好长时间,是他们最早发现了这一寓言的劳伦齐亚纳图书馆的中世纪版本中的最好版本。正是在那几年里,带评介注释的古典著作开始在托斯卡纳地区流行,而那些老学究们和凭经验干活的新式手工艺人是不

①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年轻时同爱国文学家乔尔达尼通信,得到指教和影响,写了很多政治抒情诗、田园诗和哲理抒情诗,1831 年的《歌集》使他成为欧洲著名诗人。

② 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他的抒情诗受古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表达了对祖国不幸命运的忧虑。

③ 锡耶纳,托斯卡纳地区的一座古城。

会用这样的方式工作的。塔季奥尼和加尔加尼整理的锡耶纳版《伊索寓言》确实是不错的版本,这是他们的工作的极为珍贵的证据,尽管他们并未完全搞完,到 1864 年才由莫尼出版社出版。好几次,我亲自感受到了这两位少见的亲爱朋友的博学和钻研精神,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在佛罗伦萨的酷热中,他们钻进劳伦齐亚纳图书馆,有时又在塔季奥尼的冰冷的家里彻夜不眠。塔季奥尼的家在锡耶纳城里的圣塞巴斯蒂亚诺大街,离马尔凯人季诺的那幅教皇派喜欢的《最后的晚餐》不太远。他们在佛罗伦萨只能进行这一工作,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可能在托斯卡纳的任何一个地方露面,不然,加尔加尼和塔季奥尼就会面临被称为弗吉尼亚驼背的危险。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研究伊索期间的千百个笑料,那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这里只要讲一件就够了。他们记住了不同的段落,从早到晚,不管谈什么事,也不管在什么场合,加尔加尼谈话时用的都是伊索的语言,我想,他在夜里做梦时梦的也会是伊索。不仅如此,还应该听一听、看一看朱塞佩·托尔夸托的表演,他像卡托内[①] 一样古板,可是,他也像疯了似的大学青蛙鸣叫,“他脱掉内衣,扒掉袜子,站在地上,两手放在膝上,咬着牙,抬起头,鼓起肚子,肚皮几乎擦到了地面,然后突然爆出声来”。在劳伦齐亚纳图书馆米开朗琪罗式的大厅里,学监克里索斯托莫·弗鲁奇回到后面的那个房间之后,这位埃特鲁斯卡陶俑似的人物便开始以最生动的方式比比画画,又说又跳,表演起他的节目来。对于这些场面,15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和恪守老规矩的 16 世纪的文献学家们作

① 马尔科·波尔乔·卡托内(公元前 243～前 149),古罗马时代的监察官,极保守,反对新风尚。

何感想，我无法知道。但是，听着梅迪契式阳台栏杆之间发出的那些咬牙切齿的声音，我便可以想见，他们面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文献学面前表现出的欢乐是多么恨之入骨了。旁边一个研究阿里斯托芬的德国人吃惊地看着这一切，心里直嘀咕：是不是某个古代喜剧作家幽灵投到了这个人身上，让他来一显托斯卡纳复兴后的怪诞剧？

我再说一句，尽管如此，加尔加尼仍是个严格的共和派，仍是个真正的清教徒，南乔尼后来在马拉办的那家《人民之友报》上就是这样描绘他的。当时，我极看重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主义，根本不欣赏温和的雄辩哲学，也不太欣赏革命诗歌。因此，有一天夜里，朋友们已经在“白塔”里睡下，我和加尔加尼来到“可爱的静静的月光下悄无声息”的田间，在一个池塘边坐了下来。池塘里，青蛙在月光下叫个不停，成了我这位朋友谈话的背景声，也鼓励着他继续谈下去。他突然就势向我谈起这青蛙的乐章，当然，这是动物的乐章，但是因为伊索喜欢，他也感到这乐章十分亲切。他的即兴发挥至少讲了两个小时。他靠在一棵杨树上，一边听着蛙鸣，一边笑着，那笑容很像斯滕特雷莱[①]。加尔加尼希望佛罗伦萨发生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没有到来，他感到失望。这一乐章就是他的护民官式的训谕，是他对阿尔诺河中的青蛙的训谕，是十音节的诗。这是青蛙的共和国，托尔夸托·加尔加尼就是人民的首领，这是多么令人舒畅的诗啊！也有呱呱叫的臣民对已成寡头的加尔加尼的造反，那是青蛙们的《马赛曲》，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① 斯滕特雷莱，佛罗伦萨一带戏剧演出中的一个滑稽角色。

啊，池塘的儿女
前进，前进，永不停息，
去反对那个独裁的人，
就是那个首领加尔加尼！

青蛙们抓住了加尔加尼，把他的手脚绑住，交给了它们的新盟友“当今的诗人们”。后来是如何了结的，我就记不清了。

有几次，我在傍晚陪加尔加尼回佛罗伦萨。到了那里，我们整夜整夜地边散步边讨论，讨论那些带注释的波利齐亚诺[①] 和伊索的作品，同时也讨论未来革命时的君主制和共和制。直到太阳唤醒老市场的日常生活的色彩、声响和气味时，加尔加尼认真严肃地说：他要在早上给那些夜间不睡而在进行思考探索的人一只烤鸡。于是，我们便来到一位名叫季季的人的店里。这个人的外号为什么叫季季，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有时，有人会来到他的店里。来人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或者是个皮埃蒙特军队的副官，我实在搞不清楚。反正这个人会探头到季季那个著名的厨房问道：“蠢猪季季在吗？”这位佛罗伦萨餐馆老板并不想搞清古乔·因布拉塔的家谱学，也不想自卫，只是说：“我是季季，蠢猪是您。”季季的外表确实像个好工人，腰里系着围裙来到我们面前：“二位先生想吃什么？”“来只烤鸡。”他显出吃惊的样子，但马上又变得殷勤起来。“来了，一只再新鲜不过的烤鸡，一只刚会叫的小鸡，叫得像教堂里的神甫一样。”黑黑的饭桌上铺着

① 波利齐亚诺(1454～1494)，意大利诗人。本名安杰洛·安布罗吉尼，自幼学习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曾用校勘方法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欧洲知名人文主义者大多听过他讲课。他的诗是15世纪意大利诗中的代表作品。

白色的台布，上面端端正正放着一瓶葡萄酒。烤鸡的香味扑鼻，充满了整个房间，也使我们忍受了一夜潮湿的肌肉大大放松了。我们吃了鸡，喝了葡萄酒，8点之后分手各奔西东。加尔加尼牵着小狗前去研究他的伊索，我则前往车站，坐车回圣米尼亚托。

明天就是万灵节[①] 了，静静地躺在艾米利亚地区阴冷墓穴中的朋友，你肯定不喜欢我再提到咱们在佛罗伦萨度过的那些夏日。

四

还有另外一项“资源”，这一“资源”有点儿危险：我开始初恋。

读者们不必害怕，也不必伸手从他们的头上取下那么多的鲜花，或者在心中生出那么多的甜言蜜语或者种种概念，即那些每当爱情的流星出现在诗的天际时便使人想起的甜言蜜语和概念。

我在圣米尼亚托开始热恋时，第一次是非常不幸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种不可言传的甜蜜和布谷鸟叫时那种令人心醉的惆怅，现在我心中仍能感受到那种甜蜜。

啊，布谷
春之骄子！我的心意
你并不懂，我在仔细
琢磨你这叫声的含糊神秘的含意。

——华兹华斯

① 11月2日为万灵节，纪念所有死者，有如中国的清明节。

所有的诗人,甚至包括土耳其的诗人,都是只会吵吵闹闹,都是那么脆弱,因为他们只会反复玩弄字母的游戏,因为他们都是使用那种树林中传出的表达方式,都是用带羽毛的鸟的叫声来表达,那鸟便是夜莺。他们不用布谷的叫声,因为母布谷把自己的卵安顿到别的鸟的巢里就不再理会。那真是一种可怜的鸟!它为什么只靠自然生长而不去孵化?不管怎么说,会叫的只是公布谷。它们在4月初来到我们的大地,第一个向田野和树林宣布,花儿复生,其他欢唱的鸟来临;向小伙子姑娘们宣布,欢歌曼舞、谈情说爱的美妙夜晚来临。它们自己并不去享受这一切,当其他鸟啁啾欢叫和齐声欢唱之时,布谷退到阴暗的树叶之间,或者残墙断壁之间,向着太阳和星星叹息啜泣。

我的布谷在费代里科二世建在圣米尼亚托山头的城堡中歌唱,城堡好像一支抬起的长矛,仍在威胁着教皇派占上风的瓦尔达诺谷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也许阿里戈国王和恩佐国王都在那个瑞典式的房子里用青春的韵律歌唱他们的爱情:

啊,托斯卡纳,
你至高无上,
你那里一切无上高雅。

也是在那里,据说费代里科的重臣皮埃尔·德拉维尼亚[①]一头撞在狱中的巨石上,"正义撞在非正义的石上",一命呜呼。

① 皮埃尔·德拉维尼亚(1190~1249),政治家,诗人。曾经任费代里科二世的大臣。1249年涉嫌谋害费代里科二世被捕,据说死于狱中,死因说法不一。

这位重臣又是意大利新抒情诗的第一位大诗人。也是在那里，在5月的夜里，那只布谷向我歌唱，而不是对着天空和星星歌唱；而我的心在欢跳，飘飘摇摇，无拘无束，使我要么从正在阅读的维吉尔的诗篇上开了小差，要么在月光下的鲜花盛开的小路上偏离了正路。我的心在那只怪鸟叹息间歇时欢跳，心里升起某种想法，闪出闪亮的亮光。咕咕——你是爱情之声，还是天然的回应，回答发出的信息？咕咕——你要么是讥讽之声，向那神秘的人发出，代表着毁灭？咕咕——我那聪慧的布谷，爱情是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是从地上升起变成星星，还是从天上掉下来变成昆虫？咕咕——我那能预卜未来的鸟啊，这爱情及其欢乐能持续多久？它能像玫瑰一样持久，还是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咕咕——我那预知未来的鸟啊，我的爱情能持续多久？咕咕，咕咕，咕咕……

这时我已记不起，那些瑞典姑娘问布谷，再过多少年她们才能结婚，记不起布谷在回答她们时是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它的诗。这很快给人一个印象：它蹲在一棵神秘的树上，讲的不再是真理，而是谎言。我同时也没有发现，那只布谷（我对它曾是那么喜欢，现在依然喜欢，可我现在对此感到后悔）是在北方向我唱它的诗的；据瑞典人讲，这是一种不祥之兆，预示着将一生痛苦不堪。那时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只布谷向我歌唱时，我的腰包里连一分钱也没有。据瑞典人讲，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涉及到的那个男人将一辈子腰包空空。这绝不可能！可是，跟着疯狂的卡洛十二世[①] 奔跑的瑞典人是多么聪明、多么富有想像力

① 卡洛十二世(1682～1718)，瑞典国王。曾率军占领波兰，深入俄罗斯，1709年冬全军覆没后逃往土耳其。后又回国，重组军队，同挪威激战时阵亡。

啊！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使我认为，这只布谷鸟向我预示，我的爱情只持续五年。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少了，我是多么不幸啊！实际上，它并没有持续五天。现在，我甜蜜的心里又暗暗哼唱着那位皇帝重臣的两首美妙的短诗。5月里散发着香气的傍晚那只布谷在这位重臣撞死的城堡中对着我歌唱的情景又映现在我的脑海里。

啊，亲爱的，我来到你身旁，
像个蹑手蹑脚的人，难道不是这样！

当我来到城里，我心上人的姐姐的年轻丈夫使我灰了心。他虽然年轻，肚子却已很大。他对我谈了很多好事，其中之一是，某某某姑娘的家庭情况。真不应该让这个乡下人反复提到那个可爱的名字。

每个女人
都有令人倍感亲切的名字。

我当时便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依然如此。“你说，”那个大肚子年轻人问道，“你不觉得某某某她的脖子有点儿太长吗？我总怀疑她活不了多久。”“噢。”我这样回答，再不知该说些什么；那些粗野的词句像一记铁拳打在我的胸口。第二天，我收到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是某某某姑娘的妈妈写来的，要我再也别去她家。我设法让他们明白，我并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女儿的嫁妆，她的死去的女邻居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一年后，那个大肚子

年轻人死了，真是可惜。像通常一样，我请人为他写了墓志铭。关于我那位可爱的姑娘，我得到了一些消息，说她嫁给了国王的检察官，或者是个代理检察官，已嫁过去三四年了。可爱的姑娘，你很有眼光(或者说，我认为你很有眼光)！

啊，在一个孤零零的荒岛
或者一个人迹罕至的洞穴里
谁把天使般的你带到世上
为我生下了你！

我现在还记得，她多么优雅地背诵普拉蒂[①] 的诗。这些诗句如果从另外一个人口里念出来，我可能会感到厌烦。现在，当我一读到奥林多·圭里尼[②] 的《圣母领报》的开头几句，她的形象便映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然，同“萨马里亚[③] 山下的麦粮”相比就没有道理了，这一点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续尾。在我告别那家人之后两三天，我们那伙快乐的年轻人中的一位来找我。“皮尼尼，”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同某某某某吹了，你想娶某某吗？”后边这个某某某是他的妹妹。然后他向我讲了这位小姐的长处、优点、成绩和个性。我好说歹说想把他打发走。现在我可以说，我不是被说服了，我是感到痛苦、吃惊和愤怒，我既不希望也不需要一

① 乔瓦尼·普拉蒂(1814～1884)，意大利诗人，写了很多歌唱爱情和祖国的诗。

② 奥林多·圭里尼(1845～1916)，意大利现实主义诗人。

③ 萨马里亚是巴勒斯坦一座古城，约建于公元前 870 年。

个妻子或者一些嫁妆。

从此以后，爱情对我来说成了不祥之事。撞入我的生活中的女人们总是给我带来灾祸；当她们不知道她们只会给我带来痛苦或者只是使我烦恼时，她们还是去死吧。

啊，圣米尼亚托的布谷鸟，是谁告诉我，你是在北方向我歌唱的！

五

这里的“资源”一点点增多，甚至使小喇叭和我不知该如何应付了（彼特罗另外找到一个住处）。几个月里，上帝使山上和平地冒出了树叶和花果，但阿弗罗迪西奥的腰包里并没有增加收入。这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米凯莱蒂的账单越来越多，像杰里科谷地的百合花一样向上长，只是没有百合花那么洁白。每个月九十里拉的收入怎么能应付这枯燥无味的生活？怎么能以它做刀来割掉账单构成的这么茂盛的草木？

一天早上，小喇叭一脸严肃地来到我的房间，单刀直入地问：“咱们出版你的诗吧？”

我很为难。把我的一些十四行诗或者短诗交给一家报纸或城里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那些诗太不像样子，一出版就等于把我这个人的个人秘密都公开出来了。那简直就是用活页诗为一个既不懂音节也不懂韵律的乡下人唱精神赞歌，使他像过节一样欢乐。我把我的诗搜集起来，出那么一本小册子，以便宜的价格在并非大雅之堂的地方出售，公众把它损毁、揉搓，像小姑娘拿着三五个保罗银币那样乱揉乱搓，那简直不可想象！那些诗，说到底只能是为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极为少

见的欢乐心情的描述,是我的思绪的闪光,或者我的情感的语言表述,以诗的形式进行的表述。我写出草稿,偶尔翻阅一下,修饰润色一番,有时是对内在含意进行大的改动。有时完全散失了,这样更好。有时又保留下来,我围绕着它们反复琢磨,激动得像头熊。我反复琢磨,口中念念有词,这样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如果不再琢磨修改了,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剥夺我的享乐,因为我也需要一点点享乐,所以我总是没完没了地修改。

因此,我对一言不发等着回答的小喇叭说,不行。他耸耸肩,转身走了。

但阿弗罗迪西奥却不同,他脸色阴沉,像个塔索尼[①] 笔下的餐馆老板,哭丧着脸,像个北方人。米凯莱蒂手里拿着一个哥尔多尼式的少有的干净的咖啡壶,背靠在床上,一直坐到中午。里斯托里是个小出版商,黑黑的,很活跃,像只老鼠,是他通过小喇叭提出出版便宜的版本,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小喇叭最后胜利了。

就这样,1857 年 7 月 23 日,我的诗由里斯托里在圣米尼亚托·阿尔特德斯科出版了。他是个出版界的老手,好多年之后,他又出版了彼特罗·巴尼奥利的诗《卡德莫》。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出来,我把诗交给他出版,不是妄想打开一条新路,或者在老路上继续走下去,也不是想从意大利读者那里得到什么鼓励,而是抱着一种老老实实的希望,一种热切的希望,希望能还我的债。

根本不是什么崇高理想! 我只能说是厚着脸皮这样做的。但是,我这位朋友后来成了圣米尼亚托的下士,后来是沃尔图尔

① 亚历山德罗·塔索尼(1565～1635),意大利诗人。

诺的下士,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校长,留着摩西式的胡子,很受人尊敬。我现在可以说,也可以发誓,整个责任都在小喇叭。我们得为此赎罪。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8月的一天早上,我们只得偷偷溜出"白塔"。阿弗罗迪西奥坐车追来,米凯莱蒂通过邮局追来。小喇叭后来回去了,我没有回去。感谢他们两人的父母,他们为我们还了债,而且分文不欠。《诗》得到了弗朗切斯科·西尔维奥·奥兰迪尼的同情,遭到保罗·朱迪奇的蔑视,受到彼特罗·范范尼的攻击。

可是,1857年7月,圣米尼亚托山上的蝉叫得多么响啊!

怒潮（节译）

四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有一种很坏的想望：想打架。我对太阳的第一声问候是打个哈欠，像戈内拉变成灰狼时那样，“张着大口想吞食一切”。这使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正常的生活需要为生存而奋斗。

神秘的想法在内心升起
为生存而奋斗不息……

我的不幸的读者们，我的野性在内心深处嚎叫、怒吼，对着那些在智人的城墙塔堞间飞翔的飞鸟和蝴蝶怒吼，为了节制这种野性，我像农民一样，干的是一般不可能干的事：每天早上我都向身上尽可能多地泼冷水，向我的灵魂泼冷水，即阅读一小时或半小时的语言学著作，那可是苦行者的箴言啊。就这样，我重新阅读了伟大的圣乔治的《对话》和《道义》、圣博纳文图拉的《沉思录》和《十字架树》、朱凯罗·本奇维尼的《我主的阐述》以及受到恩典的焦尔达诺·达里瓦尔托的《布道》。达里瓦尔托是一名修士，是个令人非常喜欢的作家，其风格优雅、尖锐、泼辣，大大超过《舆论》和《民族》等报刊的主编们。在中世纪的著作中，我

尽了最大的、最有耐心的努力，以把我的造反精神和下等人的思想压下去，这使我受益匪浅。我本来可以做修士，谁能肯定我不会成为教皇？因此，皇帝们也别那么趾高气扬！“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①]。”今天，最多只能做个勋章获得者。人们以为，所有矫揉造作和费尽心机的无赖行为对他们的人格和他们的行为有特殊分量，上层人别无他途，只是在卖弄浮夸，助长他们的这些无赖行为。他们能心安理得地给我写些信，那些信开头便是：“你——或者更使我动怒的是曼佐尼式的开头——你极有教养极为亲切……”谁告诉你的？不，我没教养：我没被拉下水。不，我不亲切：我不撒谎。

一天早上，我正要洗我的精神冷水澡，不知怎么回事，手里拿的不是通常的那些经典著作，而是季诺·卡波尼[②] 侯爵书信集第二卷。我阅读起来，忘记了一切，一心只在这本书上。我又看到了我那可爱的托斯卡纳的乡间情景，那里十分漂亮，无比宁静，令人心情舒畅，那是瓦尔达尔诺谷地特有的景象。我看到了绿油油的平地，树木茂盛，活像一座座花园。再向前，渐渐显得更为开阔，像是摆脱了山坡的拥抱，令人高兴。再向前，又被山坡包围起来，像是被突兀出现的最后一些山从上而下盖了起来。一条大路从平地正中穿过，大路泛着白光。一排排柳树和一丛丛芦苇围着的是一条条小河。每条小河都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条条小河发出一片声响。它们告诉我，我的青春时期也曾出现过种种事情。它们流过一座座优雅的小桥，注入阿尔诺河。柳

① 见《圣经》《诗篇》卷四第 91。

② 季诺·卡波尼(1792～1876)，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选集》、《意大利历史档案》等杂志的创建人。

树一排又一排，它们的树梢起伏升降，在秋日的暮霭中渐渐模糊消失，正是这些树标明了河流的走向。平地和山上都有民房，有白的，也有上了色的。这些房子的外边都有两个楼梯，通向爬满藤架的第二层平台，平台上有贵族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圣母像，可能是用草做的。房子的下一层是酒窖、榨油房和牲口圈。打麦场在房子的前边，左边有两三个草垛，草还没有动用，杆子上挂着一口锅。草堆下边卧着几只小狗。狗窝边是一个小孩，几乎一丝不挂，手里抱着一只小狗。小狗在吠叫，因为旁边有一块已弄脏的点心，它的前爪轻轻搭在小孩的肩头，小孩则想尽量抓住它。这小家伙想要制止那只小狗，但它碰了他的鼻子后跳下地来，小家伙哭起来。可怜的小狗又摇着尾巴，对着房子叫起来。牲口圈里传出牛叫的声音。我觉得，这正是我听到过的那种牛叫声，年轻时，我对它的含意了解得清清楚楚。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些牛在叫，直到现在我仍在做这样的梦：它们在叫我，我仍能听懂它们的叫声。“来吧，朋友，你在亚平宁山那边有什么好干的？你不是也为你的那些无足轻重的事和痛苦奋斗了很多吗？回来吧，晚餐时吃那夹着洋葱和香料的油葱面包该是多好啊！”“亲爱的牛呀，谢谢你们，你们的托斯卡纳语讲得比朱利亚尼神甫的农民们还要地道，你们的口味十分简单，比佛罗伦萨文献协会的那些小修士的要求还要圣洁。如果在托斯卡纳地区没有像你们一样的大牲口，我怎么还想回去！”我看到一个农庄，就在半山腰，旁边是粉红色的夹竹桃和绿油油的石榴树，后面和附近还有一些橄榄树。大农庄的窗框是绿色的，正面的角上刻有浮雕装饰，小小的阳台，阳台的栏杆是圆柱形，中间凸出来，很像陶立克式，铁栏杆是梅迪契式，形象是挺胸跪着的人形，很像奥古斯都·孔蒂所描写的人物。农庄的女主人走了出来，去给孔雀

喂食。我敢说，她在说话，很像薄伽丘笔下的那些女人。孔雀对自己的羽毛十分在意，它们叫着，很像索马鲁加[①] 丛书搜集的那些小说家。孔雀和小说家们见鬼去吧！在长满桂树的山头，我看到一座别墅，我向它致意。别墅外有 16 世纪式的敞廊，在晚霞中显得特别突出。后面是很陡的山，山上是一排纤细的柏树。它们那绿色的树冠高低错落，使北边的地平线显出珍珠色。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座塔或者一座古堡，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无关紧要。我想看落日，看别墅上层窗玻璃中的落日，窗玻璃一片火红，像是一个迷人的金盾反射着光辉。我要看太阳，它爬上第一层的窗子，从后侧窗口把光线射进大厅。天空飘着金色的云朵，那是落日的光辉将大地照亮的结果，那样的光线令人陶醉。整个太阳，整个天空，把这宁静的别墅拥抱，令人激动，令人高兴。啊，拉尔多米纳的圣母，请您让这凉台披上银装吧，好让它听听意大利诗中最新的爱情之声。圣母啊，快出来吧，趁着潮湿的夜幕尚未降临，趁着它还没有把一切吞噬。

然而，我是在阅读季诺·卡波尼的书信。是的，是这样！我的曼佐尼式的长裤汉们，季诺侯爵这样写时并没有写错，并没有语法错误，并没有把民谚同法语词汇混淆，并没有不穿西装就上街散步。并没有装傻、装女人、装孩子，并没有手持法国王室标志，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也许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托斯卡纳人。他属于那种高贵种族的人，他把专员、大使、14 世纪和 16 世纪的作家们置于优先地位。在他的风格中，在他的短语、情感和观念中，我特别指的是他的关于信件的观念，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从儿时起就同瓦尔达尔诺谷地的真正的农民们谈话的人。他

① 安杰洛·索马鲁加(1857～1941)，意大利记者、出版家。

随孔诺尼修道院长学习过希腊的散文作家们，对他们了解得十分透彻。他甚至研究过粗野的人的特点，但他读得更多、研究得更透彻的也许是西塞罗① 的长信。他用法文写信给拉马丁②，他认真研究过《神曲》的各种变体，他阅读并十分欣赏英国的作家们，对德国的作家们则差些。这并不错，但这同那些跪地求饶的怯懦的教授们和文章作者们大不相同。后面这些人每当野蛮人越过阿尔卑斯山来掠夺，把手帕挂到讲台上当旗帜，并高喊“这就是科学和未来的旗帜”时，便会跪地求饶。

在季诺侯爵的散文中，最吸引人的是匀称得体和斟酌周全。这才是写作的精髓要义，读者的心灵在其中可以得到休息和欢娱，像观众的眼在佛罗伦萨建筑物的线条面前得到休息和欢娱一样。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出生在优裕的家庭，他从一个良好家族的传统和教育中汲取营养。这个家族很久以前的祖先就开始以高度的文明生活和谈话，就有朴实的美德，就庄重、雄壮，其高贵像但丁和奇诺③ 的诗作中的女人一样摆脱了“卑微和平庸”，其家族得到了贵族式的住宅和品质。作为一个作家，季诺侯爵是那种无须戴上手套便像上等人的作家。然而你们，你们这些新勋爵和新伯爵们，你们是那种资产阶级贵族作家，你们追求的是民主世界的那种高贵，没有任何手套能把你们的手遮盖好，装饰好。那是肮脏的手，是骨瘦如柴的手，是扭曲的、指甲又长又脏的手，是带着洋葱味、长着瘊子和痂的手。它们控诉的不是别

①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罗马政治家、作家和古典学者。

② 阿尔丰索·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③ 奇诺·达皮斯托亚(约 1270～1337)，意大利新派诗人，后参加政治活动，属于反教皇的吉伯林派。

的职业，而正是工人或农民的高贵的职业。

这位季诺侯爵1842年1月15日写给切萨雷·坎图[①] 一封信，信中写道："各人有各人的口味，我握笔在手时，总是想用它来揍我。"

可爱的季诺侯爵，我多么喜欢您！

我也是这样。

不幸的读者们，如果可能，你们来把我揍一通吧。

我完全服从。

七

唉，让我们喘口气吧。天气闷热，我的心里也是这样，充满阴云，充满词汇。让我们到窗口去吧。

贝纳科湖畔，里瓦镇的后面高峰矗立，峰顶闪着火光，飘着云雾，像是一些巨人在游荡。云雾渐渐消散，消散在山间，那里是葡萄、橄榄和桂树林，还有一些香橼暖房；再开阔一些的地方，湖水一直来到我的脚边，这里才是湖的边沿。湖面上弥漫着灰蒙蒙的悲伤气氛；这里那里一些青蛙跳进水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湖边的镇里不断传来叹息声，伴随着溅水的声音和棒槌的声音：洗衣妇们正在那里劳作。北边和西边的山上，一层蓝中透白的云雾在飘散，使本来分明的大山的轮廓模糊起来。蒙特巴尔多[②] 山也不再那么自信，像是对过去的那么多世纪和它承

① 切萨雷·坎图(1804～1895)，意大利小说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② 蒙特巴尔多这名字在意大利语中是"自信之山"的意思。

受的地质压力感到无限厌倦。古山也不再像一位战死的巨人，在当地人眼里，它的轮廓线在天际形成死去的拿破仑的脸形。他已厌倦了一切，对世纪说："够了！你还要坚持多长时间来代表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当不安的蚁群正厅里的小丑。"马内尔巴镇坐落在左边，像野蛮人的一个赭色的头盔，这野蛮人曾使苏格兰面临灭亡的危险。加达镇坐落在右边，像一个黑色大僧帽的耳朵掉下来，盖住如此众多的忧郁、抱怨，这是来自内心的听天由命和失望中的抱怨。

突然，一缕不太亮的阳光劈开像大环一样罩住大山的迷雾。这缕阳光像长长的带子，从天空飘下来。像阿波罗刺向空中的剑一样的西尔米奥镇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异教徒的西尔米奥镇感觉到了它的上帝的存在，在深绿的橄榄树和白色的渔民住房间闪出一丝微笑之光。在那些渔民的住房上空，斯卡拉剧院式的 14 世纪风格的高塔显得特别突出。西尔米奥镇在微笑，在粉红、紫色、蓝色、浅紫、绛紫、浅红色等线条大汇合之后，水上房舍中的那种可怕的单调被打破了，被切除了，被拦住了。

可是，德森扎诺镇的洗衣妇们，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景象你们不会在意，而对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无事之徒来说，那可真是美景。洗衣妇们，对于你们来说，贝纳科湖只是个大盆地，天空只是晾晒衣服的空间。如果是一个通常的年轻诗人，这样的曲线就会使他大动感情，他就会为妓院而偷偷活动。而你们这些洗衣妇都是好人，你们为家庭而辛勤劳作。我看着你们，你们是严肃、娴静、庄严的劳动者。我现在依然这样想。新娘的衬衣，昨天刚去世的那个痨症病人的床单，小饭馆的餐桌台布，修道院餐厅的台布，小孩的袜子，杀人凶手带血的外衣，洗衣妇们，这些你们统统都洗。在你们的揉搓之下，所有这些东西从水里出来后

都洁白如新，至少能同带着肥皂沫的水形成鲜明的对比。洗衣妇们，我也洗涮，洗涮老思想，洗涮新思想。新思想并不美，老思想并不好；老思想已经磨损，新思想尚未站稳。每用一次肥皂，这些思想就从过去的污泥中清洗一遍。你们的棒槌刚刚打到湖水的边沿，然后再来一遍，引起更大的浪花。一切都是深蓝色的，像眼前的湖水；浅绿的沙石和花岗岩卵石躺在水底，看得一清二楚，小鱼在清澈的水里灵活地游动。洗衣妇们，如果你们想暂时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来张望，你们一定会看到，湖岸在向你们微笑，萨洛镇那边的雪松像一股烟云，也在向你们致意。我也在水面上工作，那可能是渠水而非小溪。在我的手里，它会变成泥潭：我的眼前是排满铅字的报纸，油墨的酸味从那肮脏的纸张间透出，直刺我的鼻子。中午，你们回家去，一身的疲累，赚的钱却很少。但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那些人家的锅下冒着火苗。这火苗使我高兴，这是为什么，我始终说不清。晚上，我既感到痛苦，又感到失望，在没有太阳也没有工作可干的晚上，时光更加难熬，四周像是有一些死去的人在窃窃私语。说到钱，你们还是去问安杰诺·索马鲁加先生吧。他的钱肯定比你们的钱多，但是……

飞过的那只鸟是什么鸟？我已认出它来，但我忘了它的名字，湖上的船夫们曾经告诉过我。那是一种很大的鸟，十分懒惰，叫起来尖声尖气，非常生硬。它的身体是淡黄色，令人感到十分乏味。我的兄弟，可爱的天鹅，把我这个意大利作家的灵魂摄走吧，让我成为你吧。对政治和艺术，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我希望在阳光下漫步，像你一样飞翔，也许我飞得并不好，但我愿像你一样飞翔。

一切都毫无用处：小天使会像射手一样把我当做鸟来射击，

然后要我讲变态的故事。啊，小天使，你这大个子的凶猛射手！你像毕尔格① 的歌谣，贝尔凯特② 曾评论过他的歌谣。

① 毕尔格(1747～1794)，德国浪漫主义歌谣文学奠基人之一。

② 乔瓦尼·贝尔凯特(1783～1851)，意大利诗人，爱国者。

二

我再说一遍,直到现在为止,同我们的评论家们我还是没有什么话好说。倒是相反,对于今天在意大利最通常、最流行的评论及其作者们,我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用大家都使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最"大众化的"评论,但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大众化的",这完全是谎言,可大家还是觉得,信以为真为好。这样的评论界是通过日报或者定期的刊物来行使其职责的。评论家们对那些有才华的、才华差一些的作家们评头论足,但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其特点和类别则是各种各样的,是五花八门的。

首先是这样一种人,有人称之为"辅祭人",这个名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也就是说,这是些三流的,甚至是四流的报纸的主编,但他们自己觉得很伟大,很有名望,或者自视很高。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是介乎记者和专门报道社会新闻的小报记者之间的人物,主持一个专栏,有的是关于戏剧的,有的是关于艺术的,有的是关于文学的,究竟是哪方面的,这要根据需要而定。今天,他谈的是一幅画,或者一个雕塑,或者一部小说,或者一份地图,要么是一本玄而又玄的书,明天说的则是一次农业展览,或者一次慈善性活动,要么是连体儿,或者有两个头的夜莺鸟,要么又是波斯国王,或者就是你们的诗作。这个"辅祭人"可能是

个年轻人,但显得很老成,也可能已五十来岁,却显得很年轻。在第一种情况下,多数是高中学生,因为考希腊语或者考数学不及格而十分失意,也可能是大学的老学生,因为在法令汇编或者大地测量学等课程上没有表现出才能而十分不满。可是,他是报纸的记者,他可以谈他对历史哲学、艺术哲学、评论哲学的"长时间的研究和巨大的爱好",也就是说,对于既非艺术,又非历史,也不是评论的那么一整套东西的研究和爱好。这是因为如果他明天才再深入下去,像艺术、历史、纯粹的评论这样一些东西就会在他手下离题万里,太像他的希腊语、数学、法令汇编和大地测量学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可能是一名律师,这位律师的客户没有一个能打赢官司,因此他便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部或几部戏剧,但这些剧在演出时得到的是嘘声。为了安慰自己,他写了一些小说,或者至今仍在写小说。这些小说只能供那些多情的女佣在等待女主人时边打哈欠边阅读,以便打发时光。

出于这样的目的,是这样一种起点,那么,这个辅祭人便永远也不会在报纸上登上罗马或米兰首家大报的社论所占的位置,不会进入"至圣所"。在他的同事们眼里,即严肃认真的人眼里,他始终有那么一点艺术家的气质。不过,这是那些以政治为生的人和搞艺术的人心目中的那种高贵概念的艺术家。多么可怜的辅祭人! 可以说,他没有一点点为艺术而遗憾的影子。他只为这样一点而遗憾: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既没有宗教的赎救,也没有世俗的恢复名誉! 多么可怜的辅祭人! 可以说,他生来就是个辅祭人! 我认为,很多人也这样认为,为了成为一个辅祭人,那么,这个人就得接受大自然的祝福,也就是说,在他的后脑勺上猛击一掌,把他的额骨打碎,这一掌甚至一直震动到他的心脏。他是如此轻浮,如此没有分量,他随心所

欲地在他的报纸上安排他的文章。他是这样一个人物，像西尔维娅小姐的公羊一样乱蹦乱跳，不知何为规矩，像阿玛朗塔夫人的狗一样狂吠乱咬，不知何为礼貌。他可能不负责任，无动于衷，像山羊那样不管好坏，将科学和无知大树下长出的嫩草吃个精光，像赶车人的狗一样对着路上的人狂吠，而不管来人背着干草、草料、水果、水罐或者砖石或夜壶。他的报纸给舆论提供的就是这些。报纸的主编在他的牲畜耳边慢腾腾地抽着响鞭，以这种方式治理领导其报纸，他的牲畜们便随着鞭声抬起头，或者低下头，脖子上的铃铛便随着叮当作响。

以动物打比方到此为止吧。辅祭人的主要职责，他的庄严任务，是手拿吊炉、洒水器和圣水盆，在自由报刊的总本堂神甫的身前身后。即在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报纸的记者们身前身后。总本堂神甫站在主要文章的高处嘟哝说："主同你们在一起。"这时，辅祭人则在台阶的最下一级回应："同你们的灵魂在一起。"同时还要一个个地恭维那些同他的总本堂神甫一起做弥撒的神甫们，对那些不相信只有这些神甫才掌握真理和美的人大喊："住口！"这时他很像一些人，这些人每天从活水泉汲水，每天早晨喝过咖啡、晚上用露酒漱过口之后便吐向普通人的头上。但是，作为辅祭人，除去由于大自然母亲偶然失手在他的后脑勺上击的那一掌而造成的迟钝之外，从本质上来说，他还不是个坏孩子。他是那么高兴，就像某个复活节总本堂神甫让他去为非主教教堂的某位圣人唱颂诗，或者去纪念某个信徒时那样高兴，也就是说，像去谈论那些载有姓名、某些头衔、奉献给某人以及载有一些箴言的书籍时那样高兴。啊，辅祭人这时是多么威风啊！活像一位天使，眼前是主教在节日里手里拿的那种权杖，穿的是那种上了浆的蓝袍，即国家科学院、宪法法院、民主进步学院院

士穿的那种蓝袍！他以庄重的调子一本正经地唱着经文！从他的那种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嗓音中可以听出，他认为他就是瓦伦戈神甫，这位神甫眼睛望着贝尔科洛雷而口里唱着“弥撒到此为止”。

如果说，辅祭人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人，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人，那么，他像其他文人一样也有生理方面的需要。他的口味也是一样，也有美学家那样的口味。因此，他也有他真正喜爱的诗，为自己而写的诗：这是为理发师而写的那种诗。这样的诗节，这样的诗，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就在橱窗里，就是理发师的那些红白相间的挺胸站立的模特儿，带着铅灰捏成的白脸上的傻笑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这就是他的理想！文艺女神们总是能因辅祭人的宽容而得救！他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心里高兴的时候真该把他钉到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上，就用他献殷勤的那种钉子，钉到两个模特儿中间。

三

有人说，在意大利，过去，年轻人因其诗作被收入十四行诗集中而成为名人，而今天，年轻人则因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评论而成为名人。有人会问：“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坏？”我认为，由于这两种情况，今天的年轻人都会变坏，两种相比，我认为后一种情况更令人讨厌。

“青年”评论家，而不是现在文学界的其他人，在很多方面同“辅祭人”又有所不同，而且是很大的不同：他并不紧紧依靠那些政治色彩很浓的报纸，不过，他也在那些报纸上留下一些过往的

足迹，就像苍蝇一样过后总会留下足迹，而不管那些报纸是何种政治色彩；由于不再依靠那些报纸，他现在追求的是杂志和书籍。他在沙漠里艰难跋涉，跳过一篇篇文章，一直走向任何人都不允许他前往的一块土地，眼睛则死死盯着那个火柱，即未来将要出版的他的评论集，或者美学论文集，那可是将会照亮全世界的文集啊！他也是从高中出来的，十分痛恨希腊语和数学，但他也敬奉评论，对评论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狂热，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会错的。他多次说："评论在今天能够了解一切，深入一切，革新一切。一句话，在今天，评论就是一切。今天意大利需要评论胜过需要财政收支平衡，胜过取消强迫学习的课程。我不是只说说而已，我的天才在于艺术，在于伟大的艺术，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剧本了。然而，我们的时代是评论的时代，意大利现在需要的是评论。我们为时代和祖国牺牲了我们的创造力，要知道，我们是评论家。"他写啊写啊，潇洒地写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武装自己，以对付艺术的淫荡和企图，用的是独立的语言和句子。如果不是他想到那些美梦，那些美好年华时的动人理想，特别是在谈论诗之类的时候，他更会时时想到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的心目中便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怜，一种难以描绘的对自己的亲切感；那么，就会因自己的小说、诗和剧作的过早夭折而感到懊恼不已，这些小说、诗和剧作早已在他的富于诗意的内心蠕动，而且他曾为这些东西爬在桌前煞费过苦心，弄得满头大汗；那么，他就能出版一本搜集有四首德国韵律诗的诗集，那些诗是这样的："他(译者)多么幸福，广阔平静的艺术田地对他开放！我们被罚，写的是散文、小品文和评论文章。"然而，渐渐地，职业战胜了他。然后，他开始以第一人称复述的口气讲话，以主持一家报纸专栏的架势主

持一个讲坛,以这一讲坛为基地一步步引导舆论,也许是照亮——谁能知道?——舆论,也许还能产生——为什么不能?——一种怪想法,一种对自己的隐隐约约的畏惧。这些就是舞台上的形象,这些形象能使无关的人陶醉,这样他也就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我们知道,那就是本能地张嘴看看他有没有长牙,看看他那没毛的嘴里是不是长了几颗歪而尖的嫩牙,是不是有一副既会献媚又会为自己算计的尖嘴猴腮。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明他是个年轻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永远是个年轻人,今天他是个青年小说家,明天是个青年剧作家,后天是个青年诗人。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为了他们的专栏而互相亲吻,在评论文章中互致献词,他们还要在公众面前炫耀其青春之美,同声齐唱:我们是青年,是青年,是青年。

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年轻的评论家不向那些已经写作了几年的人大献殷勤。例如,他会给您送去他在报上发表的戏剧评论文章,用蓝铅笔或者红铅笔在提到您的那几行下面画上道道。您不理他,或者更明确地说,我不理睬他。于是,不久之后,他又给您寄来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更大、更严肃。这名青年在这份报上用一大段篇幅谈到您,然后又寄了亲笔写的边注,弄得邮局不客气地罚您一笔邮费。这青年人说,他在等着您的回音。您不理他,要么,您给了他回话,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回答他,但是我不理他。于是,有那么一天,一本小册子给我寄来了,题目是什么什么研究,或者什么什么论,或者是什么什么印象、素描、草图或轮廓,总之是用宣传这个叉子来进行刺杀。那是按这位青年评论家的明确规则进行的宣传,其受害者则是另外一个倒霉鬼,即另外一个青年评论家。他们是些残忍的人,他们是一家

人因失望而互相残杀。那本小册子寄来时还附了评论家的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您”，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您的。他问您是不是能把您最近出的一本书送给他。于是，就得回信了，如果您愿意回的话。回信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评论家首先必须懂得他的国家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而且要深入了解，要像一个讲授这些科目的人那样深入了解。如果不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的话，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难道不是这样？可您，举个例子吧，您连语法都不懂。不仅如此。比如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由于我们的传统和我们所受的教育，考虑艺术问题的方式方法，搞艺术工作的方式方法，应该主要是以研究经典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在我看来，评论家必须至少在两种古典语言方面拥有尽可能深的学识，另外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两种古典文学的历史和经典作品。这还不够。我们是现代人，我们要成为现代人。两个世纪以来，文学在形式上更符合现代思想的逻辑、更与之和谐、更与之接近的无疑是法国文学，现代天才创立的种种不同流派在法国文学中均有所反映，均与之混合为一体。因此，一个评论家必须了解法国文学，而且要深入了解，不仅只是读过些小说、政治书籍和一般文学作品，不仅只是能就此进行高谈阔论。这还不够。对德国文学、英国文学，一个评论家应该作何感想？他肯定应该知道，有多少德国文学中的东西进入了我国的古典文学之中；他应该知道，英国和日耳曼一个世纪以来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多么大的努力来改革政治、哲学和现代艺术。因此，他至少得懂得这两种文学中的一种，而且不能只是浮浅地了解。评论家对于所有这一切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学识，必须善于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以便能够就文学在个人精神以及社会文明的转折和演变面前的内在和外在的

发展演变作出自己的思考。对于所有这一切，他必须有时间和能力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综合知识。有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如果没有天赋，或者没有艺术才华，他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令人高兴的、有用的评论家。另外，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评论不能也不应不将历史的和美学的观察运用于新的事实，或者一系列表面上看来是新的事实，这样的观察是个人的，无论如何是相对的观察，但这样的评论对于评论家本人也是有价值的。它的基础是要对那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似或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多种相近事实进行考察和比较，要有这种长期的、合理的经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的先生，您就会知道，您以评论集为名来出版您在学校初学写作时写的那些印象或回忆，或者您刚刚读过的一本书的梗概，或者一伙好人的爱和恨，那只不过是一件使您自己心满意足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高兴，但是，它毫无用处，它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它不意味着什么，不能对它有任何期望。它除去使我们的研究毫无价值，使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咬文嚼字的所谓学院式研究毫无用处之外，别无其他任何价值。甚至比这还要坏的是，孩子，看您如何卖力地传播一种您也并不掌握的理论；看您如何引用第二手的材料，其中甚至连作者的姓名都不对，而且是您早就认识的作者；看您甚至连书本都不翻，而是从最近的报纸和朋友或对手的文章中摘引些句子，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东西，摘引时甚至既不遮掩，也不在背地里进行；听您如何提高嗓门给我们上道义课，听您把您的建议、说教和警告冲我们劈头盖脸地扔过来，这样做时您的双手甚至尚未从别人的成果上抽回来；看您如何巧妙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对您驳斥或赞扬过的作者的某些思想、章节和句子一会儿捧到天上，一会儿踩到脚下，一会儿随声附和，一会儿又保持距

离;看您如何由咒骂转为赞扬,或者由热情转为冷淡,而且转起来总是恰到好处,不留痕迹;看您如何以年轻为借口在这些罪恶面前悄悄溜走;我要说,看到这些,就会想起尼杰蒂画的那种笨蛋和十足的恶棍。于是我就想要问:'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轻浮,还是在文学上的皮肤病没有治好因而成了更深一层的毛病,造成了机体的腐烂,还是心灵上的营养缺乏症?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人并非如此这般却非要声称自己如此这般,一个人非要肯定他并不懂的东西,非要把这样的事说成那样的事,他这样做时并不会损害他的正直,这只是因为他说他是在写评论文章,这样做能允许吗? 百无一用,或者可能百无一用的事,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就可以去做,而且还有可能在报纸上得到赞扬? 诡计、骗术、偷窃和无赖做法,因为是在文学领域内肆无忌惮地进行的,就不成其为诡计、骗术、偷窃和无赖行为了? 这种谎言满天飞、处处作假以及这些歪三扭四的打油诗,仅仅因为是初学写作的人的东西就不会使人受害堕落了? 就说是不会这样吧,像您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一个少女的事而已。那么,您真的想要写作? 可您没有见到在意大利有多少人在写,又有几个人在读书? 又有多少写作的人,至少是相当多的写作的人只能相互承认对方是作家,相互把对方当做作家,而公众既没有发现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另外,尽管意大利在最近五六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一个通常所说的作家,或者说只出现过那么一两位,但是,我和另外一些人并不觉得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亲爱的,对于那些整天价从阿尔卑斯山到奥雷托到处都在举办的关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关于青年文学和老年文学、关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没完没了的、永远也搞不清的、泛而又泛的学术活动,我们烦透了;对于那些关于是与非、生与死、内与

外等等问题的内容空洞的争辩，我们更是烦透了。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耳根被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吵闹吵得受不住了。我们想要的是一点点安静，也好革新意大利的戏剧，也好让意大利的小说在安静中突现出来。然而，很抱歉，我们不是在整天抱怨存在成千上百万的文盲吗？那么我们就等着吧，等着绝大多数意大利人能识字读书，然后我们再写作，或者您再动手去写。如果意大利人都真的学会读书写字了，如果意大利把它缺乏的东西都补充好了，也就是有了较高的、普遍的、深入的、独特的学识，如果它过去的存货全部用光了，然后稳健地开始了走向未来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果它认真地考察自己的内部因而找到或者使现代生活的情感能够复苏，而现在尚缺乏这种情感，或者只是在病态地模仿这样的情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得好好地等着！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可以围绕我们的古典作家开展历史评论，对我们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全部历史可以进行研究，我国人民的历史可以研究，包括它的光荣和悲惨的历史，其间有好多荣光、好多冒险和好多教训。在我们面前摆着所有这些工作都值得去做，这些对于一个追求常新的民族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能迷恋于研究如何从蚂蚁卵中获取收益吗？您应当注意，为了写成我们民族的完整的、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首先写出或者完成各个方面的历史，必须搜集或彻底搜集每个城镇各个时期的资料，每个城镇几乎都曾经是一个国家。为了写出有价值的、真正的民族文学史，首先必须对各个时期的历史和各种各样的文学家重新进行研究评价。所有这些文学家都有自己的贡献，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必须对各省的文学史和方言史进行研究评价，每省的文学和方言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自己的流派和不同的形式。不管进行哪一样工作，都必须就

每种方言的规律和形式、民间歌谣、谚语、民间故事、中世纪意大利和罗马以及异教和基督教的传说和传奇进行搜集、讨论、对比和研究。青年们，你们可以到民间去一个省一个省地搜集那些能代表各个世纪的历史的词汇、格言、人物和形象。你们可以去搜集多少世纪以来在原始人的洞穴里、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墓穴中、在巨大的城墙和希腊式的庙宇周围、在罗马式的拱门和封建庄园的高塔周围的那些传说。这样你们便可以重新构筑意大利的民族心理学。从山间到平地，沿着祖国的河流和海洋，构筑符合自然环境的民族心理学，你们可以为这个美丽的国家重新编出人民的永恒的、现在不再哼唱的诗歌。还是你们更喜欢那些只属于少数人的发霉的东西，少数团伙的闲言碎语、冷峻空洞的文学？你们不妨去认真地研究研究，当你们发现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尚属新的事实或时刻，我们的古代艺术中一种未知的规律或形式时，你们会感到无限欣慰。这比围绕着一部先天便有缺陷的或者少数人的那些佶屈聱牙的诗进行过分简单的研究所得到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满足要大得多。你们钻到图书馆里，钻到档案馆里，不要只被那些外国人弄得颠三倒四。你们试试看，那些怀着对祖国的热爱真想了解一些东西，真想了解人类的生活的人，他们那种健康充实的研究多么像古代森林中的空气和对神灵的恐惧。你们应该体会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空气，那是多么孤寂而默默无闻。你们应该感受一下，天天甘愿忍受辛劳，以善于等待的持久耐心把一切集中于科学和真理的认真的、默默无闻的研究是什么样的滋味，感受一下这样的研究如何强化、提高和改善了人的天赋和精神。一般来说，青年人不能成为评论家；只有那么两三个可能成为评论家，上百个则只会在这充满荆棘的旅途上留下些反映他们的才华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或者

只是卖弄些学问之后带着满身污泥和杂草败叶退了出来。评论是成熟的人干的事。文学和文明史,特别是某些专门问题,这才是青年人可以干的事。他们能以充沛的精力从事这些工作,能以其才华进行对比,能体现他们的想像力,能将诗意的精神融会到历史作品中,而且,古典式的研究中是缺乏这样诗意的精神的。他们选择了超越他们年龄的东西,这令人遗憾!'"

如果这样像布道似的讲大道理和写信并不使我感到厌烦的话,我便要这样回答这位年轻的评论家。然而,我选择了对我更舒服而对他来说不舒服的道路:我不回答他。会有别的很多人回答他,为了他们的利益,在他周围会不断地出现种种安慰、赞扬、奉承、献媚,如果法律只惩罚贿赂的话,会是这样的。

四

在期刊评论作者们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就是"教授"。让我们把话讲清楚。在意大利的学校里(我特别指的是中学,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作者),并不缺少有学问的、认真严肃的老师,而且简直是太多了。上年纪的依然堂堂正正地保留着艺术传统,年轻的积极热情地宣扬科学成就。这样的人简直是太多了,他们是勤奋的,谦虚的,忘我的。他们以可敬的、宗教式的热情和学识去尽自己的高尚职责。他们确实应该受到嘉奖,只是今天国家尚未设立这样的奖项。但是,好多年来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发表了那么两首诗,或者写过一个剧本,出过一部小说,或者在报纸上报道某出版社要出哪些新书,或者表明自己能在某个政府人士的客厅里读点什么,于是他们便会把这些当做资

本运用到讲坛上来。政府或迟或早会把他们派到一所高级中学或别的学院去教文学、历史或者类似的学科。现在，在意大利，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也就是说，一个只会写、只会议论议论文学的弊病或者价值而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其他任何事都不会做的人，既不会尽职责，也不会在文明社会中生息的人，我要说，在意大利，这样的人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是坏家伙，或者至少是个毛病十足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懂艺术，也不是年轻人，只是尽量享受而以大众利益为牺牲，这样的人不会去从事比较辛苦、比较艰难，但名声比较好的职业，比如全力以赴的教授，或者研究凶兽的人。不仅如此，我们承认，某个人能做一些好的诗，即一些很有色彩和音节很美的诗，有些段落和句子也很美，但这说到底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世上最无能的本领，是同教学最不相适应的东西。一个写诗作文的人，尽管其作品量很大，也很美，他总是拥有某些东西——我说的是某些东西？——他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他是教师，站在镜子前，每分钟都在学生们的智力这面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头发。他不是朗读和解释但丁的诗，而是讲他自己的诗。学生们走上前问道："教授，今天您给我们讲讲前天讲的您那个剧本吧。""教授，给我们讲讲您发表的那篇文章吧，知道吗？就是前天报纸上的那一篇。""教授，给我们讲讲您在米兰或都灵如何结识曼佐尼或圭拉齐的情形吧。"这就是说，学生们被他教成了这样，同他就只能讲他的这些事。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课不再像过去那样上法。今天我们随便聊聊，你们会看到，比讲十本教科书还要亲切。那个作家，简直是卖弄学问，他太没有头脑了，很像这瓶墨水，半瓶子晃荡。一个大作家嘛，就得凭感觉，所有的一切就在这里。但丁，就得用心去评价。"讲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一

支,接着是:“你们要不要抽烟?”接下去是:“写好文章的最佳法则吗? 你们怎么说就怎么写,笔随心意,话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说,你们要像预言家面对上帝一样,一张嘴,吧吧吧就出来了。你们想谈谈诗,或者想做诗? 窍门在这里,这是真正的、惟一的、一学就会的窍门,就是你们要爱、爱、爱。对了,你们看到埃尔内斯蒂娜昨天散步的样子没有? 非常可爱,不是吗? 噢,你们听听我为她写的这几句诗吧。”我们祖国的下一代就是这样学习的,就是这样学习文学的。

然而,如果这位教授像别人在小报上写连载文章那样来上他的课,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报纸上那些评论文章也是以这位教授这样上课的方式写出来的。一般来说,讲坛上的那种习惯会毁掉作家们,会惯坏他们,或者会使他们萎靡不振,使他们文思枯竭。梅迪契家族的好多人做了牧师,像阿里奥斯托说的那样,埃斯泰家族的好多人成了骑士,也许这样很好,至少从卫生方面来说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人极为顽固,就是要坚持为那个顽固地不肯读书的人民写作,意大利政府也无法仔细查究,对那些整天又烦又贪像鸡鸣狗吠一样哈欠不断的人,不时抓住一个这样的倒霉鬼的衣领把他扔到学校里,在他背后大喊一声:“到那儿去,不能为小报写文章,不能写小诗,那你就去教书算了。你不是不能为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干任何事吗?”就这样,一个写了些小册子的人,或者一个威尼斯船歌或民歌歌词的作者,便成了教授。这就是我笔下的人物,这就是他们的面目。你们看,这里又有这样一位。“他们让我当了教授,”他这样思忖,“那就是说,我在某些方面是专家。可是,他们是因为我写的那些歌谣、那些诗才任命我为教授的。这就是说,那些歌谣和诗是艺术的准则。”最后,他便以他的那些诗来界定他所教的课的艺术王

国。因此,在他看来,从此之后,诗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便是他写作那些诗的那一年,在他之后有谁写出了诗,他认为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那个被怀疑的人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这位教授便会重新看待这个家伙,便会把他看做自己的能人。他的评论原则,大家都会感觉出来,总的说来就是这样的:“读他的人比读我的多,那是你们的错;赞扬他的比赞扬我的多,真遗憾;你们的想法和做法与我的做法和想法竟然不同,你们真是厚颜无耻。某些思想我是这样想的,有些事我是这样干的,有些事我是这样说的。你们竟有你们的想法、干法和说法,真是老学究! 我有我的口味和方式方法,你们没有,真是老教条!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我要把我的世界关闭起来,你们要出去,你们走吧,真是落伍者!”讲这些的时候,他还讲了好多美学和历史方面的话。他的这些话简直令人吃惊,其程度并不亚于这位教授的无知所引起的惊异,但是他却非常自信,对自己的一无所知毫无察觉。比如,他可能昨天刚读到一本理论早已陈旧的书,他却把它认为是新理论,因为昨天他还对这些理论一无所知,今天他便不会认为别人对此已有所闻;明天,他就会在讲坛上讲到你们的这些东西,会围绕着你们的这本书写篇文章,对无知的人们挤眉弄眼,因为他认为人们不知道你们的这本书。就这样,他从来都不是向学生们讲课,而是在给作家们讲课;他的那些文章都是大杂烩,包括现代式的卖弄这种肉块以及一些精神方面的洋葱块。不,甚至比这还要坏,他活像那些法国国王,那些国王们赏给臣子们一种荣誉,即让这些臣子看这些国王如何吃饭。这位教授也是这样,他在吞下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学作品之后,邀请别人前来吃饭,吃的是他那文学胃里吐出来的东西。看来只能对他说:“教授先生,还是让我们在自己家里用餐更舒心些!”

授　奖　词

陛下,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作家和诗人中——今年的候选人比平常要多——瑞典皇家学院选择了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很长时间以来,这位诗人就引起了瑞典皇家学院的注意,也引起了文化界的注目。

北欧人一直被意大利所吸引,意大利的历史,它的艺术瑰宝和它的迷人的气候,确实令北欧人倾倒。由于意大利的统一是在征服罗马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北欧人在抵达这座永恒之城之前不得不停步。但是,早在抵达罗马之前,游客即会被不止一处的美景迷住,其中之一便是亚平宁山脚下的博洛尼亚。这是一座埃特鲁斯坎城市,我们是通过尼康德尔的《恩佐之歌》了解了这座城市的。这是一座学术性的城市,城里有著名的大学,这所大学在意大利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这所大学过去在法学方面拥有权威地位的话,那么在今天,它则因诗而著名于世,甚至可以用博诺尼亚的评价来形容它的诗歌艺术。今

天，那里的诗所达到的顶峰无疑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苏埃·卡尔杜齐。

卡尔杜齐1835年7月27日生于瓦尔迪卡斯泰洛。关于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本人在其自传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情况。要想了解他的天才和思想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需要了解他的父亲米凯莱大夫。这位大夫是一名烧炭党人，参加了争取自由的多次政治运动。同时，也需要了解卡尔杜齐的母亲，她是一位很有教养的母亲，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卡尔杜齐的父亲在卡斯塔涅托行医，年轻诗人在托斯卡纳大区的玛雷玛地区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学习拉丁语，后来，拉丁文学成了他喜爱的科目。卡尔杜齐的父亲对曼佐尼的崇拜对这位青年人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长，后来，诗人卡尔杜齐激烈反对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作家的思想。诗人还学习了《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罗林的《罗马史》以及梯也尔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

当时是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时代，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也处于激奋状态，以满腔热情吸取了在压迫和混乱时日里对昔日的自由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国家统一的前奏。

这位青年从小就是一个小小的革命者。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他同弟兄们和伙伴们游戏时组织了小小的共和国，共和国由雅典式的九人执政官或罗马式的执政官和护民官治理，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争吵。革命被视为正常之事，国内战争成了家常便饭。年轻的卡尔杜齐袭击了一个自称是就要越过

鲁比科内河的恺撒[①] 的人，这个所谓的恺撒不得不溜之大吉，共和国获救。但是，第二天，这位小小的爱国英雄被复归的恺撒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对这些游戏当然无须过多看重，孩子们之间经常这样玩。然而，在卡尔杜齐长大成人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共和非常同情。

1849 年，卡尔杜齐的家迁到佛罗伦萨，他在这座城市上了学，在这里学习了莱奥帕尔迪、席勒和拜伦的著作。很快，卡尔杜齐也做起了讽刺性的十四行诗。后来，到了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事实证明，他对此着了迷。学习结束后，他成了圣米尼亚托的修辞学教师。在他被任命为阿雷佐高中的教师时，这一任命被当时的大公国政府否决，原因是卡尔杜齐的思想过激。但不久之后，卡尔杜齐成了皮斯托亚古典中学的希腊文教师。最后，卡尔杜齐成了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那里教书，成了学校的典范。

这就是卡尔杜齐一生的大致情况，在他的一生中，自然充满了斗争精神。例如，他曾一度被博洛尼亚大学停职，后来又猛烈地批评了很多意大利作家。此后，卡尔杜齐在生活中又遇到很多挫折，其中他的兄弟但丁自杀身亡肯定是最为痛心的一件事，但他很快在家庭生活、妻子的爱和子女们的敬爱中找到了安慰。

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斗争，在卡尔杜齐的一生中占有决定性地位。他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一直全身心地注视着这场斗争，在这一神圣的事业取得成就时便感到无限兴奋，但在阿斯普罗

① 鲁比科内河是里米尼市附近的一条河，是意大利与高卢人之间的边界河，凯撒在公元前 49 年率军越过此河，内战开始。

蒙特失利[①] 和蒙塔纳失利[②] 时，他的心里极为痛苦。在他看到意大利议会的活动与他所希望的活动大不相同时，他也十分痛心。当然，在所有他认为会使意大利统一胜利实现推迟的一切面前，他也会感到痛心。他不是那种善于平静地等待的人，他总是希望能马上见到结果，他对外交家们的拖延和他们的迟钝感到反感。不过，他的诗是高产的，全都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另外，正是由于这些诗作，卡尔杜齐赢得了声誉，当然，他的历史和文学批评及研究也不应忽视 。

正如书名所示，《青春诗钞》(1850～1860)收集的是他青年时代的诗作。这些诗清楚地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方面是它们的自然和它们的古典格调(比如，我们看到，卡尔杜齐有致费博·阿波利内和迪亚纳·特里维亚的颂歌)，另一方面是它们所饱含的深刻爱国情感，与此同时又饱含激烈的反对天主教教会和教皇政权的情绪。天主教教会和教皇政权是阻碍意大利统一的最大障碍。为反对外来的异教，他在自己的颂歌中提到了古代的罗马、法国大革命等形象以及加里波第、马志尼等人物。有时他会沉浸于深刻的痛苦之中，因为他认为意大利的局势令人失望，因为他担心，所有的古代美德和所有的高尚事业会彻底消亡。

卡尔杜齐激烈攻击某些作家和人物的原由正是应该在这种痛苦心情中寻找。在论战时，卡尔杜齐总是显得十分激烈。但是，在《青春诗钞》中也有另外一些诗，这些诗含有比较积极的内

① 阿斯普罗蒙特是南方卡拉布里亚大区南部的山区，1862 年 5 月，拿破仑宣布占领该地区，加里波第率三千人由西西里前往该区，8 月 29 日激战中加里波第受伤，放弃收复此地的斗争。

② 蒙塔纳为罗马省一小城，1867 年 11 月 3 日，加里波第率领的志愿兵同法国及教皇军队激战于此，因双方众寡悬殊，加里波第只得放弃解放罗马的斗争。

容，比如像《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尔》。这首诗写于1859年，即眼看就要同奥地利大战一场的时刻。在这首诗中，诗人高兴地向这位君主致意，正是这位国王举起了统一祖国的大旗。《马金塔镇》和《普莱比西托》也表现出爱国真情，其中再次热情歌颂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尔：

意大利和上帝与你同在，
谁能反对你？

《青春诗钞》中最漂亮的一首诗可能是《致萨伏依十字》：

白色的萨伏依十字，
上帝向你致意！国王向你致意！

随后的诗集是《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时间为1861年至1871年。其中的很多诗仍透露出悲痛的心情。原因就是罗马仍迟迟未能征服，另外一个原因即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策所造成的失望，这一政策是同诗人的激进个性相对立的。诗人对新情势的希望大大超过了局势向他提供的东西。然而，我们在这本诗集中还是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诗，在其间可以听到14世纪诗作的回声——卡尔杜齐对那一时代的诗有着深刻的理解，比如，像《白党的诗人们》以及《为了宣告意大利王国的建立》。

然而，只是到了《新诗钞》和由三部分组成的《野蛮颂歌》，卡尔杜齐才达到了抒情诗作的完全成熟，才形成了他的最完整的风格。在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再是

那个化名“埃诺特里奥·罗马诺”进行血与火的战斗的人，而是透露出最温馨、最甜蜜的旋律，诗人的整个个性似乎发生了转变。诗集的第一首诗是《致韵诗》，其音韵极为优美，是对韵诗之美的真正赞歌，最后以完全代表卡尔杜齐特点的词语结尾：

啊，韵诗：请给我一朵鲜花
为了爱，
对仇恨只能给以箭。

诗人很清楚自己的天性，他把它比做第勒尼安海。他的不安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欢乐之情在《五月的牧歌》中随处可见。《晨》是一首极为优美的抒情诗，《古希腊之春》也很优美，其中的《陶立克式》已由 E. 弗雷丁译为瑞典文，从形式上说，译文也保留了原诗的迷人之美。《新诗钞》的这类诗中也有另外一些被阿利内·皮平翻译过来，而且译得很不错。

《新诗钞》中的一组诗题为《怒潮》，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颂歌，但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并无多大价值。而在《野蛮颂歌》中，诗人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潜力，这本诗集的第一部分是 1877 年诗作的结集，第二部分是 1882 年的，第三部分是 1889 年的。

对这些诗的形式的批评是可以站住脚的，这些批评确实也找到了立足的理由。卡尔杜齐用的是一种古老的韵律，但这种韵律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对古典诗歌十分习惯的人已无法从中找到古典的节律。至于说到诗的内容，这些抒情诗绝大部分是很杰出的。卡尔杜齐正是在《野蛮颂歌》中的某些诗中达

到了他的艺术顶峰，比如像《米拉马雷》和《秋晨的火车站》。后一首诗中透露出一种富有旋律节奏的忧郁情绪，这是一种高雅的灵感产生的情绪。诗人在《米拉马雷》一诗中为不幸的马西米利亚诺皇帝歌唱，歌唱了他前往墨西哥的短暂冒险。这首诗很出名，既因为诗中饱含的那种可悲气氛，也因为其中描写的大自然的形象，诗人以极为高雅的手法描写了亚得里亚海滨的情景。这一颂歌产生于一种同情，在涉及到奥地利时，卡尔杜齐很少表现出这种同情心。在《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当中，《致瓦尔基里埃》这首漂亮的抒情诗(讲的是伊莉莎白女皇的可悲命运)，再一次表现出了这种同情。

显然，像卡尔杜齐这样一个作品丰富又富于激情的诗人，必然会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因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对他这样一位诗人极为崇拜，因为毫无疑问，他是世界文学界的一位杰出天才，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可以在他的祖国看到的，为什么又会有一些批评。在这一方面，即使是最伟大的伟人也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人。

然而，对他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的共和倾向，他的这种倾向有时表现得极为强烈，因为他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别人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的权利。另外，他对君主制的敌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淡化，他也从未认为王室是意大利独立的绊脚石。

卡尔杜齐将意大利王后玛尔盖里塔奉为所有各政党的人都应尊敬的伟大女性。卡尔杜齐的杰作中也谈到这位王后的诗

才,《致意大利王后》是一首美丽的颂歌。在《诗琴和七弦琴》这首不朽的诗中,诗人以颂歌、道德诗和牧歌赞颂了这位高贵的王后:

神圣的女儿和王后
你使拉丁民族复兴。

正是由于这首诗,那些坚定的、同时又抱有成见的共和派把诗人看成他们的事业的叛徒,但卡尔杜齐回答说,一首赞扬一位高贵夫人的诗同政治无关,他保留自己对意大利王室及其成员如何想和如何写作的权利,这样的回击当然是正确的。

事实上,诗人的很多朋友和追随者们的不满另有原因。这些不满更多地是由于他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的猛烈攻击,是他反对天主教的激烈的异教情绪,最后是那首《撒旦颂》,这首诗引起了广泛议论。由于这些原因而对卡尔杜齐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诗人在《自白和斗争》以及另外一些作品中试图自我辩解的方式却并非完全正确。在这首诗和这些作品中,有些情况可以用来对他的立场作出某种解释,而不是证明他的立场正确。

至于说到他的异教倾向,那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对一个新教徒来说是这样(他是一个奉行新教的作家)。卡尔杜齐——他是一个爱国者,是个激烈的爱国者。他认为,掌握世俗政权的天主教教会是他的可敬的意大利争取自由的障碍——将天主教教义与天主教混为一谈,对教会的一些严厉观点推而广之,推广到了天主教身上。

然而，不能因此而忘记了诗人在他的一些颂歌中透露出的宗教感情，《波伦塔教堂》这一颂歌的结尾就同《在一所奇特教堂里》这一颂歌大相径庭，只提到这一点即可明了诗人的宗教感情。

至于那首锋芒毕露的《撒旦颂》，如果因此就把卡尔杜齐同波德莱尔[①] 相提并论，或者说他是一个可恶的、有害的“撒旦派”，那就错了。卡尔杜齐的《撒旦颂》中的撒旦事实上是一个不确定的名字，诗人显然在诗中要谈的是“魔王”，是名副其实的“魔王”：他带来光明[②]，他传播自由思想和文化自由，他是轻视或否认自然法则的禁欲主义的死对头。但听到他在一首诗中赞扬萨沃纳罗拉[③] 也确实奇怪，在这首诗中，禁欲主义已经受到抨击，整首诗充满矛盾。在最近几年里，卡尔杜齐本人完全否定了这首诗，说它是一首“庸俗平淡”的诗。因此，再在这首诗人本人已经否定的诗上纠缠不休已毫无价值。

卡尔杜齐的文学史造诣颇深。他是在古典著作、但丁和彼特拉克的著作哺育下成长的诗人，他自然是一位天才。他不是

---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恶之花》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采取了绝望的反抗态度。历来对他的这一作品有不同的评论。

② 魔王在原文中是“发光者”的意思，在希腊神话中叫路喀斐耳或路锡福，是司天体的神，中世纪时是撒旦的名字之一。

③ 萨沃纳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佛罗伦萨赶走梅迪奇家族后成为该市首领，后被教皇逐出教会。

浪漫派，但他忠于古典理想和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

不管对卡尔杜齐有什么样的批评，但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是：他是一位始终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人，是一位热爱自由的诗人，他从未为了得到好处而牺牲自己的思想，他从未向低级的淫荡让步，他是一个以最崇高的理想武装的人。另一方面，他的诗，他的抒情诗，具有少见的魅力，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知道，他是一位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愿意在此向他表示敬意，并对他的祖国给予他的荣誉表示敬意。

卡尔杜齐复信

（卡尔杜齐因瘫痪未能出席颁奖仪式，由意大利代办卡帕拉伯爵代他受奖。卡尔杜齐在 1906 年 11 月 15 日给瑞典文学院的复信中表达了谢忱。下面是他复信中的一部分。）

诸位以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名义给我写信，这封信所使用的高贵语言（指瑞典语）所包含的对我的谬奖，以及颁奖给我卑微的作品表现出的宽容和恩惠，这一切都使我心中充满了最深沉、最真挚的感激之情……

我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有生之年获得了人生所能企盼的最大喜悦，然而这种喜悦却不幸地罩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因为我无法前往那个光荣的国都，在那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从尊贵的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这项殊荣。

亲爱的先生们，我目前的虚弱状态使我的身体无法做任何动作，只有头脑和心还是我的。我愿意用我的头脑向瑞典文学院诸君表示最恳切的谢意和美好祝愿；我愿意用我的心向瑞典王国和她的国王表达最虔敬的祝福，祝瑞典国家强盛、人民幸福！

李自修译

乔祖埃·卡尔杜齐作品简介

《撒旦颂》（1863）

这是卡尔社齐于 1863 年 11 月完成的一首长诗，诗人自谓“呕心沥血，真是呕心沥血”写成。1865 年和 1867 年两度再版。当 1869 年又一次重版时，引起广泛争论，因为诗人破天荒地将《圣经》中的魔鬼之王撒旦当作造反精神的最高化身进行歌颂。他在诗中写道：“赞美你，伟大的生命法则，物质和精神，理智与感情。”这对于基督教的卫道士们不啻是晴天霹雳，令他们惊惧不安，疯狂地攻击诋毁。诗人热情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将他塑造成一个勇敢仁慈、可敬可亲的叛逆者形象，赞誉他“代表复仇的理智”：同时抨击教会扼杀人的自由和理性的罪行，谴责宗教阻碍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并且热情讴歌人的理智冲破宗教教义束缚的胜利，宣扬人间世俗生活的欢乐和幸福；长诗得到了追求自由和进步的人们普遍的热烈欢迎。通过这首诗诗人实现了他写作的目的：举起革命的造反大旗，让它在政治上迟疑不决的 10 年里（1860—1870 年）高高飘扬，唤起民众，推动革命。这首诗是对于 1870 年以后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高潮的呼唤。

长诗的笔调热烈紧张，富于感染力，一些悲壮场面的描绘。

极富戏剧性，撒旦慷慨悲歌的壮士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仿佛呼之欲出，尤其是他那波澜起伏，激情满怀的内心活动描写得极其细致深刻。

《青春诗抄》（1871）

这些诗歌写于 1850—1860 年间，1871 年结集出版，充满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革命激情和时代气息。诗人推崇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由此出发明确地追求政治上、文化上和文学上的新目标。他积极支持民族复兴运动，用诗歌为之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在诗中热烈赞美革命的领袖人物，称颂马志尼是“照耀整个意大利的太阳”，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对祖国解放事业的胜利满

怀信心，欢欣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他直抒胸臆，表达对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唯有死神，才能在奴隶和暴君之间建立和平。”有些诗篇谴责异族的侵略，有些诗篇抨击封建制度，有些诗篇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还关心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用火热的诗句鼓舞他们投入战斗：“让心灵蕴藏的愤怒”、“在爱的烈火中自由燃烧，”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布尔王朝，“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压迫的氏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

诗人在不少诗篇中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写实主义文艺，反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显露出自然主义新思潮的端倪，这些诗写得热烈而雄辨。这部早期的作品抒写豪情壮志，气势磅礴，感情激荡，语言清新、自然，虽然在艺术上尚未达到成熟完美的地步，但以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见长。

《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1871）

这部抒情诗集于 **1868** 年初次发表，**1881** 年经作者修订再版，只收入 **1861** 年至 **1867** 年间的作品，后来在《全集》中成为汇集 **1861** 年至 **1871** 年 **10** 年作品的单卷本。诗人自己对此卷的评语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对诗和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仍然有所追求；他追求新意又没有勇气同习惯决裂。”诗集反映诗人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对当时意大利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满。诗人内心的痛苦时时流露笔端：“永别了，快乐的年岁，外表和梦想令心神陶醉的岁月：生命的春天呵，永别了。”无论是描写社会生活的《狂欢节》，还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为了宣告意大利王国的诞生》，都写得调子低沉，色彩黯淡，失去了从前的热情和明朗的色调。他认为当时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发生了总危机，“如临深渊”，而他本人推崇现实主义，为了消除浪漫主义的不良影响，他要好好地进行“语言洗刷”，“用知识的裹尸布”包缠身体。

只有一首抒情诗《蒙塔尔托山》是例外，写得激昂慷慨，谴责君主制像雾气笼罩太阳一样使民族复兴运动失去了光芒，感情激赵的诗句被评论界认为“像从滑膛枪里射出的子弹”一样射向同封建主妥协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诗集在语言上精工细凿，遣词造句颇具匠心，讲究韵律美感。

《野蛮颂歌》（1877—1889）

这是卡尔杜齐创作后期的代表作，原来分 3 次发表：1877 年出版最初的《野蛮颂歌》，1882 年出版《新野蛮颂歌》，1889 年出版《第三部野蛮颂歌》，最后在《全集》中汇集成两卷本。诗人说明将诗集如此命名的原因是“这些诗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听来和读来是野蛮的，虽然很注意按照他们的抒情诗的格律形式来写，并且因此这些诗在许多意大利人听来也还写得不错，和谐悦耳。”他要通过这些作品同时实现对诗歌进行革命与复兴的两大目标，所谓革命就是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革新，复兴就是复古，恢复古典诗歌的传统，他也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诗人”。

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抛弃了浪漫主义诗歌空洞的音乐和谐感，不讲究韵脚，而代之以由重音排列产生的节奏感，注重每一节诗与下一节诗之间逻辑与节奏上的有机联系，注重诗的整体结构，力求将缔构形式美与听觉上的乐感美结合起来。他在这些诗里所做的大胆尝试，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引起激烈的争议。

诗集的主题是多样化的，既有表现诗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向往的诗篇，如《赞阿达》、《冬天的太阳》、《春天》、《幻想》，也有回顾历史的史诗般作品《市政府的法依达》、《莱尼亚诺之歌》，还有欢庆祖国统一的赞歌《在罗马编年史里》、《胜利颂》，更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的即景抒情诗如《在曙光初照之时》、《博洛尼亚郊外》等，以及大量回忆青春年华和爱情欢乐的篇章。